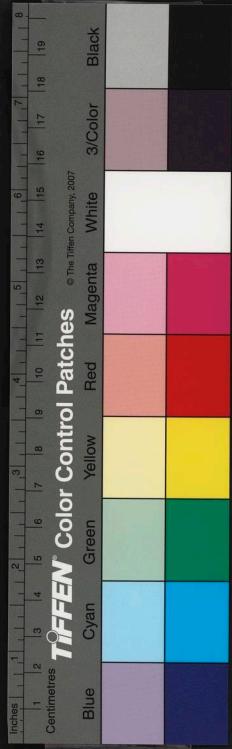


莊子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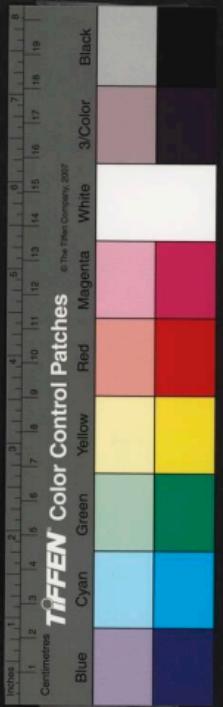
齊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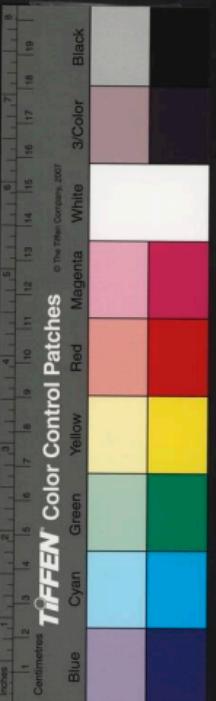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1544 v.1





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爲修養也非也。意以修養爲道似早近及強。貌高妙。當黨老子者也。若存者若有若無非也。若存者以疑辭。發美也。營經一之魄。精二目。見耳。聽鼻。抱一谷神。天地持。云公谷神。不火曉。鬼載。傳之載。公使。詮目外也。非二鳥腹不爲目。六内谷神。ヲ養。耳目自昇。ノ馬。ニセ。廿八日。一ヲ舉。テ。餘。ア。示。是。文。章。古。經。道。督。卷。註。古。ノ。義。ト。文。考。ナ。大。切。尤。文字。ア。ソ。ナ。ウ。此。ハ。古。善。烏。士。者。微。妙。玄。通。徑。平。ム。そ。法。圖。リ。カ。ス。夫。惟。不。可。識。若。張。テ。可。形。容。等。ハ。贊。之。註。古。ニ。誤。ル。曲。則。全。枉。則。直。柳。ハ。柔。而。曲。之。能。曲。故。不。折。而。全。繩。能。狂。故。直。之。又。絕。直。易。ク。ホ。ス。ナ。リ。失。者。同。於。失。ハ。得。者。同。於。得。句。リ。舍。文。章。一。失。ハ。難。丁。一。故。難。タ。ニ。復。於。多。極。此。敵。前。ほ。ノ。文。ア。此。又。復。帰。於。予。物。た。ベ。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華文為源圖之更

微名而精

莊  
子  
卷三  
老子  
世崇老  
子之道  
俗儒之小  
是悲  
世人不知  
道也此  
出處也此  
序至千  
此不宜矣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  
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文足以發之至於  
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  
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  
肆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  
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  
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  
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  
又以疑辭闢之脫簡諉女悲切之彼其心亦豈欲  
得此於後之人哉

庸牛建切繡別齋先生王堂

高鼎屬國以在三  
德輝布道達



朱子序

漢文帝之時，於南華  
波而封廟。  
神人。  
晉時尤志道。  
而謂道骨經。

林公得聖人之道於樂軒。樂軒之親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臘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爲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戇然於莊書者。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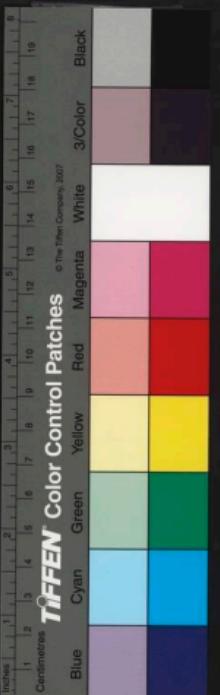
劉宋

哉。同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處。非宋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臘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焉。景定辛酉季夏望日。石塘林同謹書。

大理宗之年廿二

皇明人也。元代大學士。  
林同方達號篤學。追補福建人。天順直士庶員。  
洪武參政。理泉縣。均賦民。入便之後。累官至福建布政使。督鹽課利。而卒于官舍。金玉光耀都縣。行之如裕。每御史至。皆持囊中。每包。同用。為青錢袋。卒家多。譽賞。





郭家性情者郭子玄  
郭河南人少有才理每  
先莊簡居士文翰自成  
南嘉中時有徒孫移  
近至黃門侍郎書碑  
論士焉

程子之意毀  
佛氏矣希逸  
引此語而著  
難註說之意

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  
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  
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丁生文字只從此  
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抽繹出左丘  
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  
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羨色易以惑  
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  
性命之類字義皆興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  
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  
人如佛書所謂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當

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  
蹊徑求之四難也况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  
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  
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  
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  
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太綱領太宗旨未  
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  
邪說歸之必爲其所惑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  
虛則伊川洪聲羨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  
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

王居正

穆陵宸翰

批味秦函，較陳子義以天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之寓言，得其指歸。各爲詁訓，卿之該貫，差此時備觀覽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嘉獎。

付林希說

卷之五 天道 天运

卷之六

卷之三

卷之八

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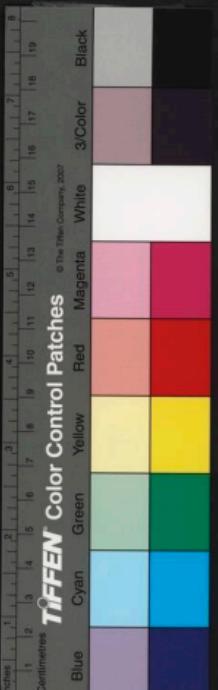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

知梗槩又頗嘗涉猶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太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 逍遙遊

田子方 呕出遊 東桑楚

卷之十一

捲木 至樂 駉生 山木

# 齊物論

天籟 天鑿 陰晝 煙坤

卷之十二

趙策 五采 天縱

# 卷之十三

大宗師 懸圃王 楊琳 楊聰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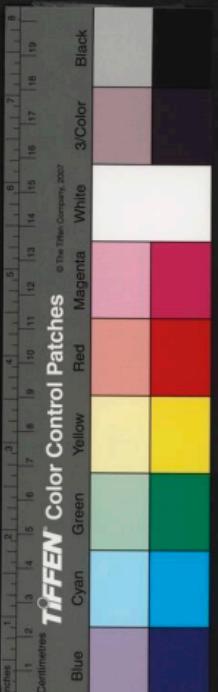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 逍遙遊

鈞天氏

儵女

東桑楚

# 逍遙遊

椿木

至樂

聖主

山木

# 齊物論

天籟

天彭

鴻鵠

# 逍遙遊

鶴鶩

天鵠

鶴鵠

# 逍遙遊

鶴鶩

人間世

鶴鵠

# 逍遙遊

鶴鵠

鶴鵠

鶴鵠

逍遙遊之一  
篇皆小大辨  
也

莊子鶴齋口義卷之一

鶴齋林

希逸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

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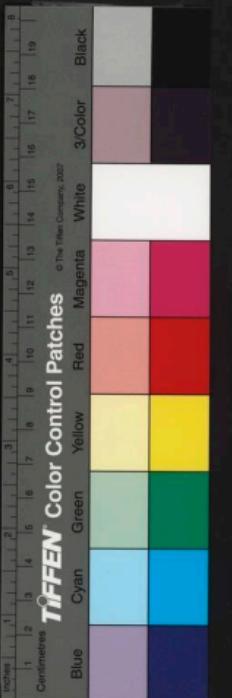
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

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

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

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爲首看這老子胸

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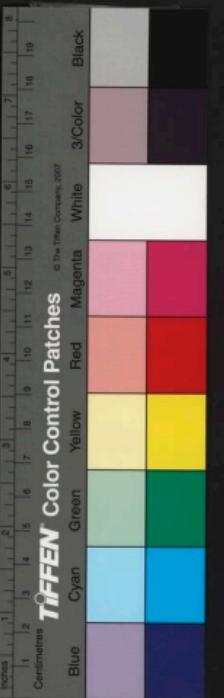
矣。芥首一詩形容胷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夭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撲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蜩角蠻觸亦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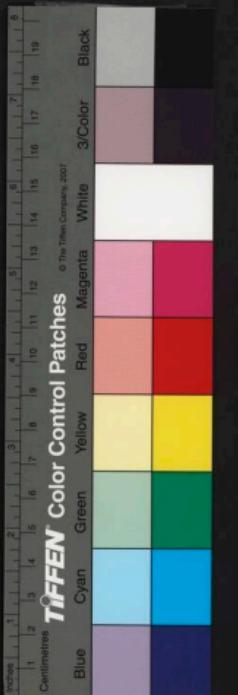
也。北冥北海也。鯤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瀨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旣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揜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十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

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余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



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爲天野馬塵埃。爲細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爲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均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上。

高也。莫之夭阏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鷗鳩學飛之小鳩也。鷗或作鷺。音類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撓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籍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地奚以者。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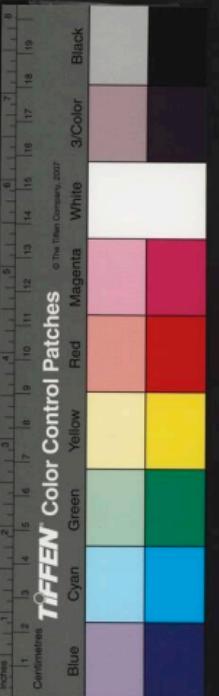
在月字之下  
此文法也古  
文此類多

知小年不及太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有二望之地莽蒼然不以是爲遠則之二往來不過三飮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爲百里之往則必歸宿曰擣糧米而去非可三發而已爲千里之行則湏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

蟲生物之憇名故鶢鶩鳥謂蟲然亦有鄙夷之意

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爲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太年此兩句文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日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太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太椿之生一



受前段說也  
鯤鵬鵠鷗朝  
菌鷗姑冥靈  
大椿皆小大  
辨也言湯之  
問棘此小大之  
辨也季逸以  
爲以結語爲起  
語不宜

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  
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  
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西慕而求似之也  
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  
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之北至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  
南冥也斥鷀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下今證據言向來湯曾

問棘方正解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

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

土地以艸木鳥  
毛髮北方之  
窮空盛而  
不毛也

防歛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下今證據言向來湯曾  
問棘方正解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

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  
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  
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  
內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  
雖然今人亦言雲尺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  
真也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

也斥澤之鷀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  
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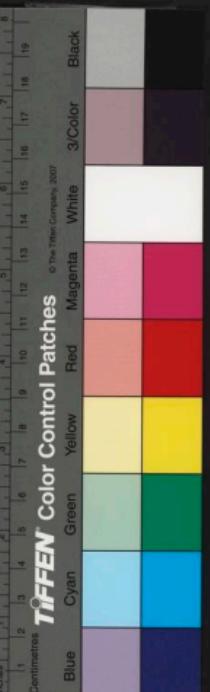
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足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宋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辨  
變通

自夸我而言之至人自無爲而謂之神人自夸跡而謂之聖人也別非有位階也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入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鷥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兒也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者沮防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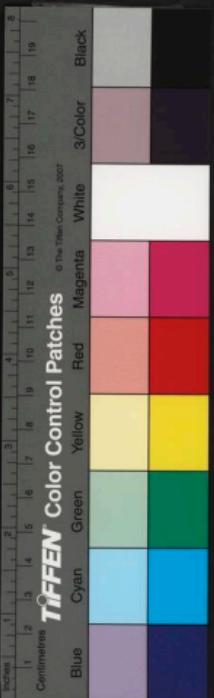


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苟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物爲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爲事。數々汲々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構立作。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及。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形容其飄々之兒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々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々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

天地萬物之始也。  
釋氏之所謂本  
末空也。

有所待者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石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



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鷁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用抱甕堦。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燭火浸灌。自喻也。戶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主。而名爲賓。吾不爲賓。蓋言吾不以外物。自喪。

其身也。小鳥鷁鶴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子。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荀卿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或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綈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迷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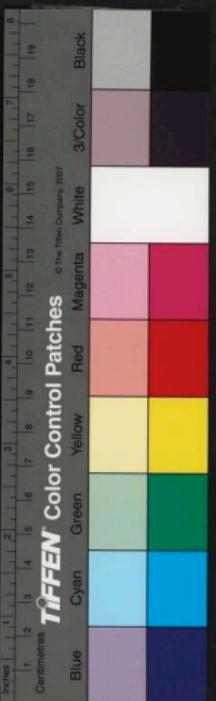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任而不信也連叔曰然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鑑耳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文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濟萬物以爲不世蘄乎勸舉之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

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太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庭音趨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營繫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采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爲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安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

則神全三字疑應有而定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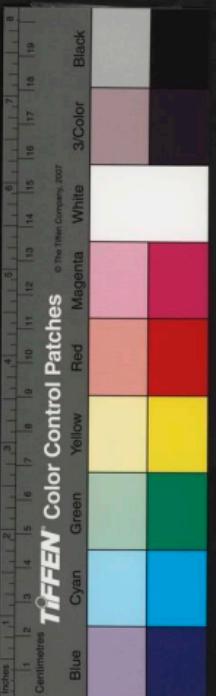
市集三十  
喜慶事  
俱勝全三

牽疆加蓋方  
器以圓蓋也曰  
不相合也

如此狂與誑同肩吾以其言爲欺誑而不可信  
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  
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瞽者  
聽者無頰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  
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瞽聾然故不知  
此語而以爲誑也時是也女與汝今前後解者  
皆以此時女爲處子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  
此言語豈是汝一等入能之此等入其爲德也周  
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擊擊然以治  
天下爲事言其無爲無不爲也斬與祈同亂者  
卷一

一世之人欲治  
天下用礼樂  
刑罰故事多  
而不治也神人  
善焉而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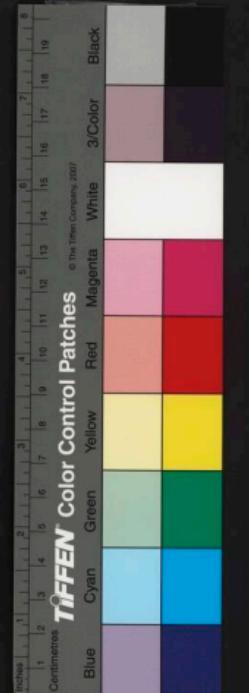
治也言宣世之人自初乎治我但無爲而彼自  
我何用自勞幣之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  
山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釐至也水之大可以至  
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轔流土山焦  
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  
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  
業豈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物也爲事猶言從  
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下語便是郭子玄  
宋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  
儒故言語有適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



堯舜之事不足觀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使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爲寶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以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

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々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誰爲許。由齟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一在寢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之本半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詰正。要學者如此揣摸前頭。後解者正落其圈縛。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曾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



惠子莊子曰  
大言鶴大瓠  
無用也

管相丞詩  
立於庭上頭  
成鶴坐在  
爐邊手不  
龜此時音  
金真諄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  
手之藥者世以洴澼絖爲事客問之請買其方  
百金繫簇而謀曰我世以爲洴澼絖不遇數金今  
難具玉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乎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之心也夫

不瓠可爲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  
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匏也  
瓠落淺而大之兒也掊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  
而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  
東以有此藥而爲人洗絮數世以此爲藥也樽浮  
水之瓠也以蠹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  
一瓠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  
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爲浮江之瓠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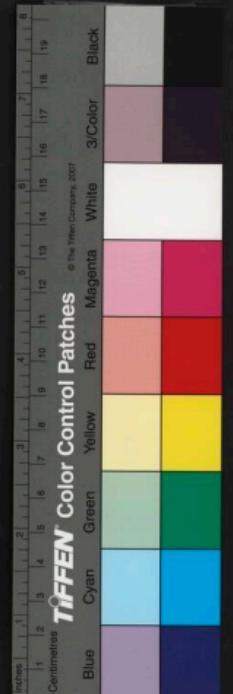
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

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  
也已。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俟赦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斃牛其大若華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角。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彿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

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擁腫。之身也。擁腫盤結。而壞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穀者。物之善穀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桀黠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犧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角。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間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機紬繹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齊物論之二

篇主吾喪我也

自然之二即直

非二即人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

合衆論而爲二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

非故莊子以爲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

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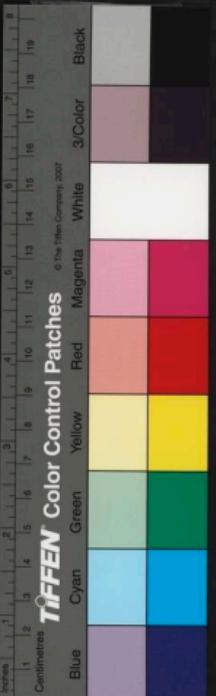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嘵嗒焉似喪其耦願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備二自地見



此誤註也

莊子之意  
蓋以風當  
九竅為八  
聲譬人  
各立我故  
八宗九宗  
為爭也希  
逸之註未

知之乎。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南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凡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闡簸。

四關九竅  
皆同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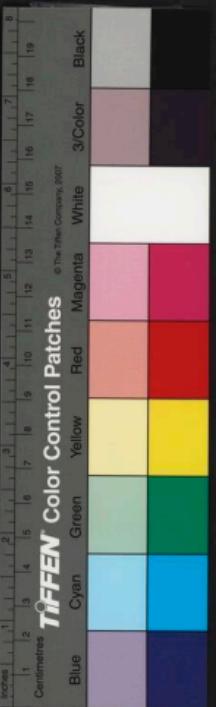
六言數

風吹竹子鳴云

造化自然無着

莊子之意  
蓋以風當  
九竅為八  
聲譬人  
各立我故  
八宗九宗  
為爭也希  
逸之註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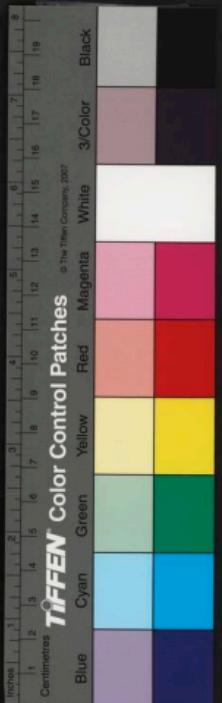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太塊嘵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蓼丘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窮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鬚蒙。脊宋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喝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六之子才乎。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道理。之見欲以不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



到於此矣

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  
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  
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  
小竅也。蓼々乎長風之聲也。畏音佳音也。畏佳者  
林木搖動之兒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挈曰圍  
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  
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枅柱  
其上方木斜而深者因如枅圈之圓者洼曲者汚  
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  
穴中之聲于之聲輕喚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

平聲如唱子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喝輕重相和  
也冷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  
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  
之風也瀆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為  
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々刀々皆樹木爲  
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  
段文字之關鑽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  
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  
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  
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



何曾見畫得牙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喝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入手舞足踏，而不知自己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首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笙比管作大十七管小十六管之管，古二而又有竹，鳴者，總名

萬物之有聲者，者至焉，魚游皆吹萬之

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

化物，吹之，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

方知方知身

### 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絃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月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

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一入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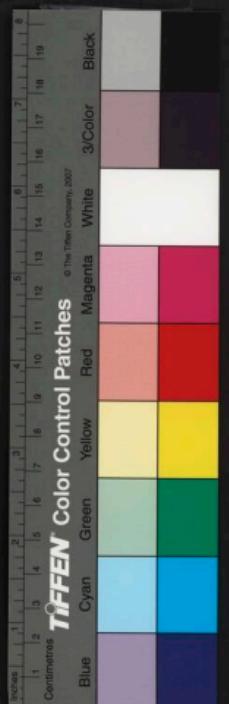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者，其誰邪？

吹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化物，吹之，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



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連<sub>連</sub>而飛同亦屬造物大知闇之小知間之大言炎之小言詹之  
十<sub>十</sub>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闇之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闇之者言算星筭兩自分別也大言者氣燄大者也矣之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之見識之人也詹之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失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

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闢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sub>身</sub>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死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畫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爲接言入夜則安寢平旦以采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日之如是故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闢即孟子所謂且畫所爲有枯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枝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數動人後之釋家其言語



上綴今字傳注  
慢相之地天覆  
字十八

首朴書

卷之二

卷之二

十六

多是此等意思。  
緩者，晧者，密者，外恐惻也。不恐惻大，慢者，有二種人。做事慢相之地。又有二種人。出著言語，便有幾案故曰晧。又有一種人，思前算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々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々。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爲戚々矣。事之小者則惻，其然而懼故曰小恐慌。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慌。

晧

緩

密

外

內

中

外

段玉五長我  
希迷桂主意善  
溺心外物五  
人我之隔多  
是非之爭然  
曰固我  
生八宗九宗之  
半管猶樂  
空也氣蒸而  
生菌也說之  
之虛也一鼓之  
而生聲地之  
空也氣蒸而

渠出虛蒸成  
菌大言本多  
人我之隔多  
是非之爭然  
曰固我  
生八宗九宗之  
半管猶樂  
空也氣蒸而  
生菌也說之  
之虛也一鼓之  
而生聲地之  
空也氣蒸而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加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痏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噴緩，憊媿倦怠，樂出虛蒸成菌。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曾次。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鍛，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爲日消之喻。此



主意在吾喪

我也誰者未

曾知吾

吾喪也

以生之生言活  
氣鳥之飛獸  
走花開木樂  
皆活氣也

序  
群書不見詩經  
戰掌疏煩傍兒

成此而不得又焉從

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  
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爲之上之字助語  
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  
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爲物慾所廢沒如被纖縢  
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洫々者謂其如墮  
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參故  
日近死謂其胷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  
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  
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見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  
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戚或樂時乎憂慮時乎

嗟嘆時乎憂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識者  
憂疑而不動之鬼姚央庠之鬼保縱逸也營開  
放不收斂之貌態做模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  
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始氣之蒸成菌言許  
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  
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  
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却要  
如此體認得子細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崩乎乎已乎旦暮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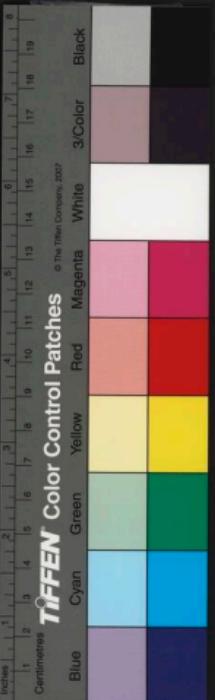
傳言驗也

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眞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前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乎是之意謂所前之地雖不可知然且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

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朕崩葬之地也不得其眞即莫知其所崩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而人不可見反覆之紬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也

百骸九竅六藏貶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



此段又主  
吾喪我  
誣不及乎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  
真君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眼耳鼻  
舌身意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  
又就人身上發明一叚更是奇特賤者備也存  
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  
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与下得極有理  
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爲其所苦則方病之時  
手乃爲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汝昔悅之乎者言  
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

之用何者爲貴何者爲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  
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之者臣  
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  
爲用也受後者爲臣役之者爲君足時乎而用  
手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爲君臣百骸九竅  
不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  
也其以心爲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  
造物則造物爲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  
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  
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  
真君情得其  
悟人臣或雖不  
悟於真君損  
益然悟之全



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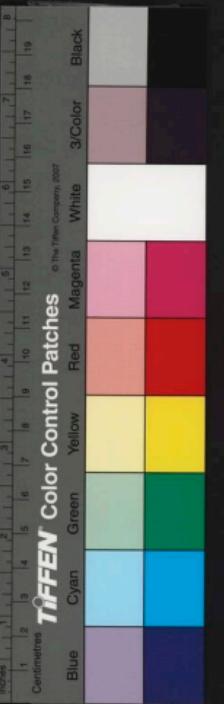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之而不見其  
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太哀乎人  
之生也固若是其年其我獨芸而人亦有不芸者  
乎

造物与我相守  
不亡去不宜  
獨守我心身  
不亡之

太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  
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  
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爲外物

### 羅隱之詩

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  
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  
夫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終身役  
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揀得百花  
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即此意也茶然疲役  
又形容其役之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  
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  
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  
老也年亦高而德亦卑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  
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爲形從形衰而心亦疲矣



此註誤之莊子  
自思為言乃  
若愚惑之人回  
首自思則是  
非愚惑之心

故曰其心與之然。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  
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胷中本若是。  
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  
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  
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鏡。膜要。汝開  
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是今日適越而背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

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之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  
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尔天理。若能以此為  
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  
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  
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  
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  
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遁城而謂。昔日  
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  
爲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爲有。既已



此經語莊子  
自忠焉者也  
為憂患之人可  
皆白日而作  
非黑室之公人  
吹管之類官  
出一聲矣人  
之爲言聲  
有高下有清  
濁非如管出  
一音也

無所見而自以爲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以爲古聖人之篇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三蘋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爲造物所使紬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往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

出於造物耶  
不如言不出  
於汝耶

於竹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也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人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遂爲此言邪轂者鳥之初出者也轂之爲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爲異於轂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爲與轂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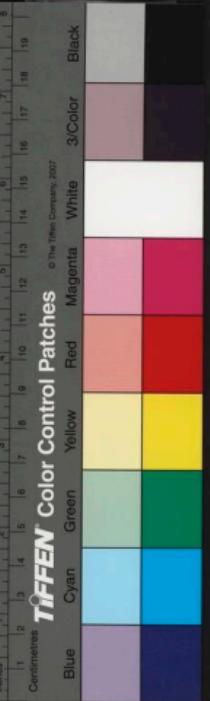


明者謂我  
吾中之明  
明大圓鏡  
吾喪我觀  
物就於物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姑白未宣其言果如一言非其道本無真僞。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僞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非、皆可也。

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詭。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詭。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為是。彼之所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為是。則以彼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為是。則人以為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為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無非。因物我之對立。而



方生知有生  
而不知有死

辟言

後有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之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  
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之以聖  
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劄方  
生字來做警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  
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  
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  
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尔可便有尔不可纔有  
尔不可便有尔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

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固其所非而非之  
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  
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  
因是省文也

以論言

環中虛七虛  
則吾喪我能  
應無窮理  
此已非人之論  
自萬古至今  
日未曾故  
曰一毫窮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  
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



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且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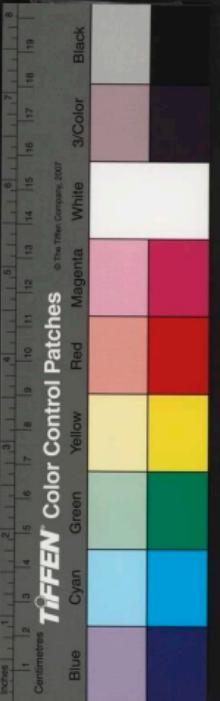
土彭曰公孫尼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益據此立論馬博塞之籌者不可直也

一馬文同非也是又一指也走者動者植者皆理初見是

以一偏之見則天之覆地之載互相是非也是一指也又以之見則天之覆地之載萬物之  
走者走者動者植者皆理初見是

一偏之見則天之覆地之載互相是非也是一指也又以之見則天之覆地之載萬物之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  
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  
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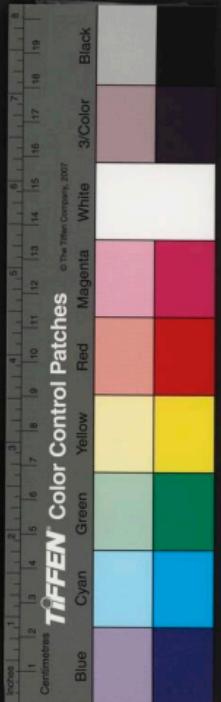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言也問無長老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曰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之身上本來自有下箇是底故曰固有固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含偏袂拿正

舍稚陽

故爲是舉建與檻厲與西施恢危惄怪道通爲一  
建屋梁也檻蜃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羨  
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  
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  
者各當其用羨惡者各全其算皆可通而爲一  
參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  
一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



適得則心安  
也心躁則逍遙遊

爲成物，參譬如用藥。咬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爲成。在筋角，則爲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爲。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粉上句已。

感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處。  
是非本末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草。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卷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粉上句已。

被用

平常事自然之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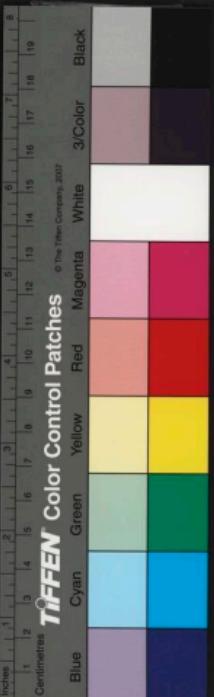
被用



列子莊周之所作也作文

兩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爲一偏之說強相  
是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  
二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草山粟也一名  
曰鑿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離但  
移易朝暮而衆狃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  
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  
野處否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  
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  
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  
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同莊子矣然列子經亂世爲後人所誤故文  
章如不及也雖然皆出於一人之手

古之人其智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  
非之軼也道之所以虛也道之所以虛愛之所  
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  
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  
次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  
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  
其理何嘗有所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



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非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所有物我便是有對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古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則但見

曾次膠擾便是道虧而變成又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鼓琴則操之曲自有始終猶自念之我而生成虧也據梧者先生之姿也據梧而以辨古事是非也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智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丈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曾次之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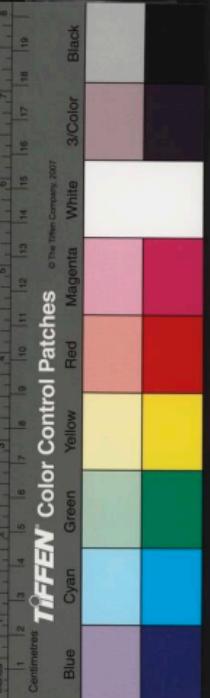
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公三年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爲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丈。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繢朝贈之以策。羊疊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而擊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師曠。

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爲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上。富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宋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爲。盛名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患子之強辨。

自愚也。而以終其身。聖人。本公孫龍之事。莊子。

黃已。第二合。  
 六十。第二合。  
 黃已。第二合。  
 三十六。第二合。  
 十二。第二合。  
 黄驥。又。第二合。  
 黄驥。又。第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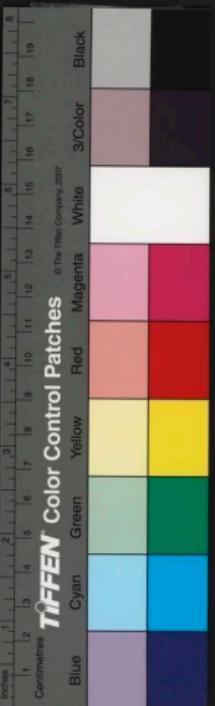
黃馬驪牛  
黃驪以色言  
故一物也馬与  
牛二也合而  
三又馬与牛者  
生物故為一物  
黃与驪二合

天下篇

刀下打下時也  
黃而堅矣礪也  
刀則色白而  
利也

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辦堅白之名耳時自愚  
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爲結亦是文法  
也堅白注家以爲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爲  
毛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白不必言馬亦  
毛石猶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  
特淬刀劍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爲堅  
白所以爲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  
爲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公昭文旣以鼓  
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父之緒業亦終其  
身綸繕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

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  
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  
其所能而可以爲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  
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爲了當則凡  
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  
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  
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  
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而  
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  
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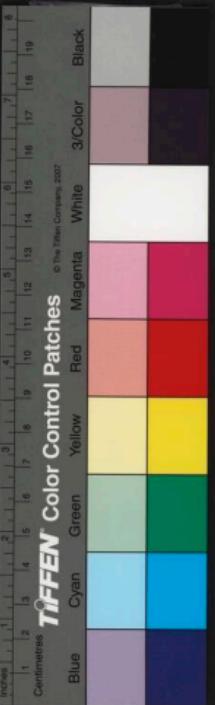
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丁片文字子細看它下字血脉便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唱起今日有言於此一向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

言道即造化以万物之始也

雖然請舉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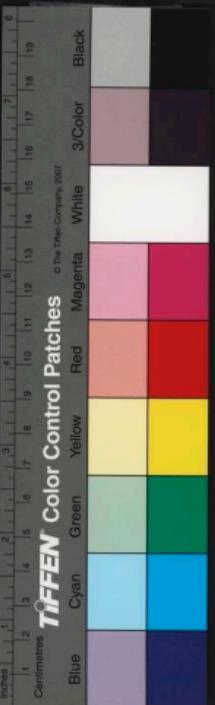
無極太極，  
註不宜也。  
此註又不知  
莊子之意，在吾喪我

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莊子之文繼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憲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易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不有不特無不有亦無不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

曰俄而有有  
則非莊子

具泰山小  
首四  
泰山之主  
山不勝自足  
林臺長大  
自五限

一个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  
看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  
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合  
俄而有不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俄而有無  
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果是  
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  
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  
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非果可謂無



為自足則  
秋毫是大  
也不為自足  
則泰山之上  
有四海之大  
上又有天地  
是泰山小也

註不宣也

此說大不知

惟非莊子意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爲大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  
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鑒不能  
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  
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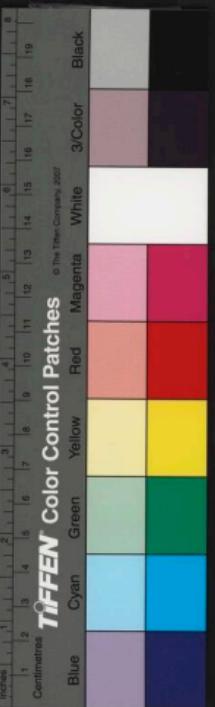
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

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

之未至小也而謂之莫大

泰山至大也而謂之

爲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  
以秋毫名之矣泰山纔小些便不名爲太山  
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  
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  
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爲  
大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  
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  
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  
於天地之間雖一忤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



為自足則  
秋毫是天  
而不為自足  
則泰山之上  
是泰小也

天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子  
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  
乎。意謂既混然爲一。則和个一字亦不當有。  
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  
與此各一之言。自是兩分。故曰。一與言爲二。既  
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二。一句。則成三子矣。  
自此三子。但管生將去。自子而萬首萬而兆直。  
至巧於曆者。亦莫不盡而冗。凡常人。平若如此。  
看得來。當初因个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  
可。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  
之謂八德。

聖人指孔子

况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是。  
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个是字說來。到  
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  
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  
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  
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子。  
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八德之名。  
只是物我對立之意。鄭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

論解題



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舞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介也。既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其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各自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龍是子方。是讀

聖人指孔子  
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主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地者。直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且上面既說了。彼此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才說話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多少少。玲瓏。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



之間含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人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辨處，便是你曾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大發一劄，何也？之間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辨而明之。以相誇，亦纔有分辨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

望人跡，下千

令倒明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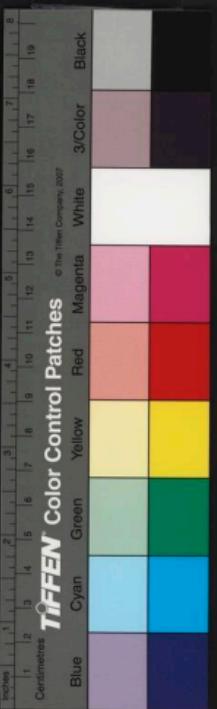
故而子休是陽

兼以狹

夫太道不稱。大德不言。太仁不仁。太廉不嗛。太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智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太道，則無對立者矣。蓋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太辨，不言無仁之迹，而後爲大仁。嗛滿也。嗛藏物，曰嗛以廉爲廉，則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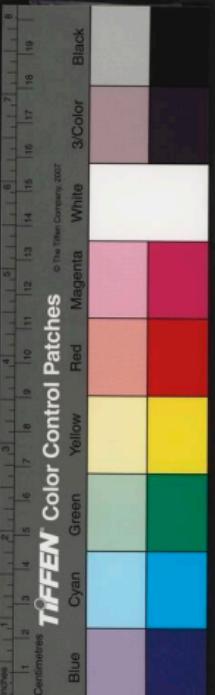
葆光和光  
同塵也



滿之意國語曰謙謙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謙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爲大廉矣不枝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辨則是自有見不文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枝失則必喪其勇矣圓圓也言此以上五者皆是少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

此註不宜雜于之意上五者圓而下五者方之意

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辨便是不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蓀光者滑疑之耀也蓀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蓀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臍胥敖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七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慙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欲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強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

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寘之不辨者照之以天地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墨鉢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

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丁篇只是一片文字闡說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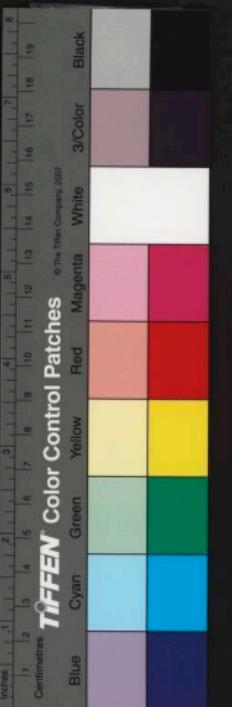


是之間。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爲莊子也。游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無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鯀然乎哉。木處則懦。慄怡懼。緩猿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螬蟲帶鳴。鴟鸺眷。四者孰知正味。狃屬狙以爲唯。麋與鹿交鮑。與魚游。毛燭麗。

毛燭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焚然散亂。吾惡能知其辨。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爲發端之語也。鯀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異乎。猿鯀哉。芻豢草木之食。豢肉之食也。薦草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蜈蚣則食蛇。鷗鴟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嗜好甘美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爲正哉。狃屬。擣群也。狃。猶。狙以爲。



爲雌麋鹿。一類物也。鯈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嬌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爲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爲是非物我之論。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辨。棼然紛然也。殼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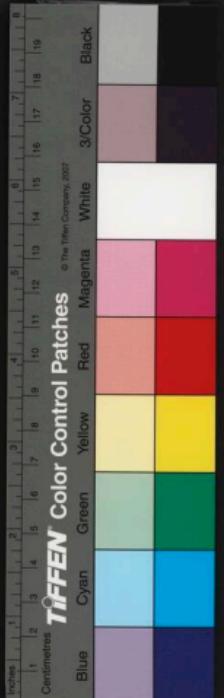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太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水冰也。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太且。不爲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句。一句。

瞿鳩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

齧缺謂王倪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謂日靈瑩凝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文發聖人之間。且就此敗剥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爲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能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亦不以爲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爲不著實之。

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鑒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女亦大早計見死。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予嘗爲汝來。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傍日月。挾宇宙。爲其形。合置其滑滑。以隸相算。衆人役役。聖人愚。芭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太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鴟。早求之。以爲奚。此早訪之。翁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爲汝妄。

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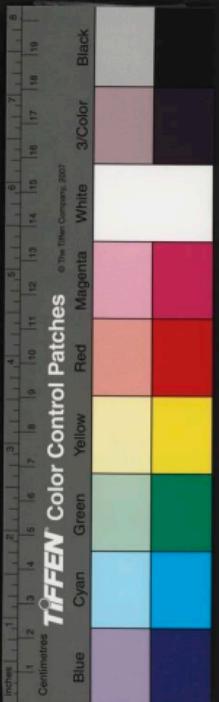
諭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傍。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脢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爲一也。滑汨汨也。潛昏昧也。人世汨汨滑濶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爲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爲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爲尊卑。衆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菴也。愚菴無智之鬼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

此一理更無間難。故曰「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乃是字。故曰「以是相繩。相蘊。者猶言相續相厭也」。

此段解脫生死而不動。品所謂畜受用純氣宇也。解了云。

註引高宗先生之主事不宣。

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芭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世間幼也。不復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ers      Inches

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4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5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6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7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8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而愚者自以爲覺。繩々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

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

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太聖。知其解者。是旦暮

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

死生無變乎已。一向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

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

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

也。始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

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故以爲

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爲

悔。以此爲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

哭泣者。且而用猶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

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爲夢。又於夢中自

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比等

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則知得玲

之間。樂廣之答。皆未爲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

事。如廣樂之諭。則高宗夢得誅。孔子夢周公果

爲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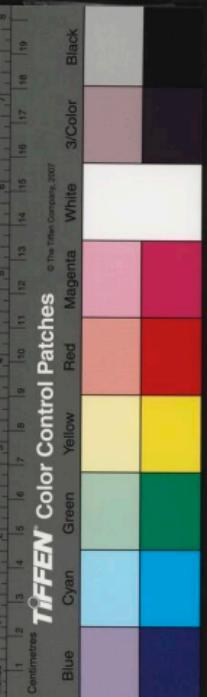
註引高宗孔子  
之事不宜



貴也。牧圉賊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竊竊然。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之。見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談。謂汝爲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至詭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是也。我果非也。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黽闊。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是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黽闊者。言其見之。皆也。二人見

彼者。造化也。即圓鏡。言毫髮。



既背晉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丁一个若是一个人此人又是一个则是三个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丁一个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sub>是</sub>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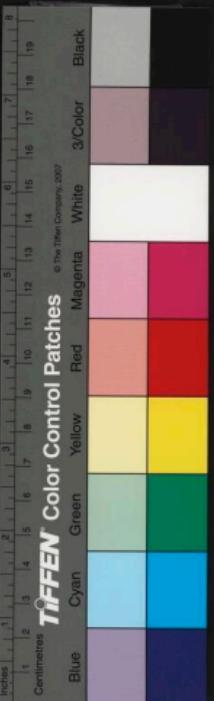
無境者各何有之知廣莫之野也

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善惡是非兩境中各分之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

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纔以爲是纔以爲然則又有个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



瀟洒者乞二點  
塵心之潔白也

蛇蝎已蛻名時  
蝴蝶雖舊存  
不能動造化  
去故也人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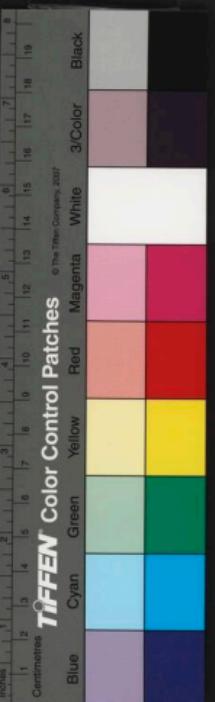
此也景之動  
待形形之動  
待造化也

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行游衍也窮年也子美所謂瀟洒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本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蝎蝴蝶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下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爲形亦猶蛇蝎蝴蝶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蝴蝶既化而蝴蝶猶存是其能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參



此之謂物化

紅化

此註不宜周5  
蝴蝶爲二故也  
不合本文也

不此一隅。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々蝶飛之鬼。  
昔自喻者自樂也。通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爲胡  
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  
蘧僵直之鬼。此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  
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鳴蝴蝶。嘵咄。恐胡  
蝶在彼。又以我吟者之覺鳴夢。故曰不知周之  
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這夢。須有  
分別處。故曰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以  
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

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  
之理也。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未後却撰出兩個譬喻。  
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  
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  
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  
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  
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此之謂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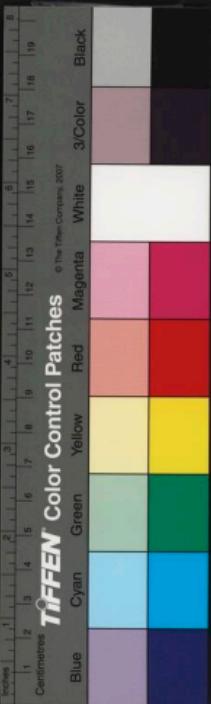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一

註不宜用  
此為二義也  
不合本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一

自古無無事之利者休忘也當務得之為善  
財發金銀不以多寡為優劣此取舍諸卦之鑑  
人能以意草成其學而終至深明其理不  
貴非以智見明其節不以愚見鄙其德外而不  
然山川水為吾身又與於人道則故限又何  
流蘇注解之多矣顧未始與舉出兩个寶命  
人與山川水為吾身又與於人道則故限又何  
如指歸脉絡之清微以求其妙於萬象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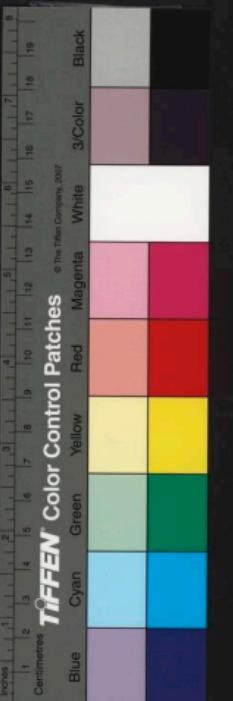
莊子

卷之武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3447545 v2

生利

不

我身無何即  
合神也養其  
主別老子之說

##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荅齋林希逸

書影

老莊子

李猶禪家所謂辛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

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

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

却不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



和光同塵而保  
身之安之故與言  
二冬可與言善欲  
毀之而子不與之  
惡也

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想。  
紛々擾擾。苟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  
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  
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爲能。吾見  
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傲  
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  
已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而作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  
不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不得已。當始。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

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  
稱爲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爲惡。又無近刑之事。  
可指此即騎拇篇所謂。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  
不敢爲滌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  
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  
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以無心。以此爲  
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爲  
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之理。可  
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  
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



丁人壯盛云  
解字養生  
主之眼目也

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入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爲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到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爲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爻駢拇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爲的當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看之所倚足之所到此乎

覆膝之所蹠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謗善哉技蓋有步武也膝之所蹠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底人善興入音驕亨入音砉然騞然皆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力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



道也。下合  
有而字疑  
缺字矣

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善鏽騁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音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譖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擇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解牛道理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

也

不當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太軼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疑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竅空也骨節之間自有  
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  
節之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爲技  
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綮音隙之間肯綮  
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軛乎  
孤輒音軛大骨也作脰一本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音鋒良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所大骨而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之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首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之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



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謙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譚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

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郤太窪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個難事做。休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進。焉行其刀，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其動刀也甚微，言輕之，然亦不敢甚著刀也。○謙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



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之。收拾其刀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剎，乃其譬喻。到此未後，遂輕々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

謀音懸

諸侯之卿

國家圖書館 NATION LIBRARY

右師之介者人也。非天而如。此言者欲歸之天而不恨人也。此又養生之一義也。

西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平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古卿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刑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刑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佗特只要之始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佗特只要足相益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益也。此意蓋謂人世。

古卿



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常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恐甚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當多便是镬鬼尾遊於弄穀中之慧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久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斲顧

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旺音

動人心莫大於無生故莊子如此立論以欲使人解脱生死也即是養生本也非老子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子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諭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以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倍與



凡莊子譽人也非譽也毀人也非毀也堯舜孔子天下古今之所尊故或譽之或毀之而成文章議論也

古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題先把老子賊剥便是  
禪爲賊剥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  
而况僕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第予之間  
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  
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  
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  
爲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  
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  
而有以感曾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  
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

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  
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

之刑本節列未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悞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  
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  
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死也夫子有道者  
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  
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而去但當隨其時而

常人死生  
不足論故以  
有道者立論也



莊子譽  
非譽也  
人非  
大王之  
人不  
以新喻學因  
以薪喻身化  
生之理矣言  
簡而理明也  
是妙言也

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柰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

簡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  
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  
想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  
謂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以不爲一段意思

愚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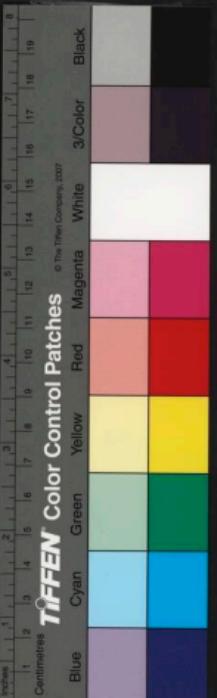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乎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知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  
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殺之



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輒民  
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  
本是若澤蕉卻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  
舛雲澤也廢亦澤也雲夢背皆爲水今有土可  
耕不曰雲夢土作乂而曰雲土夢作乂玄亦織  
縞作纊一本亦織不曰玄縞織而曰玄織縞此文  
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請若  
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  
唐不虞注

叔人方

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  
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智出乎  
爭名也者相鬥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差也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  
之若殆爲人苗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  
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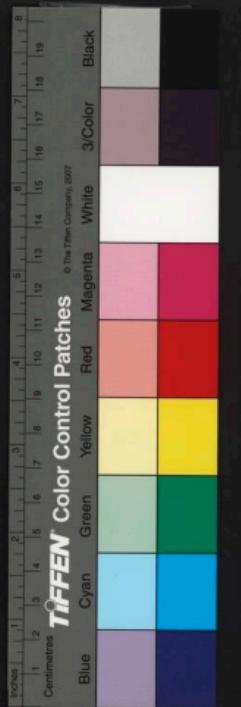


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

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卒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愛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

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無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爲暴失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

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智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大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矼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



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  
令聞而未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  
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  
汝矜謗人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  
畱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畱  
反及汝今此去殆且爲人所畱而已豈能化  
衛君而救其國乎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聞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

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燄

厚言人不信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  
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  
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  
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  
曾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  
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  
鬪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必將  
眩然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



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  
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  
容貌之間必見愁悵蹠擊之形也心且成之者  
言用心且成順之也梁武帝辨折賀琛處正合  
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卒暴  
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發水火救火  
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  
其爲惡愈無窮極所爲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  
深言也故未有呂信於人乃呂不信之身而深  
大言於暴人之前必爲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偃拂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  
脩以偃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昔秦客自休之曰誠義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爲諫不知民自別  
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拂之偃拂愛養之意也桀  
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  
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濟怒之謂此



皆好名之過也。因其談養又心存於此，故不無過失。叢枝胥教有扈，皆是寓言。國爲丘墟，死爲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教有扈之所以取禡，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外音。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況汝乎？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厲，勉而一則可乎？」曰：「惡！」可夫！以陽爲瓦，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孰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今用也，且

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正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寵勉而謹終如始也。

能如此則可否？惡！可者言甚不可也。以陽爲

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

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

常也。尋常之人，每之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之，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

正

欲案服沒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入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能成大德乎孰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爲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輒乎而人讐之輒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

直

後也整踴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諭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後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爲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意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已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人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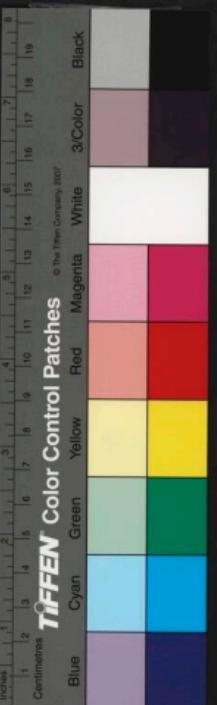
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爲徒外曲者外盡擎跽曲拳之禮人之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sub>下</sub>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詬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爲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爲證也亦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背有<sub>上</sub>證<sub>下</sub>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証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異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爲徒者言

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sub>上</sub>太<sub>下</sub>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化及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

誠之道否然又甚矣如聞其徒仲尼曰齋吾無能



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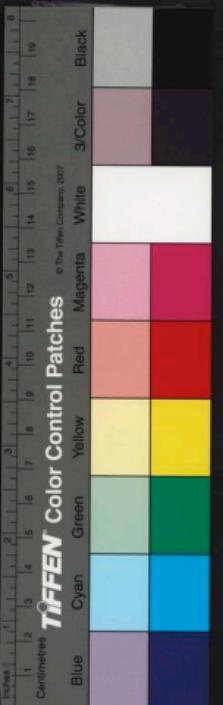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解天不宜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  
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上方耳心止於待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之者心齋也

心有思氣有思

中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而爲之其易耶  
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之甚易耶纔崩此輕

易之心則皞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解

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  
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  
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  
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  
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之則爲道  
矣虛者道之所以在故曰唯道集虛則此虛字便  
是心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承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烏顏子頗悟之言謂未得  
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  
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  
矣

動

○善惡子一教可教可則

吾語若不能入遊其境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則止無明無毒○唐宋五代人書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  
不爲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到有迹則是  
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跡則心無所動  
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

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  
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  
語同但文奇耳○唐宋五代人書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  
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  
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爲吾  
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  
盡矣幾盡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爲易事然  
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跡則爲



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不爲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爲唯無爲而無所不爲則爲難也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爲人使易以僞言爲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僞唯宜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僞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水流也難無所容其僞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爲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爲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闔者虛室生白吉祥正大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闔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



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二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飛生定。飞生惠之意。若或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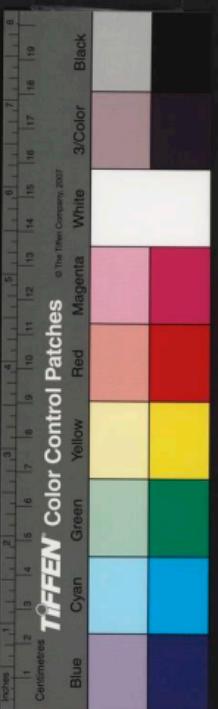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九籩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耳目之間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間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

人厚向

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無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章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九籩。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籩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究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

畢



上段說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藏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

有以語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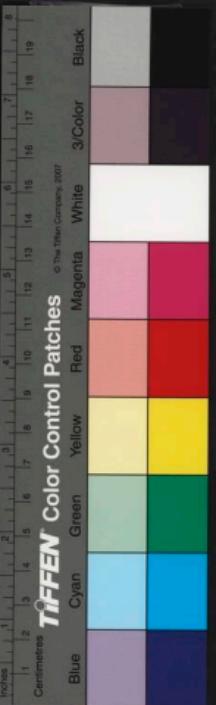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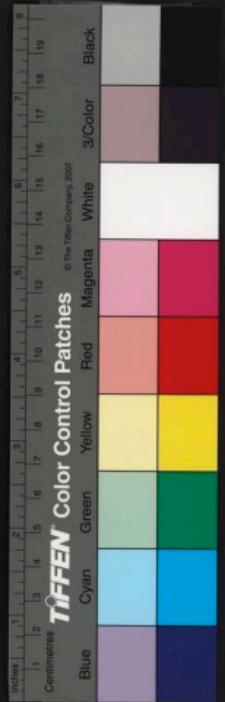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況諸侯乎所以懼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懼治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



惠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  
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  
粗者不知爲麤臧者不知爲臧。美也言粗食  
亦猶羗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  
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思飲食  
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曾中焦勞  
夕已飲水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曾  
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  
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  
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夫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  
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語豈得謂莊子爲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



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牛此心豈能  
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爲者也臣之  
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爲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  
之瀆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  
乎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  
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  
其爲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  
苦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  
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柰何止得  
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爲至德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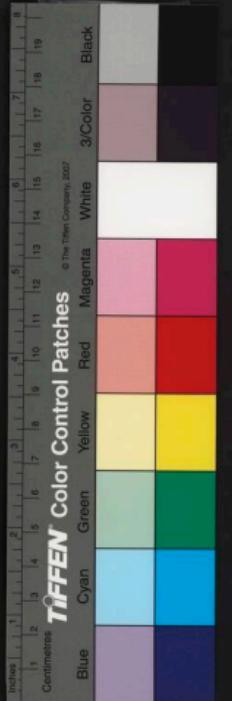
爲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  
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  
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  
生之異亦無可柰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  
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立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心相靡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之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  
難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也妄也則其信之也莫也則傳言者  
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英  
此下又轉十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  
言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應相順也近處之交  
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  
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入傳道之然傳  
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  
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  
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  
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  
溢之類矣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  
未能盡信莫致疑之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

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  
者然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法言者古有此書  
也故舉以爲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  
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  
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賤多奇巧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懲凡  
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僻獸死不擇音氣  
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屬憇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々皆  
是世情此皆華子奇處以巧鬪力今之戲相搏  
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戲劇其  
終常至於實之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  
用巧處竒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  
也始初筵秩之時也爛載號載歎之時也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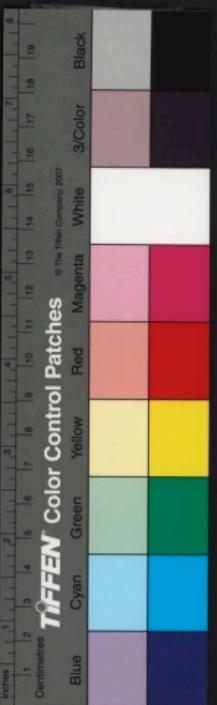
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  
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僥幸事亦常如此也諒  
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爲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  
及至其後鄙詳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  
作爲正爲苟簡之謀弄到末後或成十件大事  
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拈起个言行來蓋人世  
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水上虛  
而紛亂之意纔說个行字便有名有跡有名則  
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也而不  
已也寶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



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偏之見也。若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謗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茀然者怒也，厲狠戾也。怒氣既起，則狠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魁極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

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余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差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述奉使事上，綱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慎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个過當之念，便是求



多求益。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  
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  
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目可成。必  
須悠久而後定。故曰差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  
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  
成。不反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  
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  
於自然。託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  
爲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焉。而後歸報耶。報反  
命也。你爲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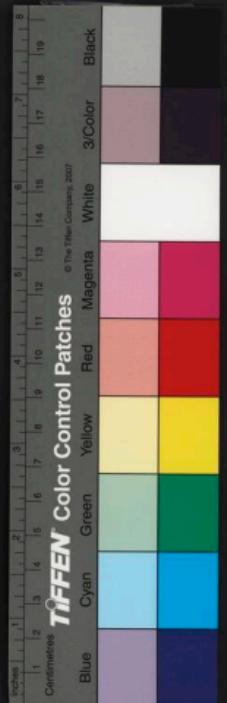
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致  
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爲思慮。論其成與不成  
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  
與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  
謂遊於穀中之央者。中地也。此篇名以人間世  
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  
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  
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  
果爲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余

顏淵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然爲孽彼且爲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達之入於無疵顏闔將爲太子之傳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鑑也殺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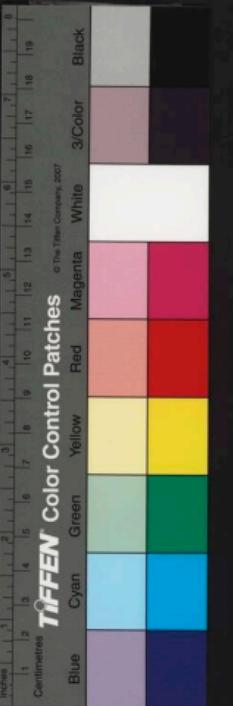
銷鑽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爲造物所銷鑽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爲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爲過惡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爲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



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涯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是形容無知妄爲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

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甫中曰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租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夕醉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爲善人正此處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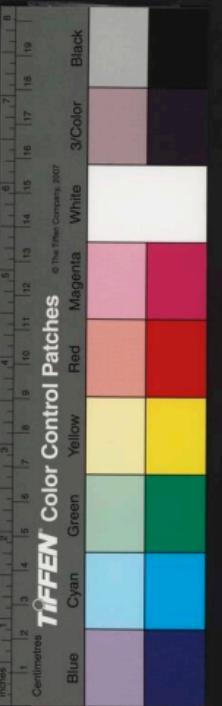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



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瓶盛溺。適有畜賓僕縁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辟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此下又說幾了。辟喻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以犯世人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羨者以犯之。幾

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順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爲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瓶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蟲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决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書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縁者。僕之然縁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薄而一語至於爲仇者。此言處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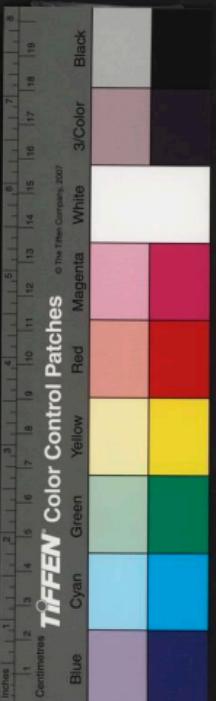


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轂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羃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輒弟子厭觀之走及匠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輒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

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粗梨橘抽果蓏之蠹實熟則剥七則辱大枝折小枝灑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矣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木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轍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爲主繫之以手量之也两手合而圍之爲



丁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構其液出而構之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爲用者也櫟柱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粗梨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之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爲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

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入我雖櫟樹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木也字十一个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

匠右覽而診其費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審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謠厲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斂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爲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社所以爲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已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寧也使其縱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防守也旦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駒千乘隱將芘其所藪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芻喫之則使久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挾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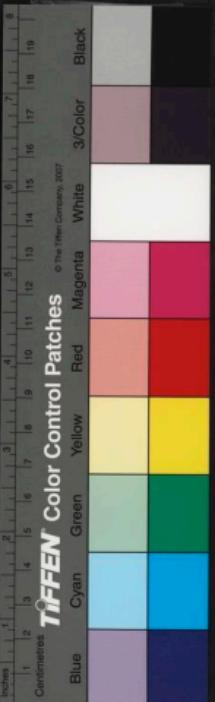
卷二  
三十五

牛之白頸者與豚之兀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此股與前股同但就中又紬繹數句別說詰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蘢頸亦能茈之故曰隱將茈其所蘢茈自我茈物也蘢彼夫求蘢於我也軻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啖食紙曾反以舌咷之則爛入之口以鼻嗅之則着人如醉言其嗅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

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嘆美而言之也

荊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栢椿也麗室棟也高名大家也商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爲棺用也言此地宜所之木或挾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且見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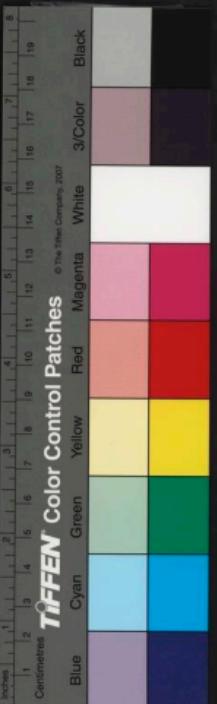


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頸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入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瘡病丁口莊子好奇事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爲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太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喻之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頑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脣挫鍼治繩足以糊口鼓筭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太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天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十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頤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頃上會撮椎髻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骨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余挫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以此爲糊口之計鼓瑟以箕歟米也擣去其麁而得精米故曰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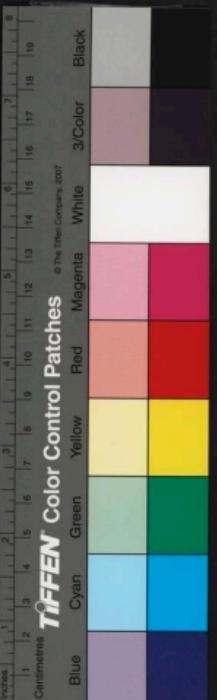


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爲太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乞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焚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剗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爲斯人。時既不可爲。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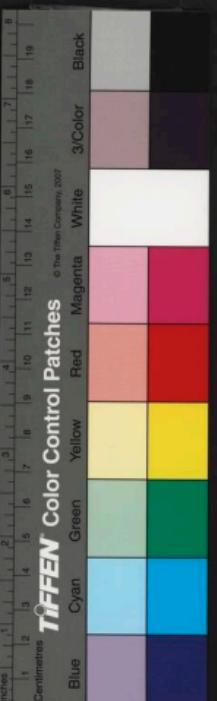
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耳。又何敢  
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  
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下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  
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  
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  
不滿眼。殃禍大如星。即此意也。

已乎已乎。猶言休矣。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  
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  
卒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  
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此。而有傷郤。

曲者言。回獲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  
回獲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  
可行也。

山木以有用。而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  
仲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  
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  
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  
後不知無用之用。烏知而況不若丘者乎。裏假  
營國立邦。引天下而與從之。帝李曰後王者也。而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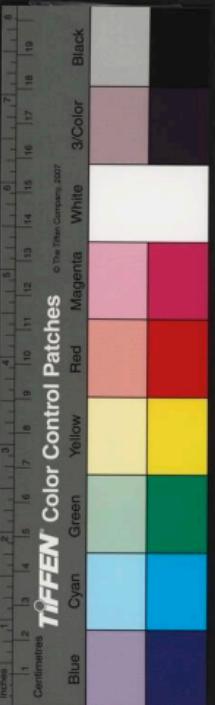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葉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仲尼曰方今之時使免乎焉處世而能不  
不喫喫風乎此持可羽之福而汝亦不外有  
欲斯以跡諸鬼谷之譽也姑以人喫嘵伊之樹  
之森因石則而鑄入體之油皆不離其體矣  
大知即而何以自無煥然整固而食而鑄入於  
山木以自無而醉於之雖我自知忘形而  
更得步道也而知者其自得也而忘者其自失  
曰蘇繆與齊王之遊苦私物而吾不舉吾其不  
曲昔者周公之子成叔子之子周公之子成叔子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待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  
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  
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寔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  
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立直  
後而未往耳立將以爲師而况不若立者乎奚假  
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何先生其與齋衣數矣。赫然晉其用以立。齊者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鬢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不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爲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其者且猶師之。况它人乎。奚假道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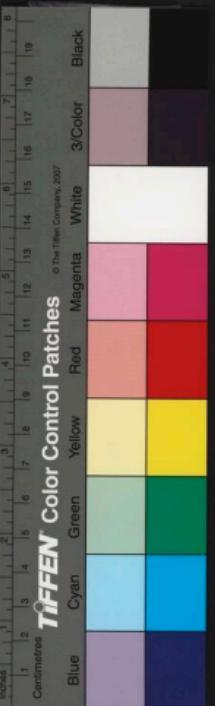
白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

一太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殺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

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爲異端者。謂其於它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



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爲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爲吾儒者不容不闢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爲此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墮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憑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墮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地雖墮而我亦不與之墮落亦猶前所謂入水

夫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墮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变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



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未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爲一也此兩句看它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久剝即讀瓊蛇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墮而不知也



物何爲最之哉

爲已脩身也。以其智言人有此識智則能脩此身得其心以<sub>至</sub>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智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爲已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貴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未止焉惟欺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丁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之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平生以正衆生以松柏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



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莊子是廢人前說夢也

夫保始之儻不懼之竇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刺政之

倦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兄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坐蟠岩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是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像耳目一智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夫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存萬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寓六骸者



言六體者吾所寄也。像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  
宜同意目。像目而不止於視耳。像耳而不止於  
聽故曰像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者得之  
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  
知故曰二智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  
事乎

登外也假至也。註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  
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外至於道無時而不不在  
道也。即道不須臾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

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爲事物者人也。  
言彼豈肯以爲人爲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  
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凡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  
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  
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  
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  
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火則不



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僕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我出予止，予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爲善，得如堯乎？自反

言其不自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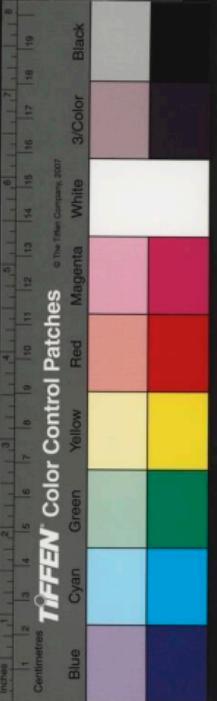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弄之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先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顰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狀述其過，以爲是不當亡者衆，人皆然。



不言其過以爲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柰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轂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爲奇矣。而莊子曰。羿之彀中。凡者張弓而射箭。端乃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況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

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涤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内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聰人以爲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參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



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來事彼何賓賓以學字爲彼且蘄以誠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極楷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極楷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賓七司馬云恭貌是也。誠詭幻怪只言好名而已。已極楷者言名爲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備孔子以爲言或抑物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之意。

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即齊物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之意。

論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宅。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之處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臣。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

聖人如方扇而  
長柄也

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在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幽然而後應汎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卽幸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爲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入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者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





之入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羨惡也。駒若驥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蓋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面此皆莊子弄筆處變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特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葬非行禮之喪也。葬用也。刑者於履而無功愛外飾無所施。

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爪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者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備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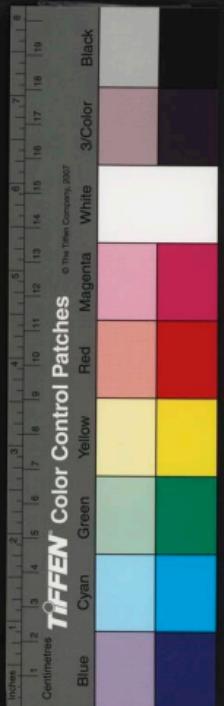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丁句前言死生亦大  
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穀畜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紬繹發越處規  
誅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  
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  
然。亦不足以消和者言。不能消亂曾申之和也。  
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大入於靈府者。不動其  
心也。和豫通三字。丁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  
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  
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

周編感也。見後篇。日夜無郤者。言日新而已。  
也。郤止也。與物爲春者。隨所寓而皆爲樂也。物  
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乎心者。即  
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  
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徧不滯故  
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  
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名徧。一作徧。生。時。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也。裏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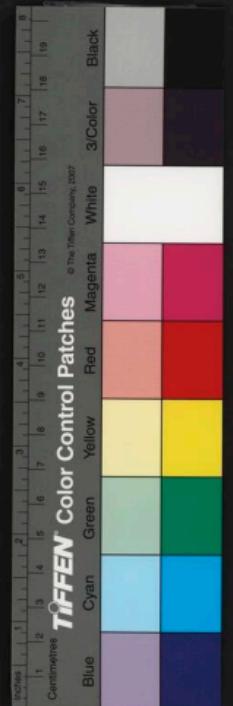


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火則可以爲法之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鑑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備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氏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

天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闔跋支離無脰說衛靈公弋弋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弋壅菴大瘦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闔跋曲背也支離彊之貌也無脰無脣也偃曲缺脣醜之甚也肩弋者細長之貌也壅菴大瘦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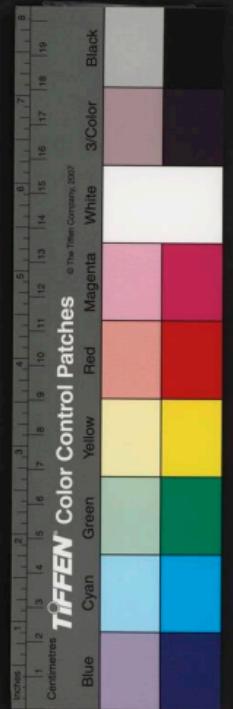


之外。樞齋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白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防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入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不知有德者。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篤。約爲謄。德爲接。工爲商。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鑿。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內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入。

人聖人有所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去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驟。蓄。擊子也。膠。泥也。固也。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古。剝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商。能矣。四者不謀。不剝。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禾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入。猶言有禾爵而不求人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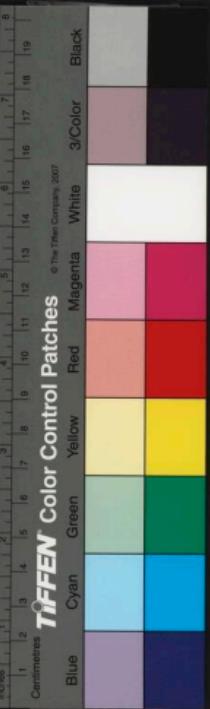


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爲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聾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

子好惡喜怒謂之情

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予以堅白鳴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要以益生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辨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言惠子因而問之也群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人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爲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爲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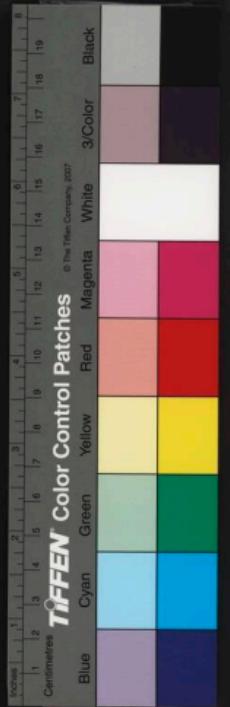
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言有餘不足，皆爲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者，爲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爲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辨。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爲几也。瞑倦也。堅白辨之名也。選授也。

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爲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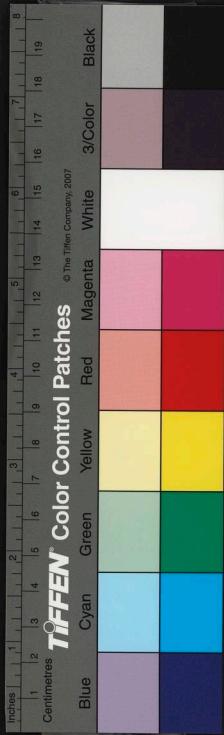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臺灣省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而於造物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  
生子重靈口舞卷之二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  
情而內傷其身若酒食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  
所益亦無所損我言有餘不足皆爲病益生  
損減之病也吾患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一去  
患矣夫感予曰不生肉以有其身是以养生  
五十內壽齊元符第九德無外惠子爲至齋之  
堂於大禹小篆故莊子以公神勞希識之  
字韓文公著於唐宋一其家世指其號并之  
言大妙之子孫而後人因書之曰高祖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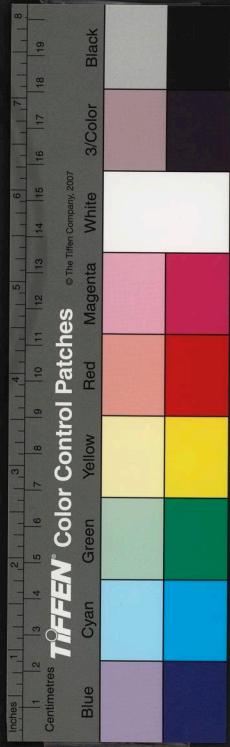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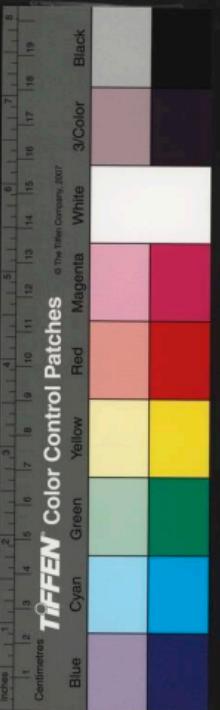
莊子

卷十三

太宗師  
應帝王  
駢按  
馬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1992





3441546 v.3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三

而  
莊  
子  
不  
好  
名  
利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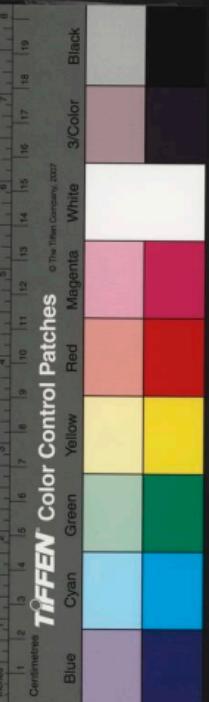
膚  
齋  
林  
希  
逸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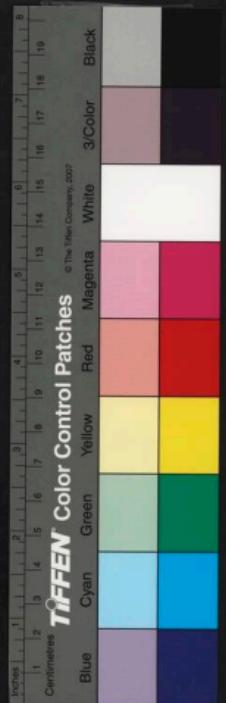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  
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  
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  
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  
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久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县有真人而後有真知。非人乎。故曰人之非天也。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爲。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入所爲。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映智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

工。若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便見天所爲。與人所爲。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離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然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



雖成亦不以爲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  
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篲謀也。無心而爲之。  
故曰。不篲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曰。蹉過也。  
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曰。恰好也。事成也。  
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  
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高不深。入水不濡。入  
灭不熟。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彼於道。  
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  
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  
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覺無  
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聞也。其食不甘。即無  
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瘡是也。其息深。真  
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脩養之論。其原在此。神  
定則其出入之息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  
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  
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  
嗌咽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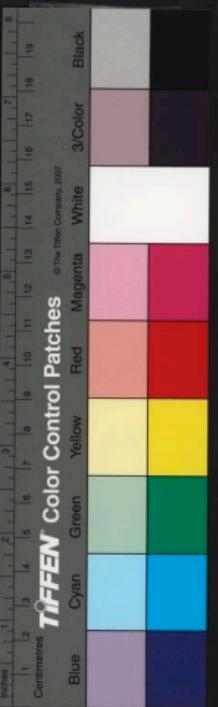
Blue

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  
有宋如所謂蝦蟇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  
易屈服也。嗜欲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  
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慾隨分數消長也。此  
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  
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  
叔與之論此。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  
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  
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入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翛然而往翛  
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  
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翛然隨之之意也。  
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  
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  
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是不求其所終也  
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  
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  
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入助天壽大有命人



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指者不期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頷淒然似秋煥然似春。春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而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顙大也顙額也頭容直故見其顙額然凜然怒也煥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不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

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乎其心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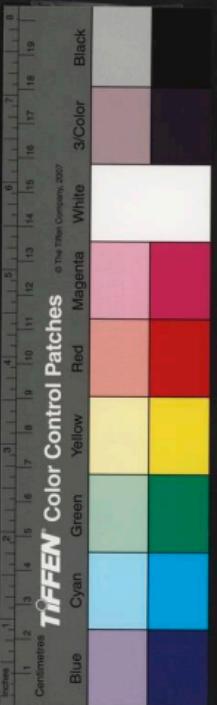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入。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

則亡國者亦不怨授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

亦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更說得多申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蠶萬物而不爲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義皆是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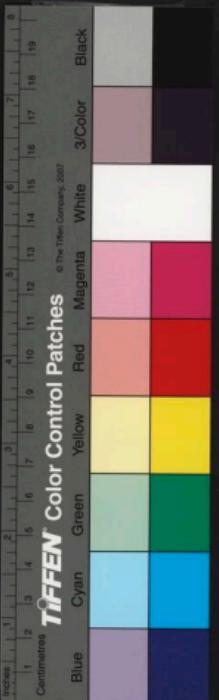


害不適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入也若孤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數句乃是譏謔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爲非也衆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爲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爲樂不足爲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

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爲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爲名名者實之賓爲賓失已非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入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孤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爲役於人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孤不脩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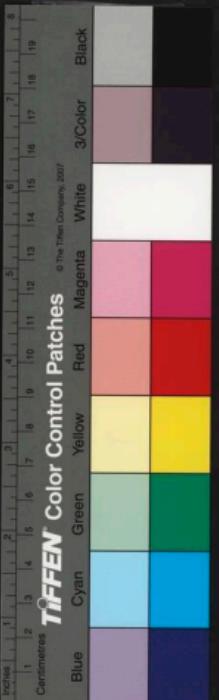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兼與乎其



触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蕩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瞽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縛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立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湧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明，中立而不

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賦德之闊也。賦而不堅，有德之闊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乎喜貞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蕩聚也。充悅之貞，其半色也。猝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也。也與乎自得之貞，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垂人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瞽乎者大之意也。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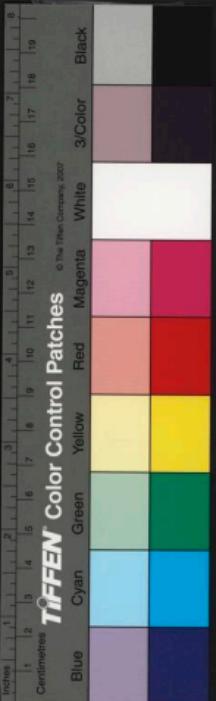


卷之三  
七  
屬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  
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  
故曰悅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悅乎俯下之  
身體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  
教此則曰以刑爲本而禮爲附皆是反說綽乎  
其殺者雖殺之而綽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  
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智則用智是不得已而  
應事也循德者脩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  
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  
以爲勤勞而後至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

至也此無容心之驗也丘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  
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  
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一同  
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  
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式人能以好惡  
爲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爲徒若以好  
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  
爲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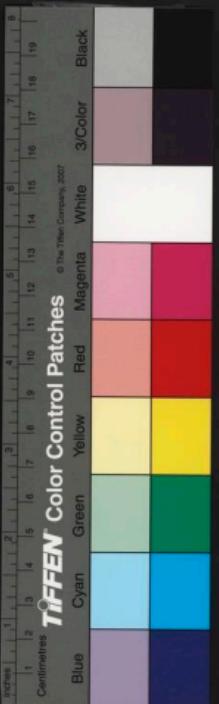
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猶自  
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  
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式皆  
一也一即太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  
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  
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恩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  
真乎

死生猶且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  
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頑此則天地萬物之寶

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  
之天命發明一與不式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  
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  
上故曰可以爲衆父母故曰其有真君存焉卓  
乎人特以有君爲恩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  
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太宗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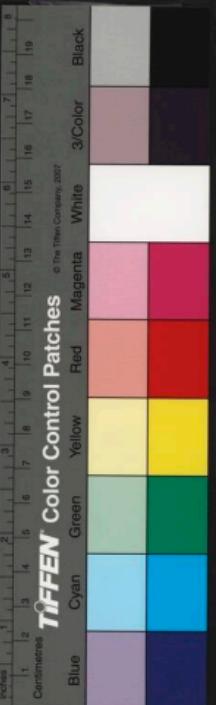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沫相濡以沫不如相  
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喚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体道而無爲也。答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然得更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遺文曰大道無難惟嫌據擇皆此意也。兩𠙴泥牛闌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下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死則不能無勞老而

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未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太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太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大善者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由昔設諸



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  
又之爲計雖至深竊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  
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太  
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  
山以大藏小是直宜也藏失也藏天下於天下  
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  
所遯矣萬物之真貴處常如此故曰當物之大  
夫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入之于忘乎  
萬化安知其方正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  
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於自

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  
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  
物能此人猶效法之况道乎萬物之所係者道  
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太宗師也說得  
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  
平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見自本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  
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宗師  
不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無形無  
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  
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  
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  
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  
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  
鬼之興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  
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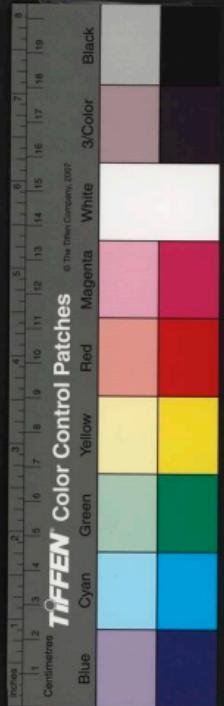
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父。不爲老。四句發得越  
痛快。六極六合也。

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安維斗。  
得之終古不滅。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製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君吾得之以處大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  
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  
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豨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



後能如此也。豨韋氏古帝王也。肇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不也。此又是脩煉家之所祖。堪培山神。襲崑崙有八崑崙也。鴻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黃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真境。禹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仙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令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偪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乎。非其人也。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死。者不



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擣寧。也者擣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孫。洛誦之孫。洛誦之瞻明。也者聞之聾許。也者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也者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也者聞之疑始。

子葵文偪。皆是甯。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頃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

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曾中朗然。如在天平且。澄澈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二字說。不死生。二字則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擣者拂也。雖擣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擣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擣寧。也者擣而後成此名也。○九日。聞字真。是音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豆而後書之。簡冊故。



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贍者見也。見微而曰贍明。讀與囁全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詣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子祀子輿子鯈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能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々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顧隱於齊。有高於項。旬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滲其心間而無事蹕蹕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々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漫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龍。予因以求鶴。又漫假而化予之尾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督脊尻只。是督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後有也。既存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弗僵曲身真。發背瘡也。五管瘡

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膺。有聳而高於頑。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譽也。指天露頑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沴其心。間而無事。不以病爲憂也。蹠蹠扶曳而行之。貞自然于井而見其形。嘆曰。使我爲此拘々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漫漸也。此一段最奇。尺漫假二字。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爲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遁來夫。予時也。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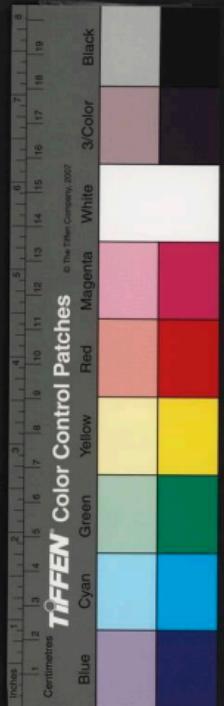


夫子順也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係著也。苟爲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十三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鄰往問之曰：「叱避無恒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予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

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而踊躍曰：「我且必爲鎮鄉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失天地爲大鑪，以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曾子之易箦，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爲此論，又自蒙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怛驚而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怛將化之人。鼠肝鳥臂，言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



成一株茅葦之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爲博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爲怪。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蘧然覓之狀也。以生爲寐，以死爲寃。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真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貞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貞趨而進曰：敢問臨戶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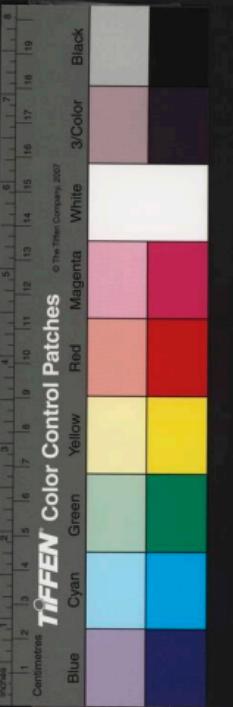
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爲於無相爲，無爲而爲也。撓挑踊躍之意，無極無正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也。彼言不忘此言。



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字也算然冲漠無有之兒有間有頃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樽也。編曲纖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及子張瑟而言也。倚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爲人。猶便是忽然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爲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裡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

自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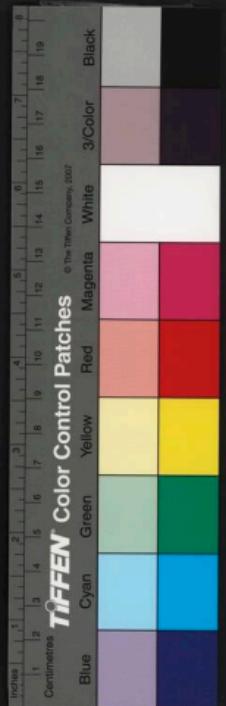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爲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大氣。彼以生爲附贊縣疣。以死爲穴。疣潰瘍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々然爲世俗之禮。



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又猶驗射，則知其失也。故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莫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尚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陋矣。與造化者爲友。只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間，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贊縣疣，喻此身爲天地之間長物。必決之滑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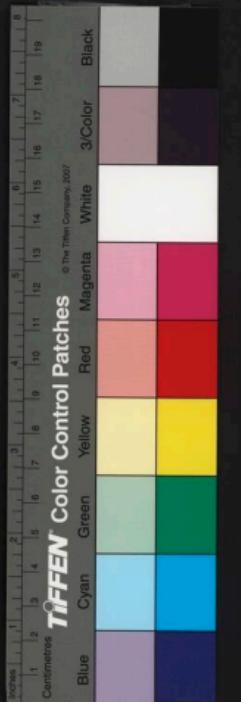
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茫然無所見知之處。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憒々然自昏之，自爲世俗之意。日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觀貴者示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



爭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也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昔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爲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無事而生定無事無爲也畸人

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僥倖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人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由於自然必割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亂唇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



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以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當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豈猶常也言某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進七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喪葬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爲已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無極

不會本文

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爲萬物故曰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以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且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忘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行如此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忘居也且生也死生且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荊子卷三  
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實人哭亦哭言箇  
衆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  
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  
而乃隨覆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  
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爲宜也兩字良可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能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  
者我也且分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文安知我  
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太拙如此鼓舞其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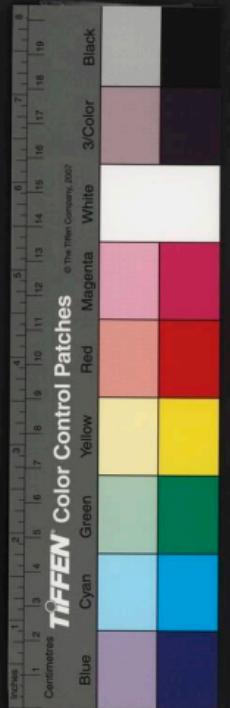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設於淵不識今

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歡笑不

安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原注正極

費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  
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爲周乎周夢爲蝶乎意  
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  
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  
小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  
不反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戲笑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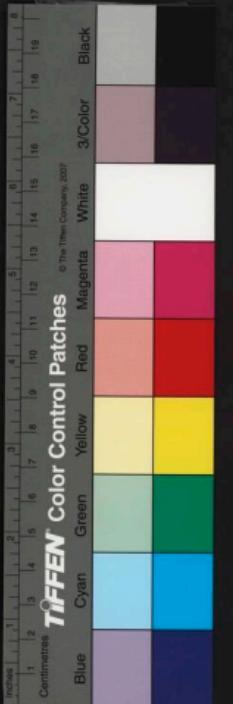
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厭笑不反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字謠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方，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謠天音天，只是造化字。謠遠也，謠天之一。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

也。又做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不爲輶夫堯既已點汝，以仁義而勦汝，以是非矣。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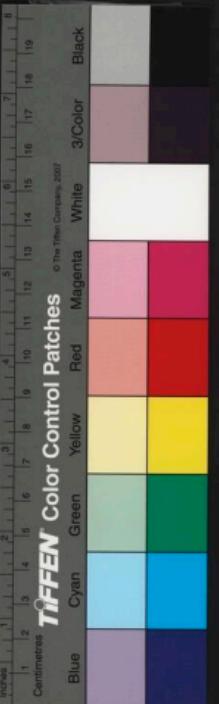
又寂二

將何以遊？夫遙蕩悠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聾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檮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熙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周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力語。



也。軼亦助語也。或來爲何必來也。點劓點汚汝  
不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遷蕩悠雅轉徙。猶前所  
謂撓挑無極。彷徨羣若之外之意。遷蕩放蕩也。  
怠曠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離也。言我不  
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離。即是願聞其略。如  
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莫不足以聞  
道也。無莊子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  
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  
其勇。知者不知其妙。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  
之間。故曰。皆在鉅鑄。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

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  
點劓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  
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  
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鰥。粉萬物而不  
可名。以義。譚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  
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  
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  
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  
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之下。而地之  
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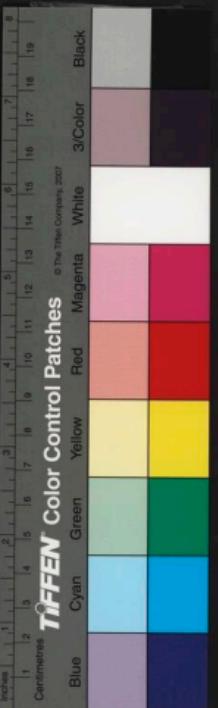


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岩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如百卉群木。多少竒異。非巧而何。但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半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半忘。顏回

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太虛。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殊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卒立也。請從而後也。

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爲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蓋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爲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爲愛惡。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



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命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聰耳目皆不自知故曰聰枝體點聰明離形隨枝體也去智點聰明也大通即大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眷作聖眷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限公案同者與道爲一也與道爲二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々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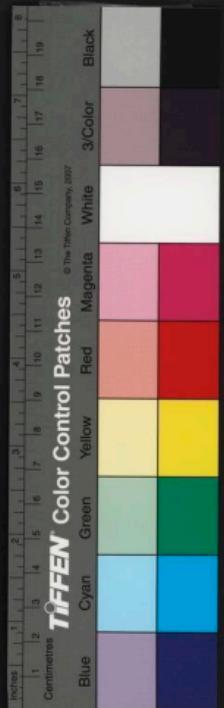
予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予與曰子桑殆病矣

裏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未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名擲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恐其以亂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舉

命者自然之運也

命



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蹙是也歌得不成頭緒  
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  
語最精絕求其爲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  
非母則孰爲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  
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  
無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  
力命篇不及多矣

列子有列子之文  
語多於列子之文  
筆書大列子之文  
混雜勝自三  
筆事互相  
語多於列子之文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  
行以告蒲衣子々々々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  
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  
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々其覺于々一以已  
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  
於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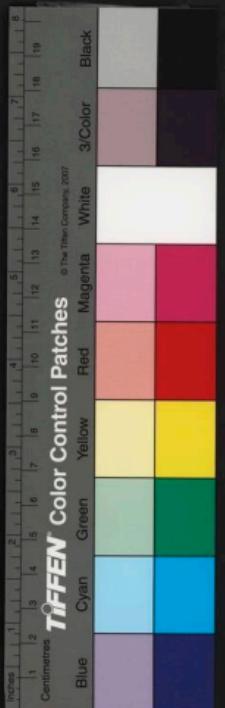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  
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

此語惠  
金全集



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齟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子。子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必仁未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入。不出於如天而已。謂不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兆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目徐々安也。其寃于于自得也。或以已爲馬。或以已爲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

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乏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己。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屑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用中始何以語汝。」看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釜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鼴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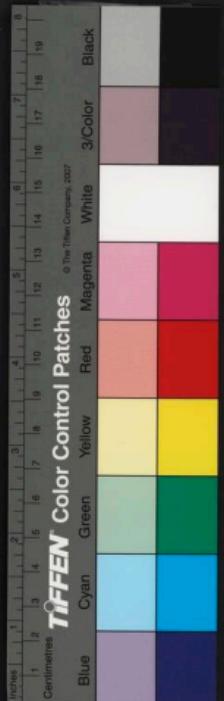


蟲之無知。有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與故接與以此問  
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  
出於己言。以身爲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  
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經式  
義句法便與和頑通同度音渡孰敢不吻而化  
言。民皆听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  
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蚊。  
負山也。鑿河即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  
微志也。本末也。子立也。是其無知。此說誤。  
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

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  
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爲治。斷乎也。如莊子之  
意。主於無爲。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  
飛而避。增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  
累。今不能行無爲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  
之愚。猶不若二虫也。二虫鳥鼠也。神丘猶曰。神  
臯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遇無名人而問焉。  
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  
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入。厭則又乘夫莽眇之  
天也。

此注註引殷山蓼水之邊。方神仙。名錄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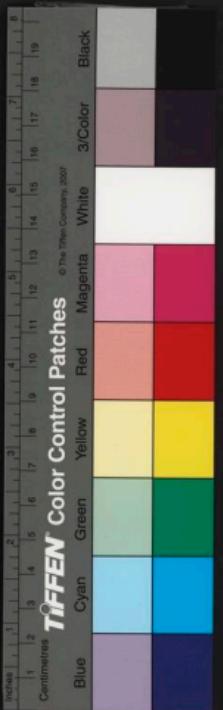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墻塽之野汝又何用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入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如水清一離六根之欲

以爲天下爲間便非無爲而爲之道故以爲鄙人之間而使我不豫人人者不樂也與造物爲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墻塽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謂猶何故也注訓

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間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聞字崔氏作爲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所之以心而叩之由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爲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輸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

此段借孔子卑  
竟末學之鄙々  
譏輕名之非  
譏孔子也



卷三

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已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陽子居見老聃曰：有入於此，鬻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便，執篋之狗，來籍。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主之治。老聃曰：明主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

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鬻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為行也。物事也。微通也。言事也。通微，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术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休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休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聚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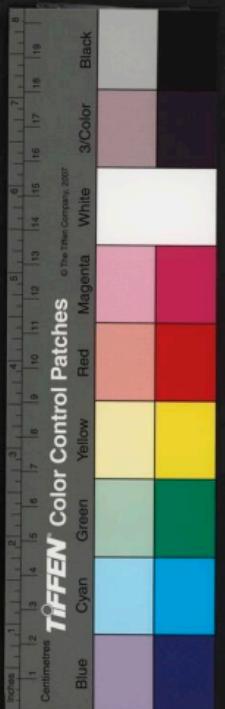
狸狗能執狸與猿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爲之學可以爲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敗之尤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即功成而不有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仄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天施雨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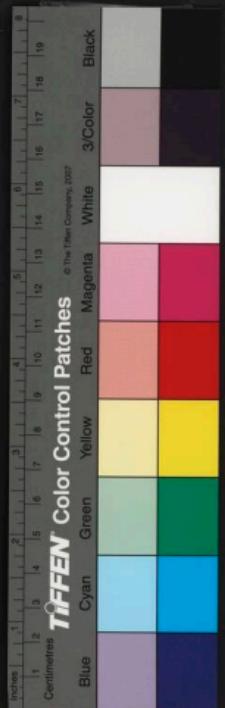
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可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鼓舉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李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壘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唯而無雄而又奚邪焉而以道則又有至焉者矣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

與世尤必仁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木離相外有氣有神。生歲秋相。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  
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  
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  
嘆也。女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  
圓質經出  
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此雄而後有  
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  
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尤高  
也。自以其道爲高於汝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  
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治矣。不以旬數矣。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  
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  
吾杜德機也。  
活々之意  
吾杜德機也。  
矣。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  
參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崩乎若生而不生之  
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  
見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  
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濕灰。灰活火也。濕灰。





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脩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弗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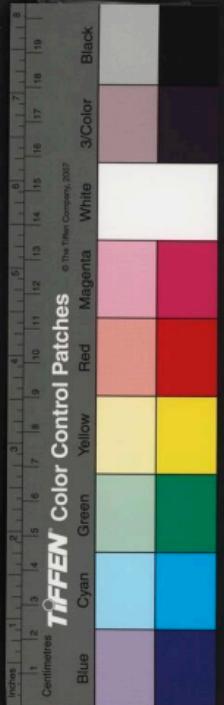
聾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不動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鼎吾示之以天壙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詎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爲全然。有生意也。天壙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

壙之壙。即自然之壙也。猶今脩養家以舌間爲天津。以頸上爲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無俱。遺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聾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歸示之以大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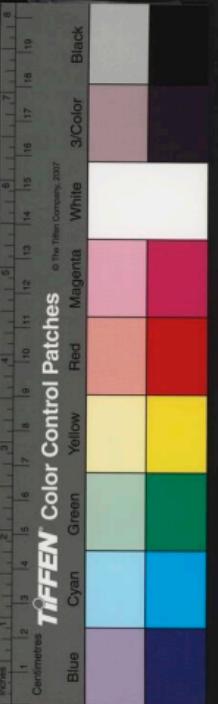
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冲大虛也。莫勝不可捉



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爲不齊。言人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大率莫離其故。覬相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大有九名。此處三等。與文具達。出而體候。子曰。子鯤相止。水流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爲觀。而古人以爲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覬相信乎。爲一觀。止水信乎。爲一觀。流水信乎。爲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

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九淵之名。其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爲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爲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歟。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夢。



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此注誤非亂名

矣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  
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穿音頰茅靡者拉拔也  
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拔莽蕩  
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  
嬖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崩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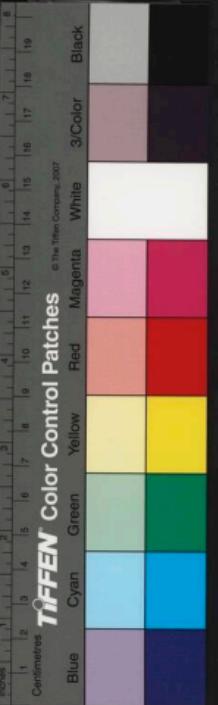
其身矣爲其妻嬖代其妻也嬖於鼎窻之間而不出也

木當作土偶

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也彌臻其聰明而師後於朴即前所謂隨技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

物集占

無爲名不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蓋其所受乎天而無覓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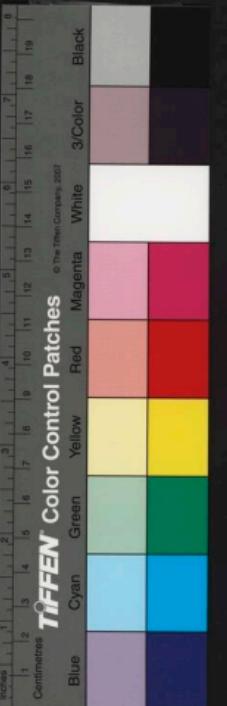


而不傷。蓋子於此又說盡無爲而爲之事。戶主也不以無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言不譽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爲謀。府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身事自任。故曰無爲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爲主。故曰無爲知主。心有私主。則私矣。此四固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其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躬盡無窮而遊。

本圖書印制  
木質書架

無朕。不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天之授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故以一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動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庸。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而不傷。

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虛而應物者。自然也。雖然。直指虛而不可言。自然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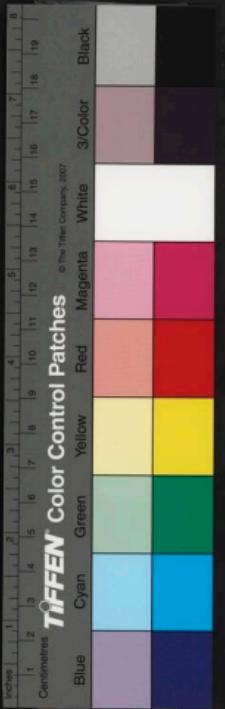
是解正面一虛空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爲儼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儼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者嘗試數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如此形容墮枝體黑聰明則為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撲出日鑿二竅之說皆奇筆也儼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為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卽元氣也

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竊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三篇分為内外內篇有壬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掇篇頭兩字或三字為名如學而為政之例其書本無精

龕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是駢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處或以為內篇文精外篇文龕不然也又有以七篇



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於世間使入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爲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爲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相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結得別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大宗師之命也。夫自是箇々有意到七篇都盡。那班撰儻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軋。豈不竒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軋。但待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布問。忽問曰：今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entimeters

inches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莊子卷三

獲麟。夏看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

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面。若更有音付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

句更如何。添得音付。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曰。蕭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

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日。伯已丘丈與希逸言之。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自然先生

駢拇枝指出平性哉。而侈於德。附贊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滯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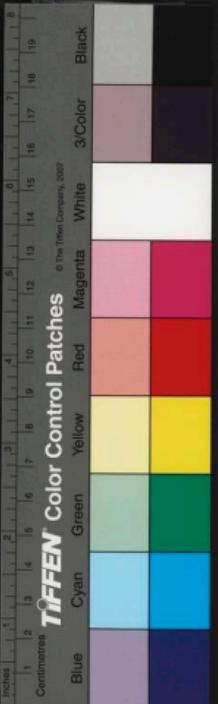
拇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拇指旁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指指皆病也。本

出於自然。此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侈剝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贊縣疣亦病也。



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濁文章。青黃黼黻之煌七。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聽者。亂五聲。濁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讐讎。以奉不及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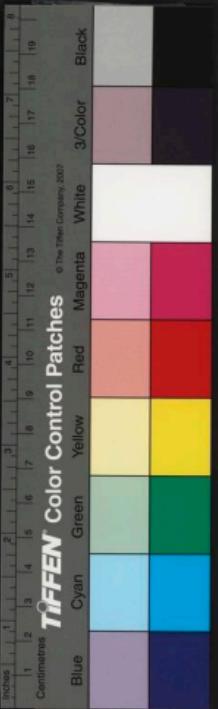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毛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畦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滌。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聽意亦然。蓋以禮樂爲外物也。擢德也。塞性也。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發於爲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



天下簣鼓以奉不及之法，簣鼓以言語，簣惑鼓動之也，以丸而累，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擇者之多言連率，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疊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改也，脩改其言句以爲辨，故曰竊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勞也，跬音企蹠跋也，其言皆無用而無譽，自喜，役自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罪乎，而楊墨之後，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政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鳬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爲駢，雖枝而不爲政，雖長而不爲有餘，雖短而不爲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然，不自然者，不正也，雖短之云，自然者，自然也，不正也。



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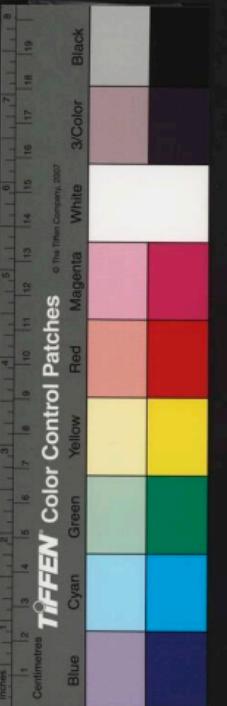
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鳬鶴之喻最佳。意與憲同歎也。以鳬鶴二端言之。

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爲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爲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

且夫騎於拇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翫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人。萬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

號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貴富也。

未足之駢枝。雖皆爲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爲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萬目者半閉其目。天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茸然。故曰萬目。萬者。蓬蒿之萬也。萬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目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首爲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



非出於本然也。器々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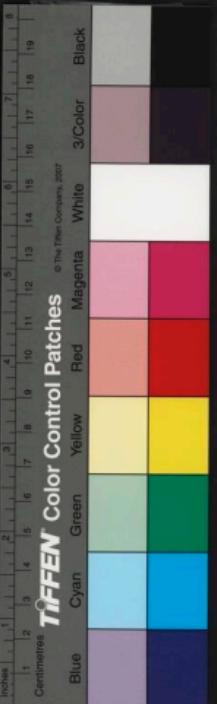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當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爲。若必待修爲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約膠漆。皆修爲之喻也。侵削威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爲禮樂。呴俞其言。以爲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當然之理。故曰失其當然。呴俞。

猶嫗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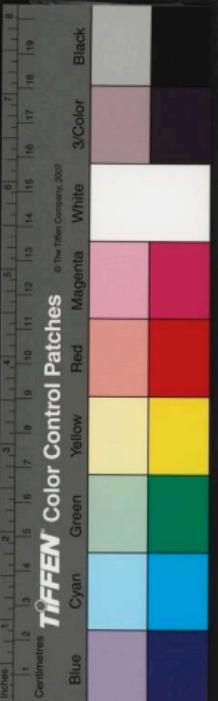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者。不以膠漆約束者。不以纏繆者。故天下誇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如膠漆纏繆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當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爲駢技者。不爲致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爲正理。誇與莠同。莠然。



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勸者且古窮今不加損也連々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繩縛自拘束也離性以爲仁義爲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稱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

夫小惑易方太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恨也天子敢發此意其後又許之曰誠其無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入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招猶矣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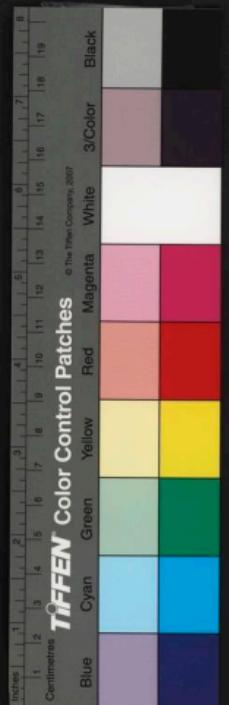


卷三  
之大，皆趨於仁義，奔命爲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而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爲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天，以下抑高。此書之首，自然直率，自是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二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戒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戒，奚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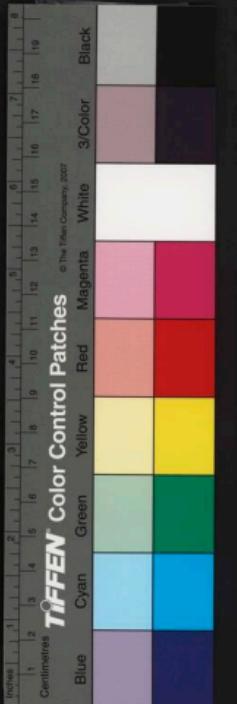
挾矣。讀書間，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大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發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君子小人，誠異而發生，則非與。其最佳挾矣。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比喻最佳，挾矣。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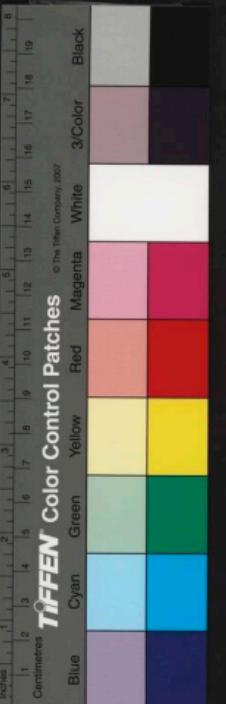
猶分穀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賈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人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發生損性則一其志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示抑大以下抑高之意也

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聽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也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道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道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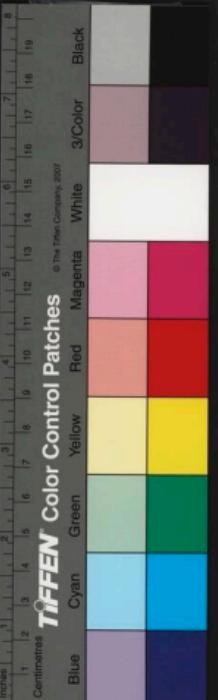
之意，誠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太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莊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一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個「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批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則皆爲滛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

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余晦翁懶象山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詭而力闡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余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筆侍，逼督之心，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於山矣。頓漸自



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今乞皆自  
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教漸也顏子之克己復禮  
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語  
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為仁乃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語  
勢起伏便與禪家參詁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  
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謙聞其目此即禪  
家所謂如何保住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  
恆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夫脩身俟命之

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著  
力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  
曉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是為善無近名也下  
不敢為滛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  
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  
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滛僻之  
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脩身其戲侮堯  
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  
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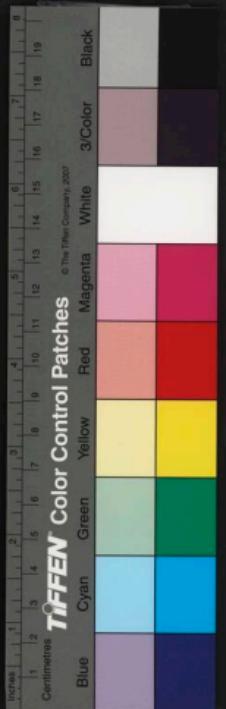
憤悱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者此書其見又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洸洋上音汪下音羊自恣以適已。此數語真道着莊子。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蘚草飲木，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蹕，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燙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繫之以釘，編之以卓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亂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極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此段言外物能爲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跂起者也。此是下句，處義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也。義者養也，居移氣，養移。



軒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割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雒之繩絡也羈絡其頭也羈綯其足也今所謂前鞅後轍也連列之也臯校櫓而櫓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分布行列也械銜也飾鐣纓在領下故曰前有機飾之患焉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其下數个之字與前言而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麗如美錦然古今多少易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出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出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之舞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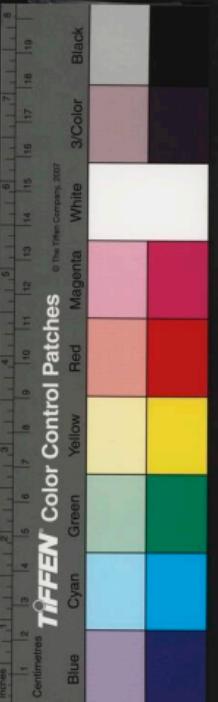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雄馳驟整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亦猶秦氏而士下以治天下爲能也即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稍好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俗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



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鶴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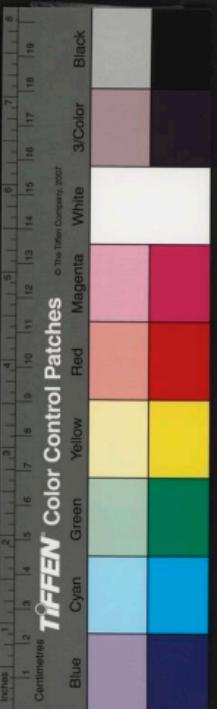
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當然也竈燔也倚也純也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竈

命曰天故命曰猶言<sub>古音</sub>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故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空顛顛直視之兒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子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爲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群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鵠巢闊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



行少時所居書室鳥鵲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  
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  
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  
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  
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  
民與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  
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  
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  
白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  
無此等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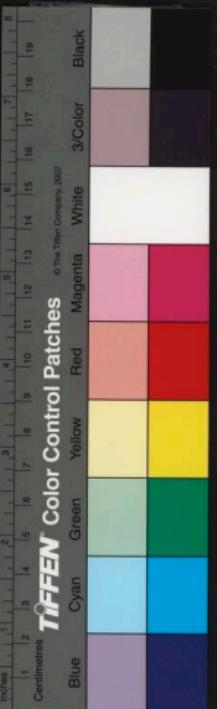
及至聖人蹠蹠上步結反爲仁蹠蹠爲義而天下  
始疑矣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  
樸不廢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  
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  
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雖然不無其根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  
天也蹠蹠勉強而行之兒踧踖立不安之兒瀆  
漫即汙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臼僻合  
作瓣向音嬖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响俞仁



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竒始分者言其心  
迹始分矣分則不純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  
好處標刻本而爲之故曰純樸不發孰爲犧樽  
玉不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  
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  
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強世故曰情  
性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  
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  
以爲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  
以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

### 上文結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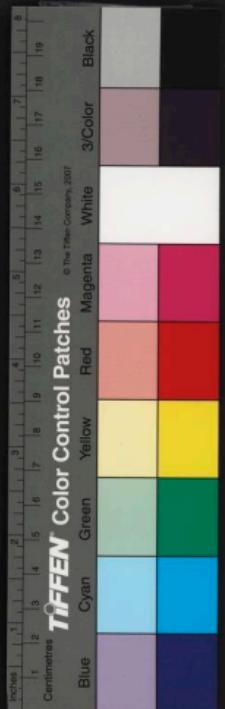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木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目題而  
馬知介倪圉扼鰐曼詭銜竊嚮故馬之知而能至  
盈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  
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  
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  
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天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轎至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闔扼曲頸而抗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驚懾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鷙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討較也。與夫久抗敵者曰：益馬之知。至於扼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

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乏。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踶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此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爲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子雲傳口奏卷之三  
相處分明是一幅畫馬圖也相處相處易難  
與姑遠音以參乘殊不知不為之物抵  
詒與玄轂不同較集毛叔羣更異齒身殊大集  
國號將如晉出一表始丁本朝又流聞謂其文  
半師其愚之言每善少而其事多故王與玄轂  
之不識雖有辭而母不意繫短不自淺出我咷  
義而學人多皆是人孔術終古出士古本無  
上然以出士司王之才者樂而五人之才人之  
其余則闡承之類近似輩子廣晉言別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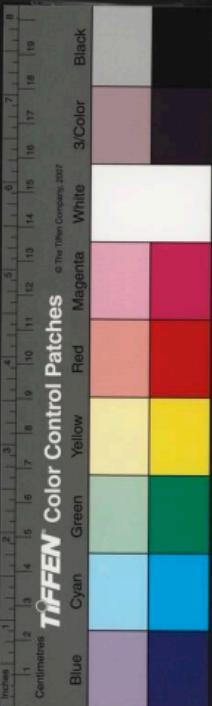
莊子

卷之四

胠篋  
在宥  
天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研院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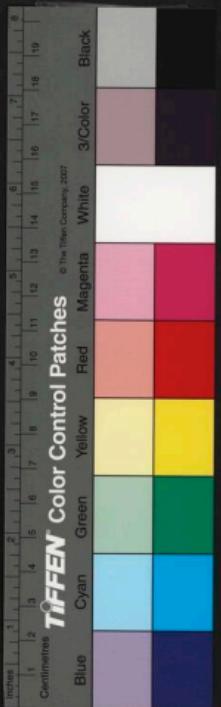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四

膚 齋 林

希 逸

莊子外篇法華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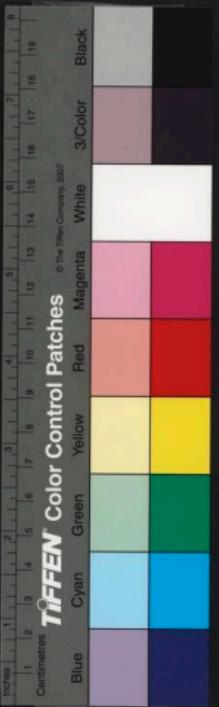
將爲胠篋，採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鐫。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揚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鐫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隣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未耕之所刺。及七智



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星州間卿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非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極撰一段譬喻，自爲奇特，朕開也，採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縢繩結也，攝纏繞也。

扁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當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竇逢軒比干剖心弘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後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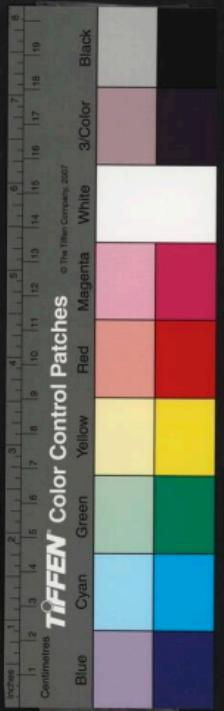


不備而能成太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脢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擲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太盜起。掩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立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太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太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代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立夷與淵不相干。立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



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掊擊  
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  
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  
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  
涸却同也。丘夷山頽而夷平也。猶曰山附於地  
剥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潤。是不相關而相因也。  
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  
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  
故曰重利益跡也。魯酒薄而邯鄲圍。又見淮南  
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井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  
以称之。則井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  
井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井與仁義  
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井言以下抑高之患  
也。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  
亦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益距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太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謂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于解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

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攢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殲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倉搘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其絕聖棄智之意。非實論也。殲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



貨則民不爲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等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鈞繩，而棄規矩，攏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銷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矣。

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繁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梵棄之也，有瞽曠之力耳，而後能爲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感，不相誣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



楊墨與師曠工儕離朱并言爭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亂者言熏灼而攢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妙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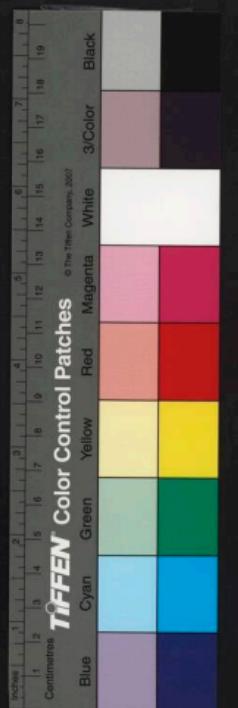
十二大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

易大象傳上

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

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舉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時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曠之力耳而後能爲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攢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文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誰惑也不僻無偏陥也。以曾史



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并言乎以尔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燰乱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入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妙處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十二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

撰亦未可知亦猶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太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怪安竟然亦不可不知但如吾聞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博無大小皆雕斧物竈鬼不勝精巧此前究也其後一壁以鋤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擊之，鏗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閭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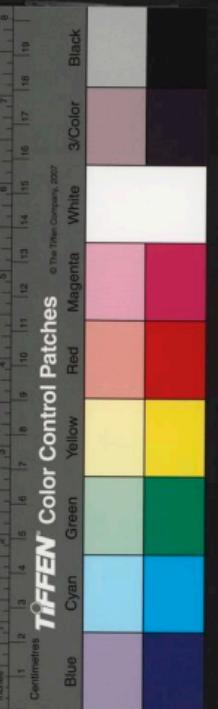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羨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輶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智之過也。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

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

井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之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智，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智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鉗網罟罿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罿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顏滑堅白，解若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大亂，罪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於好智。皆知其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智。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知與智同。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  
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  
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也。但知他  
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惇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曉四時之施  
喘莫之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智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々之民而  
悅夫役々之僕。擇夫怙慢無爲而悅夫嘵嘵之意。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知與智同。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  
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  
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也。但知他  
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惇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曉四時之施  
喘莫之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智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々之民而  
悅夫役々之僕。擇夫怙慢無爲而悅夫嘵嘵之意。



慧。カ。善。ソ。

嘆々已亂天下矣。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  
喘。更。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智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  
結之也。喘。更。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蜩。蠃。  
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蟬。蝶。之。類。肖。音。蕭。種。  
種。觀。寶。之。貌。役。七。役。外。作。鳥。之。貌。嘆。々。囁。也。  
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  
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嘆々役々。兩句對  
答說。下面只拈嘆々二字結便與前篇表朴而民性

得矣處同。逍遙遊曰。湯之間棘也是已起語也。  
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  
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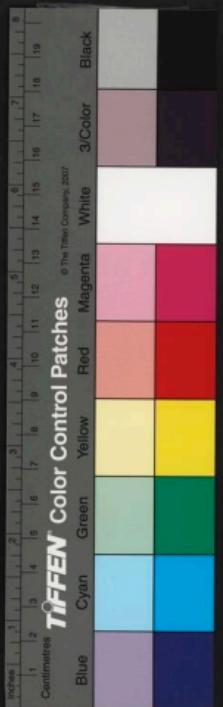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十一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不  
溢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溢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不  
也使天下欣然焉人樂其性是不怡也桀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卒然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不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  
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滌亂也靜是  
則不滌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爲外物所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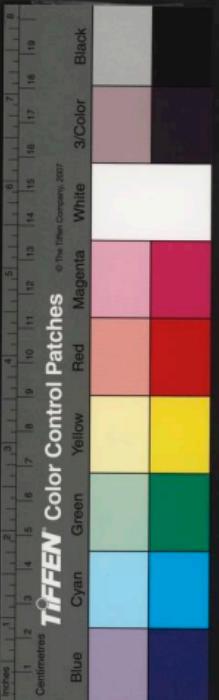


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耶？比於陽火怒耶？比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齎詰草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肉不忍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比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入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爲妄動也。憧憧往來，明從柔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奮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競厲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



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爲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僞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入多矣其意皆是譏實者乃與爲惡者對說所以重擲賢者也人之皆慕賞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

也悅智邪是相於痴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偷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憤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爲明而好五色爲聽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爲之故以爲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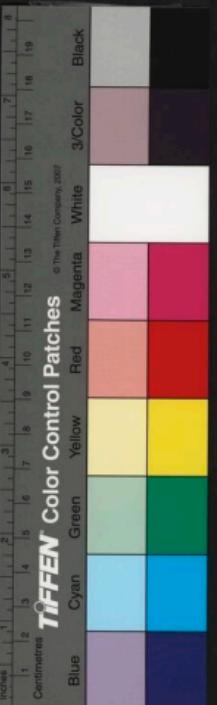
Black

愈甚也。藝葉也。疵病也。業乃自勞病乃自苦。以聖智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葉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

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智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妄其自然則八者能爲害矣。譬卷局束之貌。僉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

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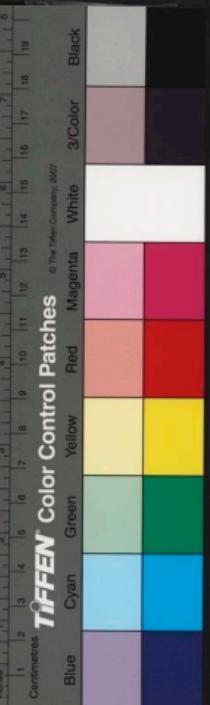
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儻之謂言。泛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執其夫也。書曰我用沉酉干酒。微子称紂也。此是文法。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莊。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



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直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  
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  
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  
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  
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文當子細玩味禮  
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臟便是不束矣擢抽也  
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  
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  
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

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  
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沉默而雷聲  
神精神也天之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  
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亦可以莊子爲異端之  
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  
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  
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白如郊處看日影中微  
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  
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  
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



之煥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天下內殺縛約柔乎剛彊。廉剷彌琢其熱焦火。其寒疑水其疾俛仰之間而垂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儻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攖者無撓亂。攖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尚上尚下皆爲囚殺。

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儂美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剷圭角也。彌琢磨礲也。諺云入太學者美角。入去其難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志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剷彌琢其内心熱時如熊火然其凜冷時如燧冰然此皆形容人心燥怒憂愁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



憲與憤同。憤驕尤戾之狀不可係節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憤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臟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堵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乖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喪矣。太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肢。猶髀肉不生之意。脰無毛。言勞其足也。矜音勤與強同。矛柄也。項藉傳鋤耰棘矜。矜於。頃其血氣也。猶自榮其內也。規爲也。言其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形。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誠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日如此。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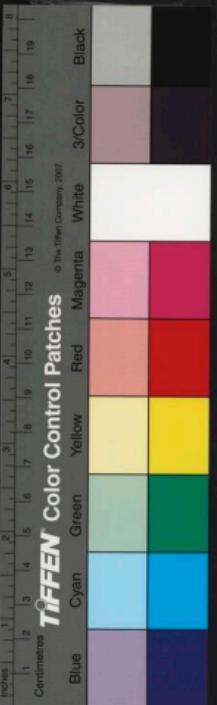


及三王尤大可駁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  
不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  
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  
人。自以爲智，而以人爲愚；自以爲善，而以人爲  
否。自以爲信，而以人爲誣。彼此皆然，故有相  
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  
此都狼籍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鋸銛制革，縛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々

太。蘭罪在擗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  
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杼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雖跋  
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杼楊接摺也。仁義之不  
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  
曰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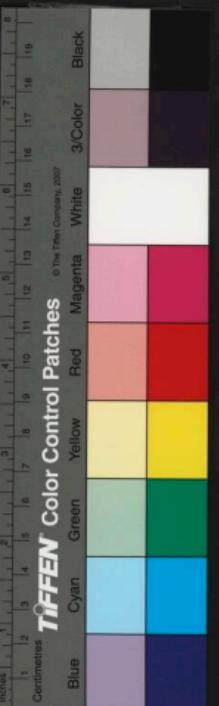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鉛鎔繩墨推  
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淄也。脊々  
者猶籍々也。罪在擗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  
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被罪者甚衆，氣



象姪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  
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  
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乎言談也乃自許自高  
之兒意嘆也甚矣哉言所爲已甚也儒墨於此  
可謂甚不知耻也上下两甚矣字意却不同皆  
是奇筆處枅楊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撝櫟也枅  
櫟櫟楣因聖智而有檼檼鑿枘因仁義而有桀  
跖借魯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爲害是曾史爲盜  
跖之嚆矢也接楣今枷巾橫木亦櫟也嚆矢也  
今之響箭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  
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殲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萬而落萬作公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僕人之心窮七者作一而又  
奚足以語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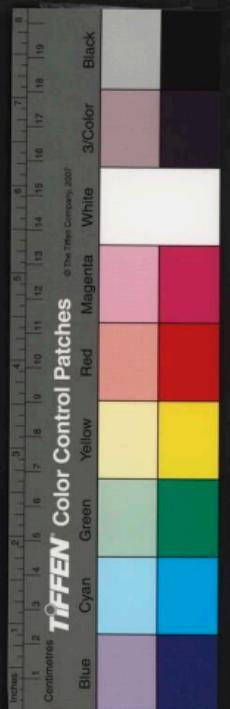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  
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



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  
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  
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  
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爲物之害矣。而  
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  
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  
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々猶淺也。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至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  
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勝行而進，垂拜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  
汝至道。至道之精，窈々冥冥；至道之極，昏默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靜，必清，無勞。  
無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  
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爲善問。窈々冥冥，  
遠而不可窮也。昏默々，微而不可見也。無視  
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爲形  
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  
長生。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



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爲此說也。無勞無  
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  
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  
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多修養家所謂嬰兒  
是也。

慎汝內。閉汝外。多智。必敗我。爲汝。遂於太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燭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  
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上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木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  
吾心也。纔多智則爲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  
故曰多智爲敗。至陽之初。太明也。至陰之初。窈  
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  
余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  
詭譎。但其詭譎。畜莊子要。詭得暢快。故其辭加  
此。爲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  
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  
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  
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皆自堅固。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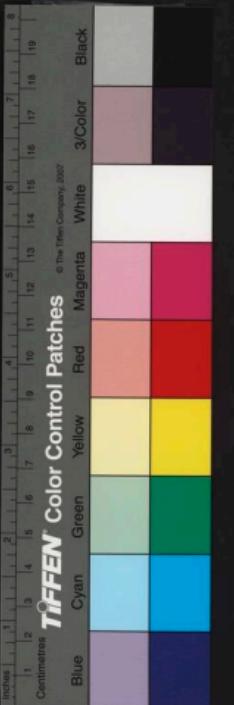


我身所<sup>有</sup>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  
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  
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  
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  
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  
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工。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及  
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  
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繕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也。物安有  
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  
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龜  
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  
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  
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乎。亦指其無窮無  
測者。言之上可以爲皇上。可以爲王。此皇王字  
如聖。盡倫玉。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  
皇是無爲者也。王是有爲者也。非三皇與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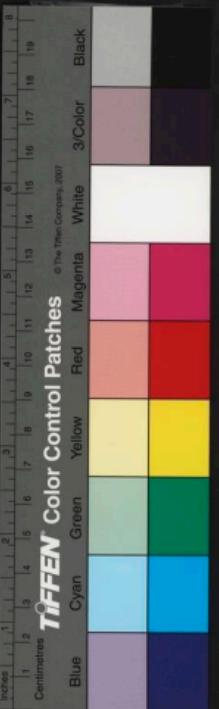
新編卷四  
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爲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曠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故者。往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爲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繙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逆我。而來也。遠我者。我而夫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繙乎。遠我者。昏乎。人盡死。去以其心死。而不知道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儼然止。贊然立。曰。叟尙入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輶。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頹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洽人之過也。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髀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儼然自失之兒。聳然屹立之兒。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賣油翁。授子曰油。乞看。禪宗此事便見。對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爲遊也。不輟。而對曰。遊仰。

視曰。吁。盡得自妙。育群生之間。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耶。朕我也。掉鴻蒙爲矢。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耶。浮遊周遊也。猖狂。軒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汨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爲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爲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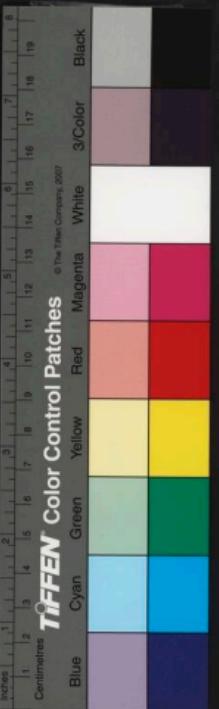
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群而去，則是有余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之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擾人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仙乎歸矣。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隨你形體吐你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津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々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沌終身不離苦厄。彼知之方是離之。無間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

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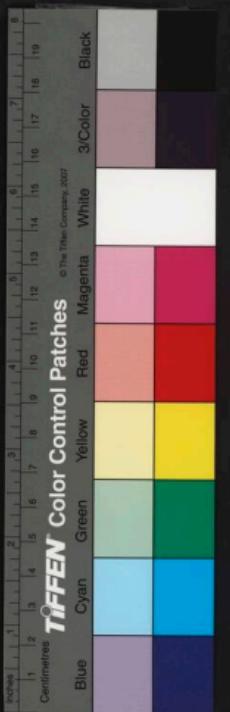
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是也。仙乎急去之。良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也。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櫈間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爲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論同倫。



役也。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渾沌大同矣。渾沌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而去其有心之神。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魂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知其形立也。醉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沌沌無知無覺之兒。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一。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此一句其精微。當着眼看。凡有好惡，謂情闕者見也。無問無闕，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々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言自於吾身。未之乃王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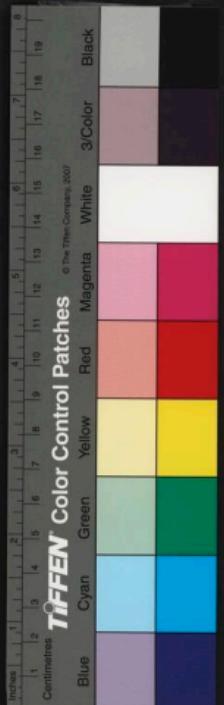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



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覺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失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入同已而不欲其異已是以前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已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

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之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辨退之論文所謂猶有入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看寔委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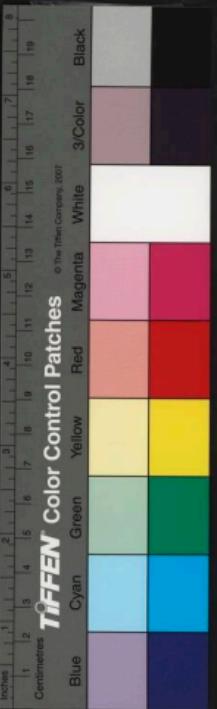
物故能物之明夫物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sub>之</sub>人是之謂至貴

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之若知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關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二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擊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

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坐沒適復之撓之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興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sub>之</sub>而無已<sub>之</sub>惡乎得首<sub>之</sub>觀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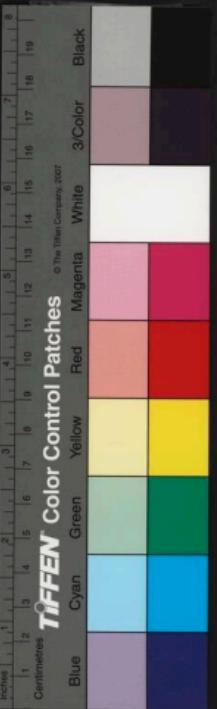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擊無冥也無方無迹也撓之群動不已之鬼道往也挈提也沒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



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而  
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西面皆無極也  
出入而遊乎其間日夕如是而不見其迹終安  
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  
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  
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已  
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爲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  
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  
地爲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  
其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用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而不可不爲者事也處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還而  
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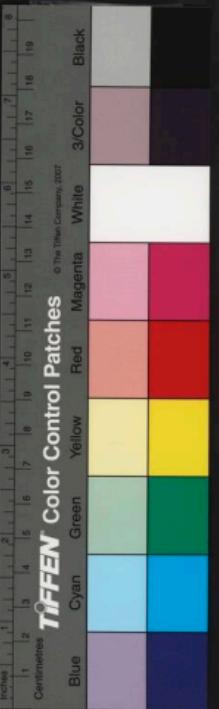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  
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  
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人豈能  
不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



道爲貴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匪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龜而不可不陳者法也。一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爲。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首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二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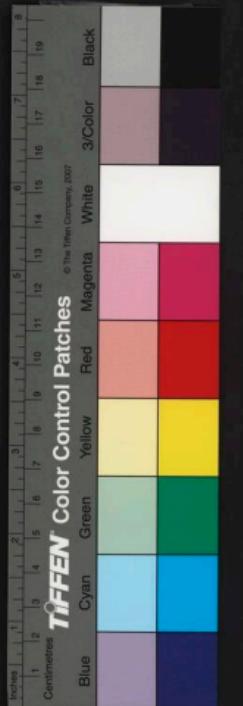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不



謹接於事而不讓背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方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爲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爲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者無許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爲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

近義而不自以爲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之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真情經行。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未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是精者爲道。粗者爲物。事大物小。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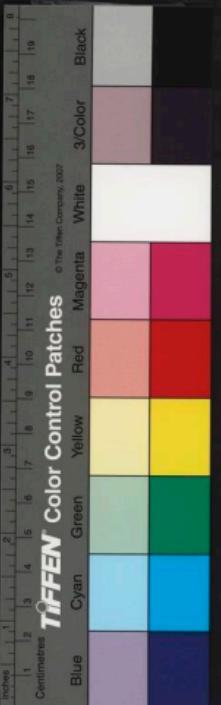


爲然而有不可以不爲。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下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爲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爲。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貴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

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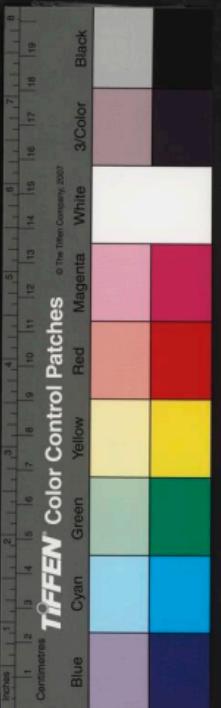
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爲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爲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爲主也。臣者。人道是。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二字。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迹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太抵貴無爲而賤有爲。前兩轉既說有爲者。



不可不爲文恐人把有爲無爲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天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爲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曰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龐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卑喚做粗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

此詩亡于宋寧宗  
祖廟一ノノノ朝遺書  
古乾文武



字似此手脚便龐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像若分別得這龐細氣像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關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關之何由得他服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孝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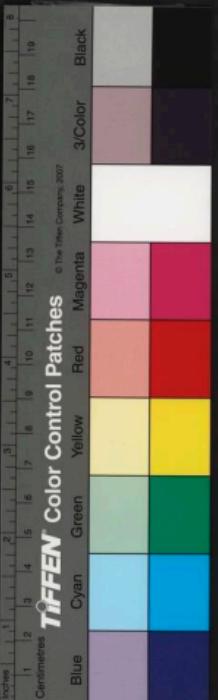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者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即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六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是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者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之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甚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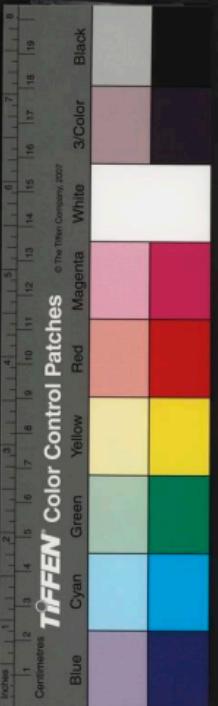
治之事也。事々之中各有藝術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即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兼於義。兼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

天下自然足。我無爲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伏之。記曰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華無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入。利物。之。謂仁。不向。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剗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天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已者不言喻。故曰無爲言之。謂德無爲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々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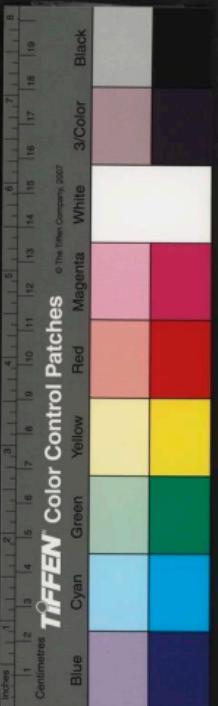
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太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爲無窮。故曰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抱一世之利以



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憂顯顯則明萬物一  
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者遠  
之也不以壽夭爲哀樂不以窮通爲榮辱醜字  
下得便勝寡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  
爲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之弋意也雖王天下  
不自以爲尊顯貴屋非堯心之意也曾中之明  
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  
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  
所繆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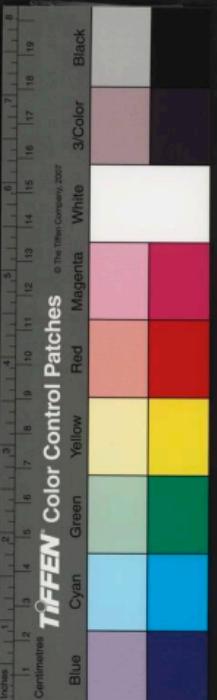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漻乎其清不  
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  
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  
非入考之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  
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  
所謂天者非入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  
孰能定之天非入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  
夫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々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覆往也。事々無不爲無不能而不以此爲名。故曰耻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智通於神誠至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夫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

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之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々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觀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尊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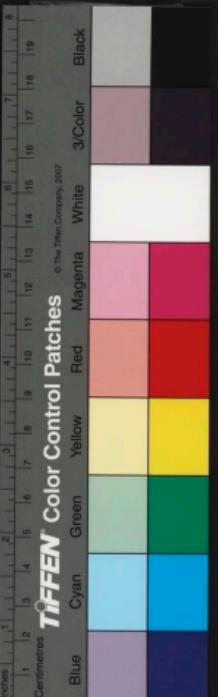


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冥々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像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

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曰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外快失檢點處。值此兩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乘如何。有此筆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詣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此段言未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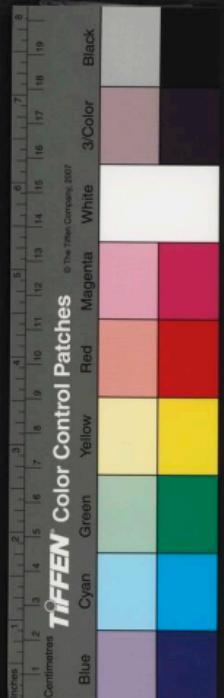


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於日山。却燃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道也。知人覺也。離朱明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玉倪。玉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鬻缺可以配天乎。吾籍玉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鬻缺之爲人也。聰明散智。給數以啟其性。過人而又乃以入受天。彼審乎然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久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盡智而火馳。方且爲繒使。方且爲物駭。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之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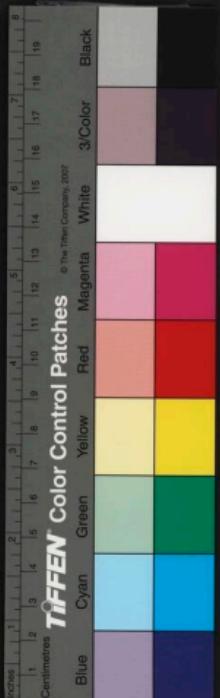
段七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坡危也。殆亦危也。聰明散智。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



子卷四

其性之散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脩不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末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之意也物絞爲事爲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之而應各度其宜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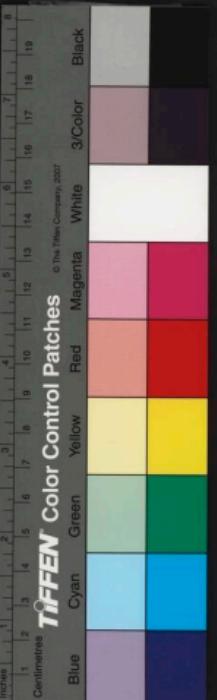
曰應衆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逆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爲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都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下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母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



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福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sup>七</sup>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畫堯。」<sup>曰</sup>辭。使聖人禹。<sup>禹</sup>曰：辭。使聖人多男子。<sup>堯</sup>曰：辭。<sup>封人</sup>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沒獨不欲。荷邪。<sup>堯</sup>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氣。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心。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不足介。

意莊子却如此翻譯。<sup>越</sup>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隨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夫聖人鵠居而穀食。鳥往而無乾。天下有道則興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當無殃。則何辱之有？



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脩德就閒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僊解脫之意也。白雲席艤。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樞轂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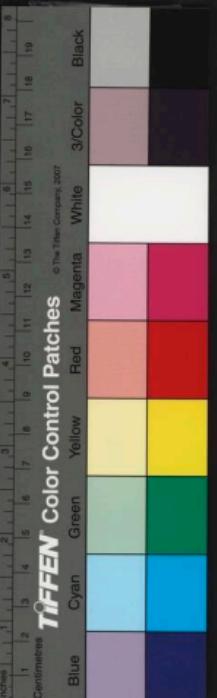
去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你去休。接興趨而辟。荷蓧丈人到則行矣。伊川不釋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闇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丘。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禹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此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閭行邪。無落吾事。偃々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



言恐廢吾耕事也。倨而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予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生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名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當添一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爲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生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名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當添一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爲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



動靜也。靜爲陰，此句便是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化之理皆具。以无氣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恍形字」，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爲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德。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第二句，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性』。」俗反德者，三言。

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玄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與如此下三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太順同」矣。太順即失緝矣。猶泯然也。泯然若昏形容此合字，



泰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苟然不  
然辭者有言曰。雖堅白若縣萬若是則可謂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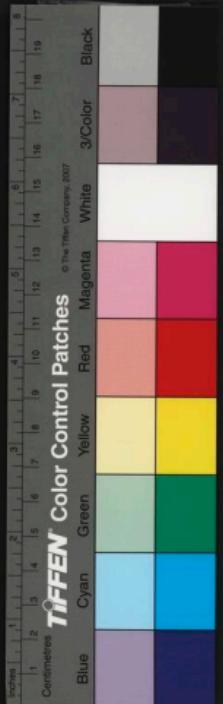
乎。老聃曰。是胥易技傍勞形休心者也。執理之狗  
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  
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  
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

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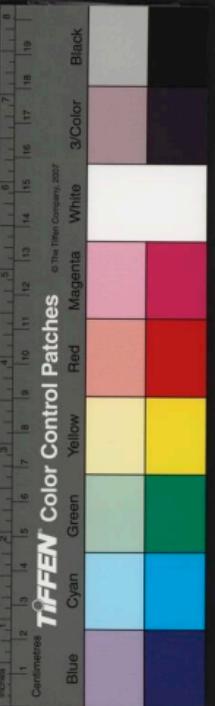
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辭者之言雖曰堅  
白同異紛々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之間  
謂能曉然揚而示人也離分析也胥易技傍  
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爲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  
也。自山林來者言爲人捕而來也。前曰執釐此  
曰執狸。釐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  
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頃踵同  
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  
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下句下得亦奇盡無者



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爲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繁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入者人事也。因人一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爲一矣。

惟性其忘而後能爲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變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將問荀見李徹。曰。嘗君謂荀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嘗君曰。必服恭儉。技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李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荀觀之。



然驚曰。荅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謹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燈蛾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蘋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鷺々驚之貌。

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茫。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苦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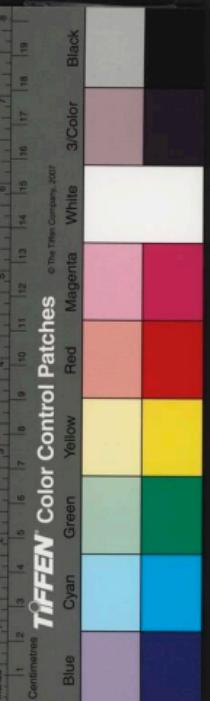
搖蕩也。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減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以堯舜爲高。



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  
豈能勝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苟如此也是  
好奇演滌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  
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  
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  
人欲其民如此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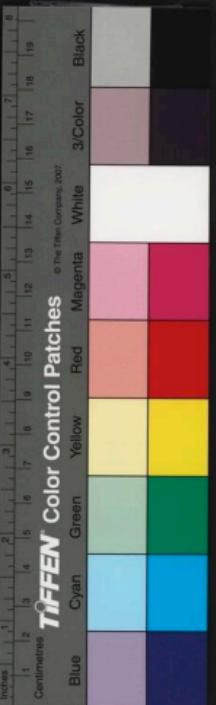
子貢南遊於楚及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灌涓涓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方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

何曰鑿井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易其  
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  
瞞然歎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  
孔丘之後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  
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擊於天下者乎汝方將  
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  
何暇治天下乎予往矣無之吾事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抽投也。洗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上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宋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人慕聖人也。於子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

色也。汝能如此。猶尚無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足。即無落也。子貞卑隙失色。頃刻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麌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未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父後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既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雖則自大之態不自外焉。不



卑陬慙惡之貌頑之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全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爲也才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文人也託其生於此雖所行亦與人同自不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以之淳備純一渾全也況乎無形迹之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

之得其所謂聰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聰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爲損益與且不顧而况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厭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公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



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假大也假脩大脩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

道也誠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々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

素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

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諱芒將東之太壘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太壘曰奚爲焉曰夫太壘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曰

未予無意于橫目之民子願聞聖治諱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舍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太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  
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  
官施不失其宜隨所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  
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之可  
爲之寶順其所可爲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爲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爲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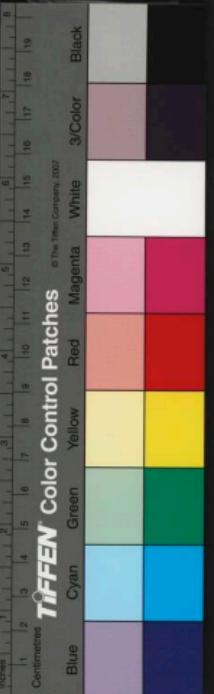


容

爲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爲者爲己。非爲人也。手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應。僕志是也。手撓。顧指。麾拱。指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爲悅。共給之。爲安。怡超條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黨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求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客。

夫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

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全樂之意。恬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置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



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事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爲二矣。混冥即混沌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智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智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雖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智曰。

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許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瘡也。禿而施色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煥然聖人羞之。

滿智之言以征伐不反於揖遜因無鬼之間。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瘡何以藥不禿何用醫不病何用醫益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爲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至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竒特脩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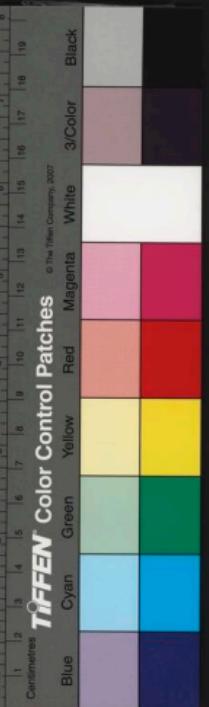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羞耻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

舉丑淳古。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

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爲賜者。不以爲恩也。行而無跡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孝子不謫其親。忠臣不謫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不謂之謫。謫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非謂已尊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謫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謫人也。

不謫不諭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爲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爲是以不諫者爲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爲之隨其所謂爲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已。而與造物爲後者也。導順也。諛譖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是。我之所爲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爲不免導諛。言其

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爲道。而莊子以爲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上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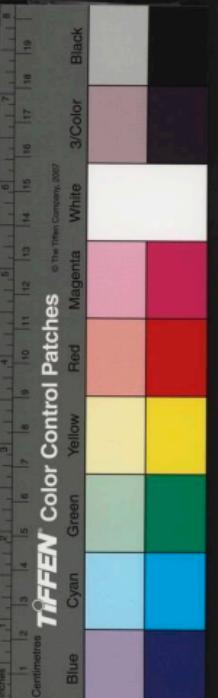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綠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予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又脩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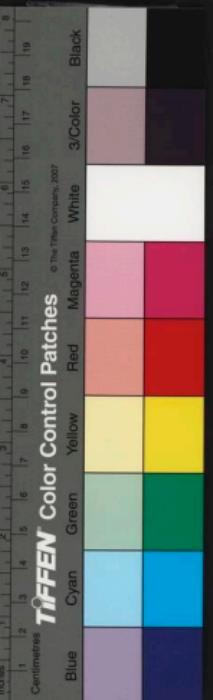
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  
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絛色動容貌言  
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猶以誘誨學者  
故以爲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  
學於我者皆以爲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  
爲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  
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爲徒而不  
自謂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  
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  
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  
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  
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  
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彷彿不可得也  
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華則盡然而  
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  
也以二年筮惑而所適不得矣而全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彷彿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  
又以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彷彿趨嚮也



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  
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丁  
于世哉此予學莊子自道也折楊皇華里巷之曲  
步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  
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  
不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  
不行也二年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  
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缶以踵爲  
鑪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  
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自歎之言謂我

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驗以語之是我又添一  
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迹也付  
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還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  
其似已也耳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驩之姪也  
自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其  
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  
無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  
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懶中頤。四曰五味濁口使口膚爽。五曰趣舍消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爲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其溺在溝中者破爲犧樽之餘者也同此一本。

或爲犧樽或乘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穢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朱皆人力爲之故以爲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憊衝逆入也中頤自鼻而通於頸也濁口汙其口也膚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適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爲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爲自得矣。敗之々甚也濁口一本作囁非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鵲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脫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墜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曾次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鵲冠搢笏紳脩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脣中不自在也外爲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繳繩縛

也脫弋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爲自得乎拯口以詎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鶴齋口義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華文書口譜卷之四

約其才內之好於樂指外遺忽其音在解  
之中深自以爲得則是所人玄妙而能於一  
於盡體之

張子山暮天水夢十二首

衣醉谷詩附終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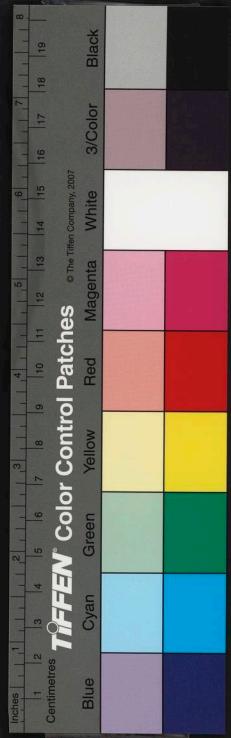
朱少齋在勝軒集

參自序

西游記

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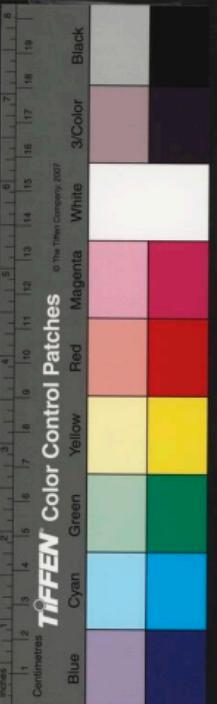
莊子

卷五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五

膚

齋

林

希逸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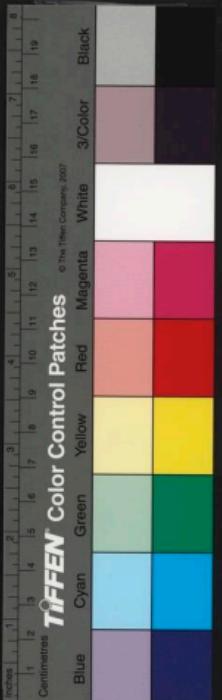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  
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木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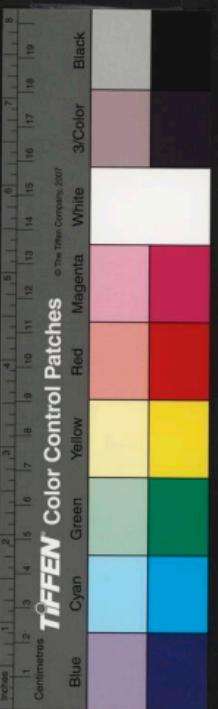
蓋」布遠之注

不可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皇  
聖爲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  
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  
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  
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  
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爲好事故欲如  
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  
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爲靜之喻即眼前說話  
但是文字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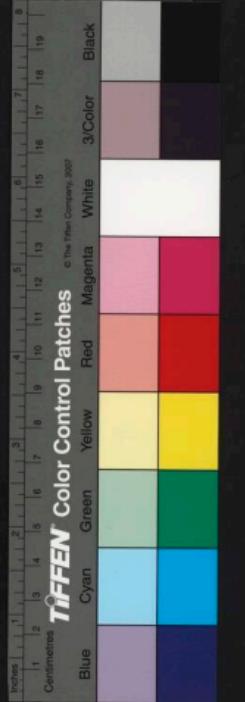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々則實實者倫矣虛則  
靜々則動々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爲則俞々俞々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  
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明此以南  
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紀進爲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平定之理。  
 道德極至之事也。帝建五者，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  
 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  
 虛吉祥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者倫矣。  
萬物皆有本末，萬物皆有倫節。  
 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虛空而後實  
 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  
 中。有粲然者。究其究竟。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  
 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舞不  
 當其實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  
 而盡其責是無爲而無不爲也。俞允安樂之貌。

卷之三  
 憂患不能憂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憂  
 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  
 者壽也。老子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句以虛靜無爲字相生成文。此莊子  
 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  
 萬物之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  
 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  
 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春。隱者也。進爲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丁句其  
 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爲一。



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太太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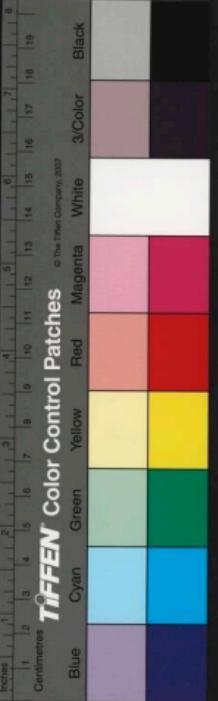
靜則爲聖。動則爲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爲也而尊。不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爲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爲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太本太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以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華子曰吾師和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而彌如此。

華子曰吾師和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而彌如此。把作實話看。

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華子曰三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爲自言可見仲尼寓言宜可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程東無文  
朱子註  
見了無因  
行子錄  
行子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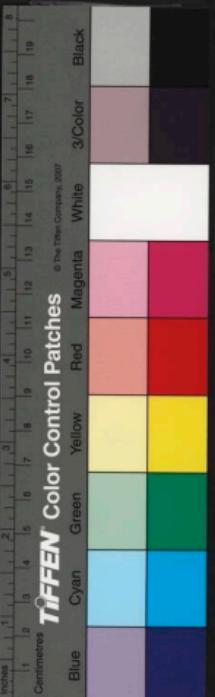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  
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  
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  
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在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  
靜則爲陰動則爲陽同波同流也聖人門只曰  
不怨天不尤人比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  
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祟其鬼不祟言神  
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

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  
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惟於天  
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

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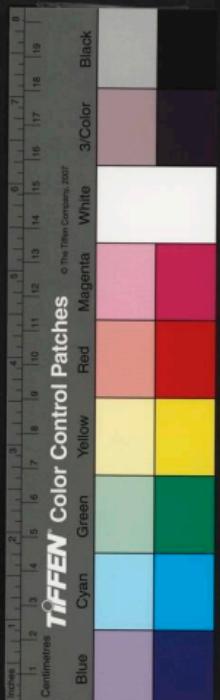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  
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  
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  
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  
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  
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也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爲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爲與有爲對說以無爲之君之道以有爲之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德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爲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二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爲臣當有爲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又曰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爲矣豈其說自相

矣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周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落天地言龍絡也落與絡同周萬物者言其本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爲而成天下之功亦興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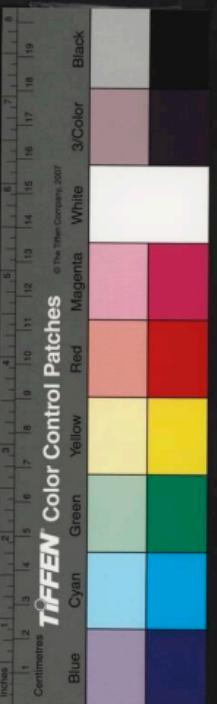
也馳萬物者役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爲

長與養同意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喪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之本而以有爲爲末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々道有爲也

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七物也比類例也詳織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寧威之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内心以生非由外鑄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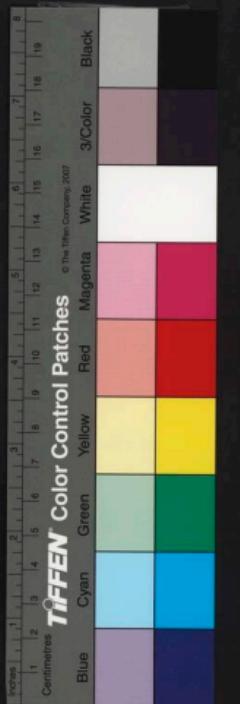


此篇莊子曰合  
「文章」見(又)  
「儒有文碩」  
戰國「荀子」誰  
錯言六古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  
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焉有狀蓋衰  
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  
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太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字而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  
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  
取物焉天地四時亦然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  
大微亦作止是也萌芽也區別也言物生而  
死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  
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  
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  
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  
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  
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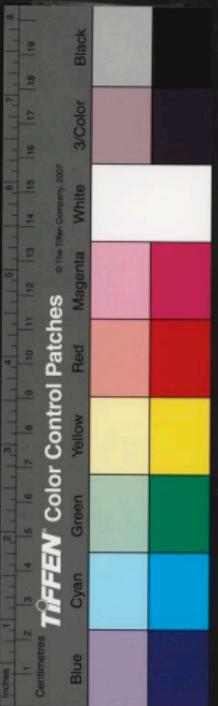


是故古之明太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更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爲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爲第一道德爲第二仁義爲第三分守爲第四刑名爲第五

因任爲第六原省爲第七是非爲第八賞罰爲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又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機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爲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愚智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不知天討一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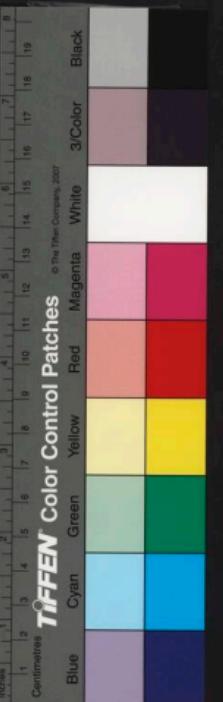
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行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下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謀。古人有之。此下之

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亡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而置也。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爲天下。又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爲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爲治之道。苟嘗差錯。且說得衆難。余一曲一偏也。上以畜下。則是君道下。以事上。則是臣道比例也。詳目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々擾々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天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上者奚爲哉不地而已矣

敷嫚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訛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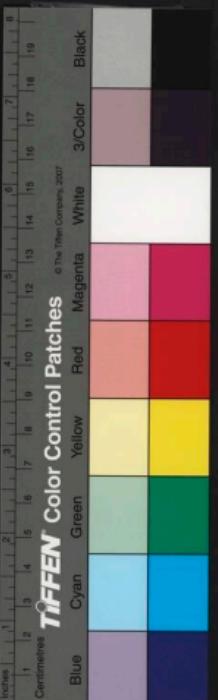
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也而復晝常亡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膠々擾々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爲未及於汝未免自爲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至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爲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

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乎？揭仁義若鑿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繁太縵，言太汙漫也。物愷者以物爲樂，與物爲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曾中便有箇私字。謂之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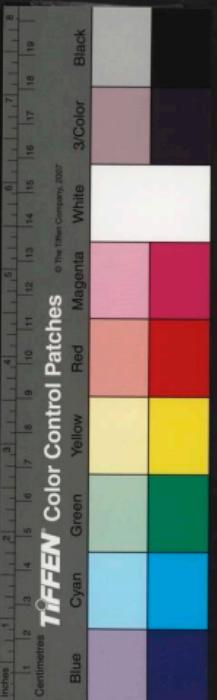


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々皆有自然之  
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  
之道能如此已爲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子  
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  
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嘆也夫子猶吾子也  
得人努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  
辭遠道而來願見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殊不仁也生熟不盡  
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

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參何故也老子  
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吾昔者子呼  
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  
服有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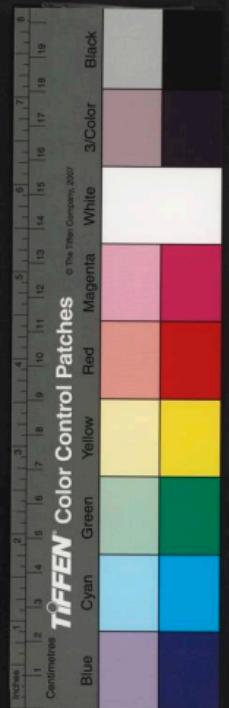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  
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殊與昧同  
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  
而積歛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  
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



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之也刺者  
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爲之學也  
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旣無心呼馬呼牛  
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  
罪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  
入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作非又翻  
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不如此非以爲當  
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桓服吾非  
具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

### 未四子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屬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  
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頷然而口闊然而狀  
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勤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  
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躍一步  
夫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躍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  
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闊然口咷之狀  
能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  
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



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爲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而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爲賊謂其機心太專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夫子曰夫道於天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大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未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大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爲德爲仁爲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大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

夫子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攘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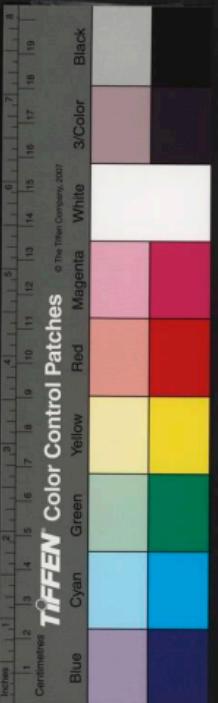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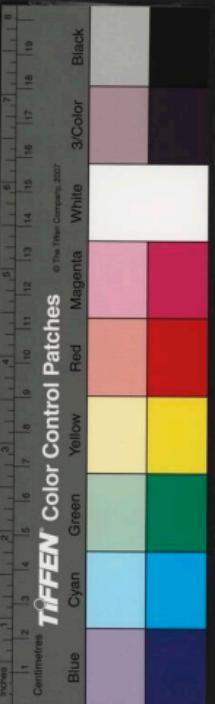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累其心。捷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捷，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爲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爲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老情性而禮樂爲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也。有貴也。語之所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也。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于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皆不足貴。故曰爲其貴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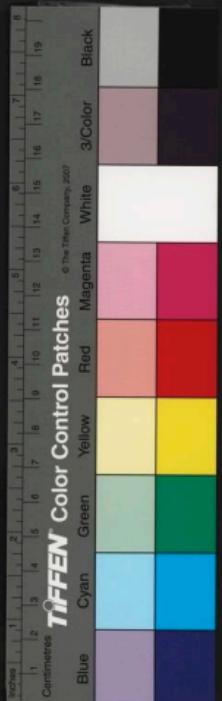


其貴也。名々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爲精妙。甘滑也。若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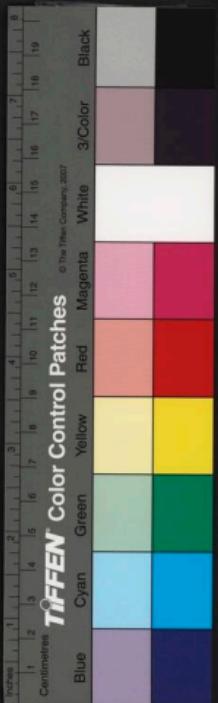
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餉。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果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嚦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大精絕。五字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下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遊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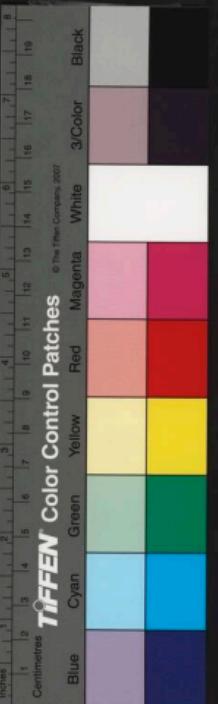
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力之意機縑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爲雲爲雨。值不知雲爲雨乎。雨爲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爲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爲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此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

戴字翼作戴字

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勿筆。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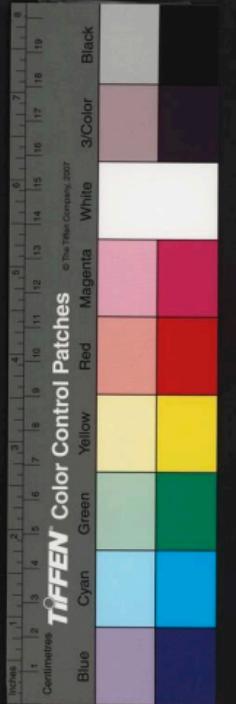
狼

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闊之無親則不愛也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以虎狼爲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謗云惡鬼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足言王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

孝之言也今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爲不及我既

盡仁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此山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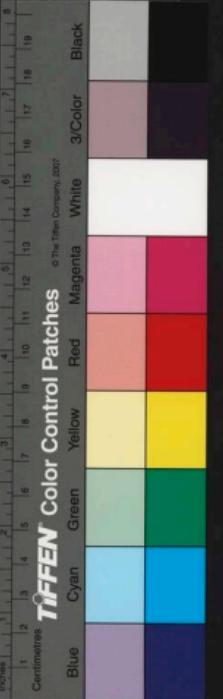
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大譬如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下曰忘親曰忘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羨哉太息而言嗟嘆自夸也孝第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爲也

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荷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荷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穎無爲之道也國財增國之財也不渝不變即所謂當然也二者有爲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黃帝臣子晉書卷之二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不自得帝雅樂之慶始於此而國之以此

此假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語又是丁般奇特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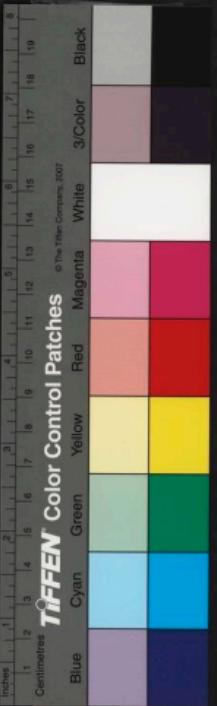
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靈蕩  
蕩精神散也默々口禁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爲

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太行之以  
樓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猶生一盛一衰  
文武倫經一清丁獨陰陽調和流光其聲鑿蟲始  
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  
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  
變也奏作也微猶琴微也行之建之動作聳起

也人之事也天之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  
不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  
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憚且作  
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  
太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  
更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  
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蟬蟲將  
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



生僨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墜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目矧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

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阮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郤塞其聰明也郤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縛自然有高明之各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



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泰虛之中。隱九而吟。且欲覓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蒲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弛緩。而况汝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忘也。曠然無心貌也。

儻

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沌。逐叢生。音節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

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籍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堯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

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之總之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率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冥冥也。不可窮。



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  
能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  
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譬猶考也問之意  
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邃於命者。據於自然  
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  
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  
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用不行。即天  
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  
樂。有不審言者。游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  
以惑也。到此又擇出一頌。此乃文字細繹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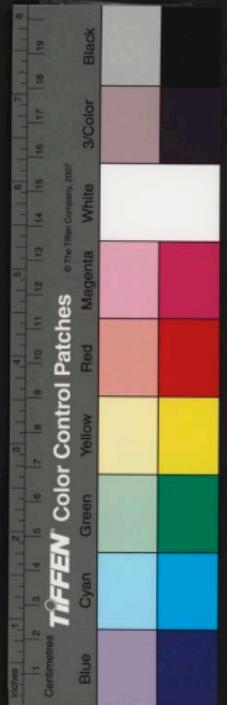
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見塞乎天地。此頃四  
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

法

第十九體。傳教寺耶心。ト。ア。派。ナ。ヨ。

萬葉道是

樂也。昔始於懼。今。故崇吾。又次之。以爲七。故道。卒  
之於感。今。故愚。今。故道。今。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  
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末道。須經歷。如  
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爽爽之意。怠而適。是欲  
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  
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



假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美？」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藁衍巾；以文繡片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躡其首，春蘇者取而  
饗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藁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  
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虛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此假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  
接輿、長沮、桀溺，皆是一種人。芻狗結草爲狗，以  
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藁筐也。衍，苟也。蘇  
取草也。昧，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  
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水陸與周嘗非舟車與？今輶行周於魯，是猶推舟  
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

應世而不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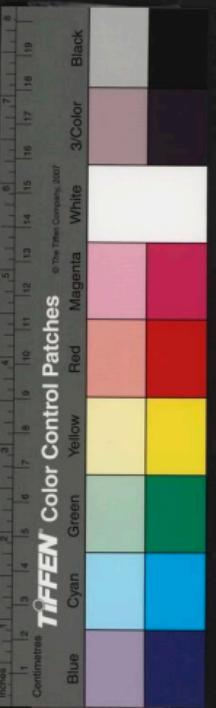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粗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粗果屬似梨而酸。今取後俎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訕齧搘攘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俎之異乎。周公也。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令人行之。是強後俎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贊其里。人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贊其里。人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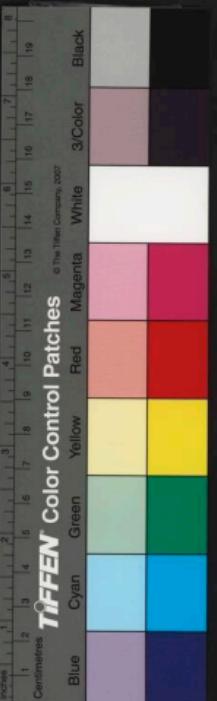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情乎而夫子其窮哉

贖蹙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卑女而學西施之贖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未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皆好爲文莫難於譬喻王曜軒邁嘗云平生要自做个譬喻不得纔思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大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余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



發出這般言語。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

不受於外。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不則但以聖人爲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余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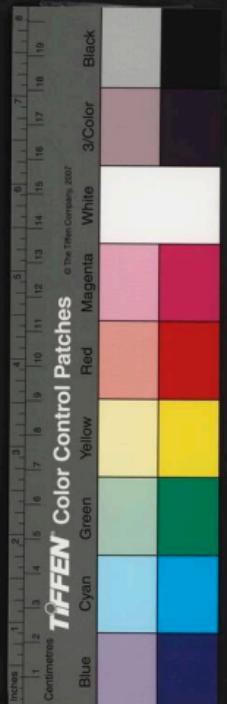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舌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蘧蕪草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遇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着相也。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

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於我也。也采真

采真真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闖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惑。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闖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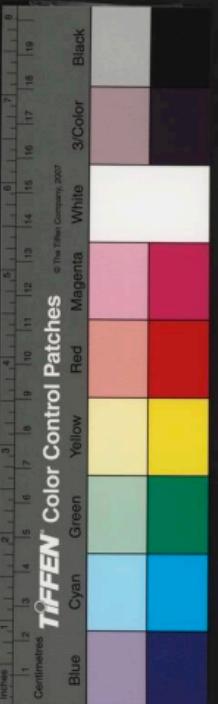


怨息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太變無所望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涇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爲不然則是其曾中之天已底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寢矣夫仁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捲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永亡子者邪

嗜膚眯目偏諭逆心之喻也昔卽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悔惛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捲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貞太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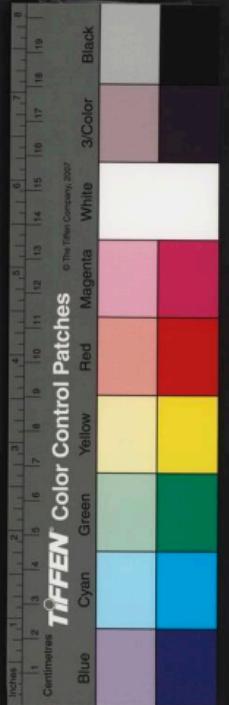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黑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詩，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鳥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黑白，此二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辭。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晉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

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呴濡，共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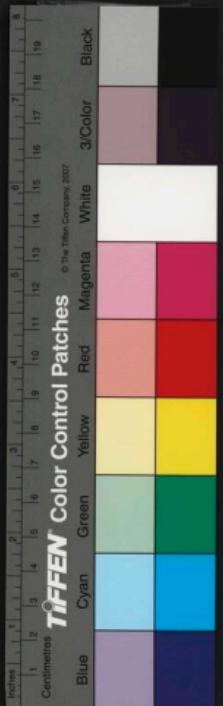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諳。弟子問曰：「云子見老子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矣。」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齧，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



地之道自樂也。嚙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  
老聃。老子方將倨堂而應微。子貢曰。予年遲而往。參  
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  
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大  
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  
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  
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  
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  
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女生五月而能言。  
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  
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  
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驟。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  
今乎。婦女何言哉。錄而終言。正月而言。  
此以孔子之聲見老聃。聃夫子之門人。而脩謁也。  
俗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懷物之意。應微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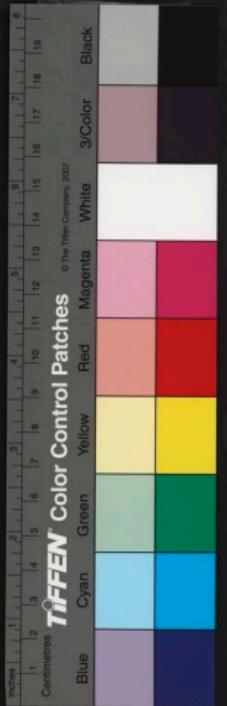


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爲降殺故曰爲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爲誰矣始早也誰猶誰何也使民心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爲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爲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吾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甚

言其始  
如此作爲之時人倫之道猶存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審說也禮記大道爲公一限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隘四時之施其知僭於屬靈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僉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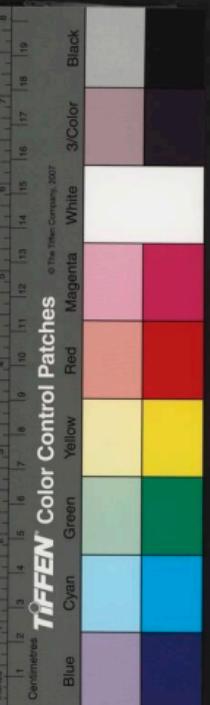
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屬蠻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其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爲毒也亦如此。小四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情毒也。楚子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一下君論先生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予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覆之所出而迹豈覆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鉤取也。幸不遇者若有耳。古聖人更笑汝有覆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覆亦猶糟粕之喻也。

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鷗於上風。唯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水火風三化之各不同類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自鵠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雨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鵠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爲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蠣之於蜾蠃則非類而以兜化此則以相親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

鵠孺々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腰蜂也化乍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全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章化爲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審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而非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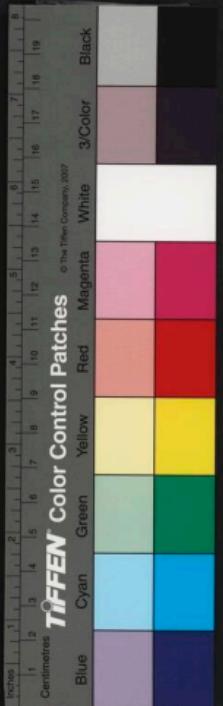
以破七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列傳  
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謔爲尤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諳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太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士致効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列傳  
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謔爲尤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諳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太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士致効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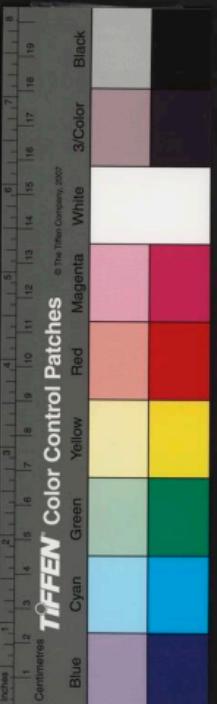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聞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羨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辛苦用意以行爲尚也爲尤爲高也。怨誅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入寂寞也赴淵投越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審入山恐不深之意爲脩好脩索也教誨之人爲師於空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爲尤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卽華佗五禽之戲也無

不忘無不有卽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衆羨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不如此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尤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之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失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直之爲結須子細看它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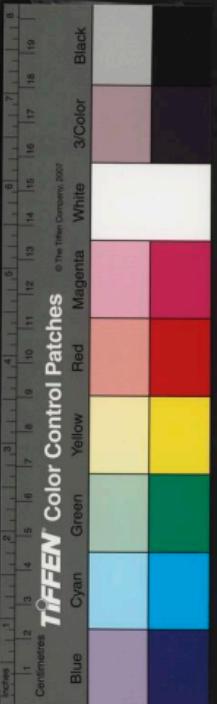
慘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着此三字  
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  
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無天災無物累無入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不思慮不豫謙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  
不費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慘乃  
全矣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寧猶蛻也同波同

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  
之外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  
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  
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  
思慮不豫謀即何想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  
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  
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  
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  
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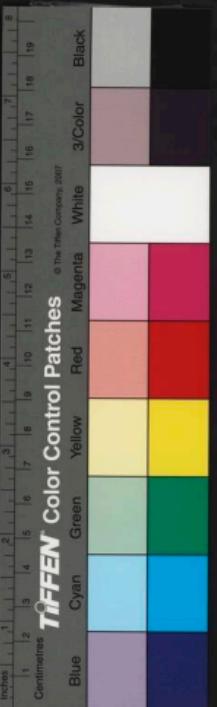
粹之至也

卷五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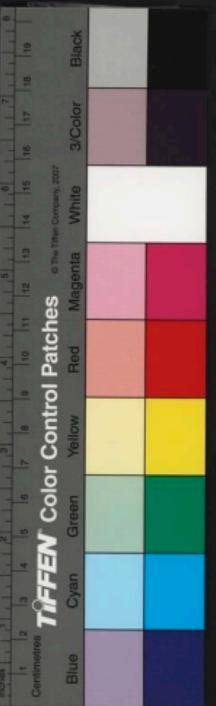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  
樂不係於其心方爲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  
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  
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爲物所累也曰靜  
曰虛曰惔曰粹即是一個自然之德如此發揮  
忤者人忤我也以處受之則無忤矣逆者我不  
逆物也逆迎也不將不迎則在我者純粹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亡則竭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  
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  
篇不據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已必至於  
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爲喻雖似尋常之說但曰  
夫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  
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爲也不流不能清  
此無爲之中有爲也否嚴所謂喚做閑坐又不  
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黑山下  
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也丁日丁周



非無爲之有爲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即是  
養生提起一个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家之  
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始曰無始以來生  
死李凝人喚你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太有干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  
守七而勿失與神爲一七之精通合于天倫  
寶變其劍則押而藏之劍且如此尤精神乎此  
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

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  
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爲象同帝者謂功用  
與天帝同也爲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  
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久則與神爲一矣此大而  
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爲二也化則與  
道爲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  
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  
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唐白居易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  
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厲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貴人。  
野語，田獮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即神也。  
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

繙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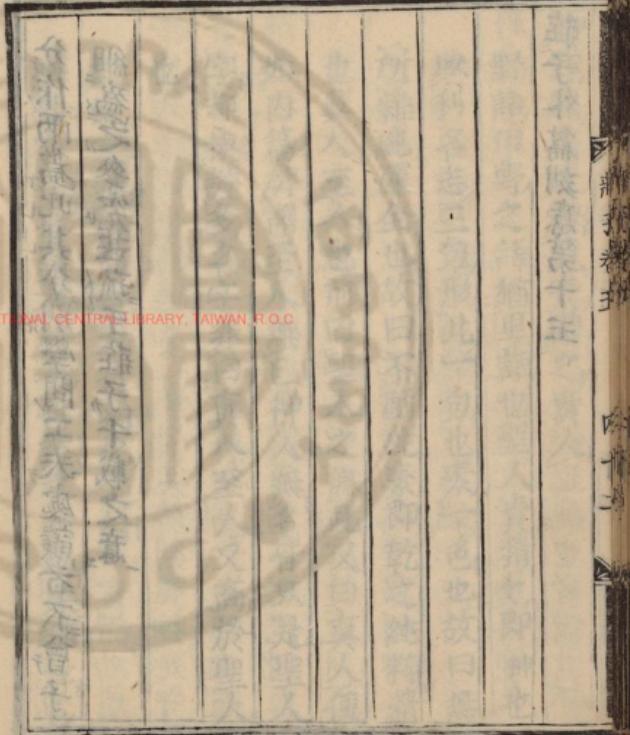
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會子細爲之參究，甚孤于莊子千載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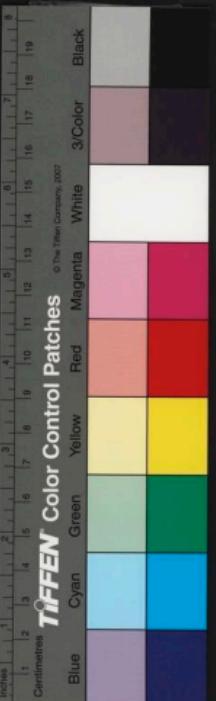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大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順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文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溺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益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而悟作文之述復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由其性夫德和也  
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患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々  
則不冒々則物必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惠故曰以恬養知々吾有生  
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爲如此而後能靜定故  
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

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  
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之字即自然字恬養  
知之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之生  
惠却未說惠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  
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  
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  
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  
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  
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  
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



之節文即是勤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下半也蒙晦也德積於已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已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徧平音從平談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

不羨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

不相永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

曰至一莫之爲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

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濃醇散

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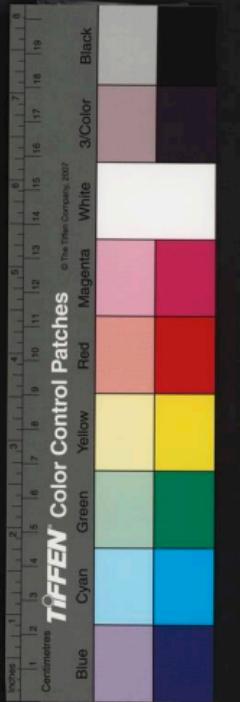
識

三才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已離矣故曰順而不可以爲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爲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濛醇散朴濛潤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不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

而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古爲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七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々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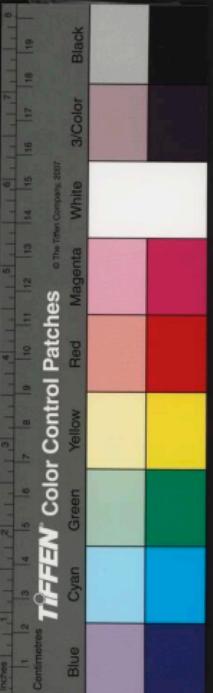


德隱矣隱故不自隱。道與世交相發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  
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間，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  
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  
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  
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  
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則涼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源根若根底不斷之涼遠矣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  
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非無道則愚也。時命  
而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  
小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  
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  
極止也。涼根猶白退藏於窟也。寧極猶曰安汝。  
正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源根寧極而待存身即



在我也

源根者錦遠之氣脉牽而卦齊良收

古之行身者不以辭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世不以用事因存身字又說个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學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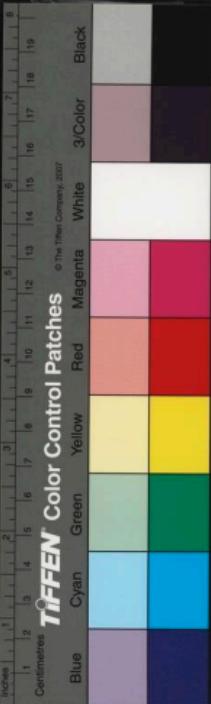
道之大也有爲則爲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爲小識今之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爲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二段文法也良而始樂莫大焉卽命天謂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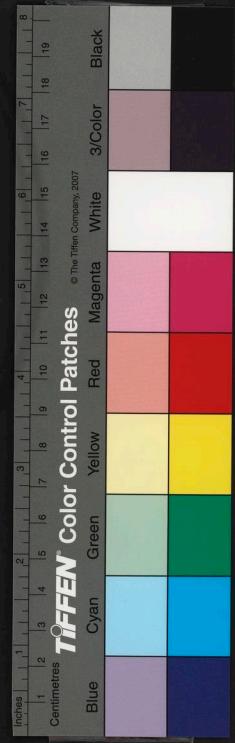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境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在內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sub>（傳）</sub>雖然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二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屑故曰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sub>（傳）</sub>走俗超俗者<sub>（傳）</sub>已以超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

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未也重未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它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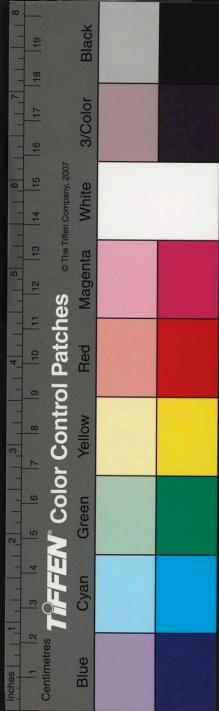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

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書局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六

膚齋林希逸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澨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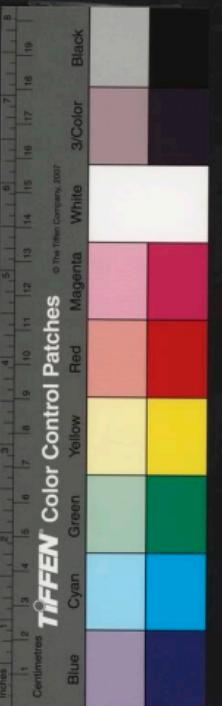


見笑於大方之家

汙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汙  
流之太兩涘非汎渭之汎也渚涯河中洲渚也  
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  
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  
之自來也洋洋海中也莽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半  
般萬般只聞其名自以爲多闇道百三字想古  
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  
方太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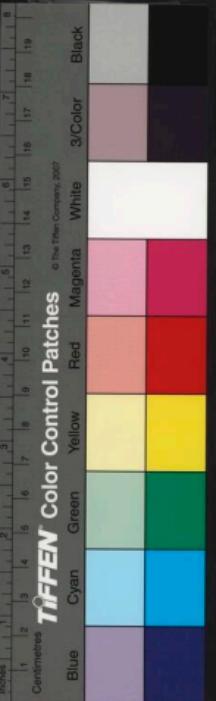
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今介於出涯涘觀於大海乃知介醜  
介將何與語太理參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  
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  
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  
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  
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自愧也。尾問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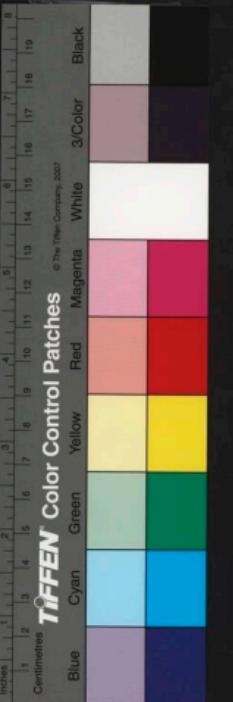
論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碧空之在大澤乎？許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絲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爲之萬。人處一焉。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

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仕士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余向之自多於水乎？  
吁！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各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



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敵是故太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歸今故七遙而不閼撲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墮故生而不說死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以不知其生之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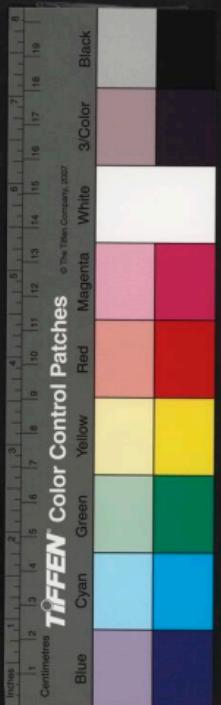
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城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城這一轉語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止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後或先初無始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必大小爲多



寡而後知量無窮也。證屬考明也。今故今古也。  
明於今古之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  
掇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  
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  
以此爲喜懼。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墮  
者。猶曰識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  
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  
始。不可以終爲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  
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旣生之  
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

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  
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  
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工大公案也。莊子即等  
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  
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  
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  
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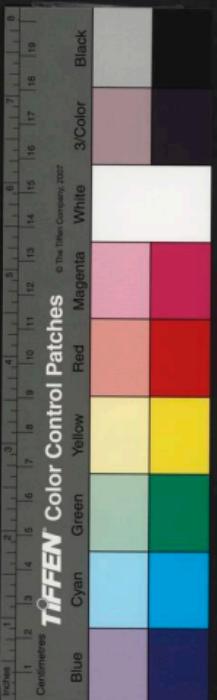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闊。是  
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  
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博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



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精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能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博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

上文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芻，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赫白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是故大入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勤，不為利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



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微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爲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爲非故曰動不爲利不賤門隸繞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爲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爲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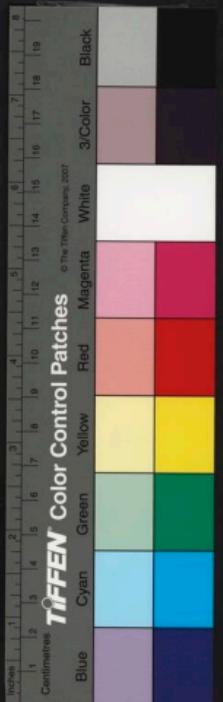
多食季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汚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爲爾我爲我也故曰不賤貪汚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爲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辟也辟異崖異也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僥詭由由然與處焉能悅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因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而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而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糊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

### 則趣操觀矣

前言不照門隸。不賤貪汚。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諭。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爲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壅稀苓。時乎爲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取而存焉。其邈相爲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



河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爲易。故曰功而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會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把堯舜與之。晉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器也。驥驥驛騶。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鷗鷺夜撮蛩。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平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誑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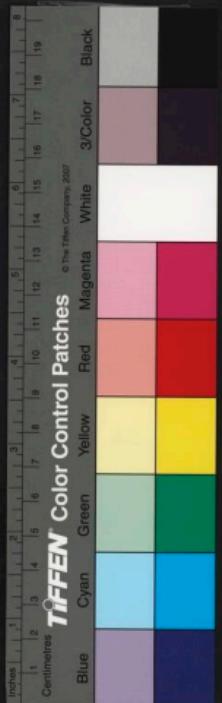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王梁屋梁也。麗禮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狸狌。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鷗鵠訓狐也。鳥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慕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寒。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二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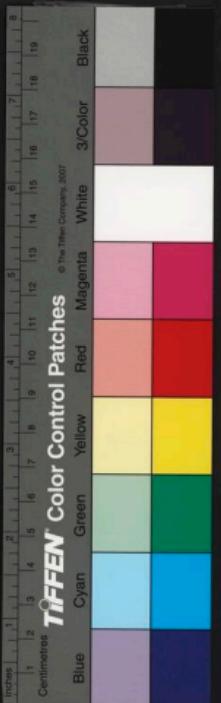
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沉沉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太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之而求之也。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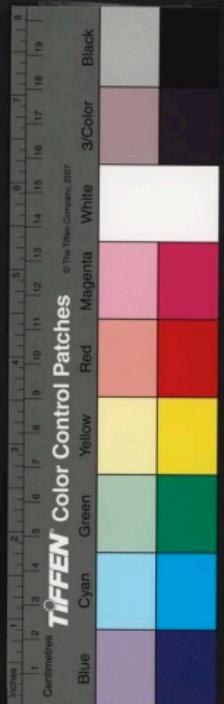
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々然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爲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違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論此心以道爲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

故曰其孰羣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十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夫即所謂逝者如斯乎續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爲爲何者爲不爲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它不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太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寒暑禽獸四句著，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



於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  
至此處。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  
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  
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  
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  
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之也。  
蹠躡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  
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  
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用以反說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  
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  
段事。以入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  
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  
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  
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  
喪失之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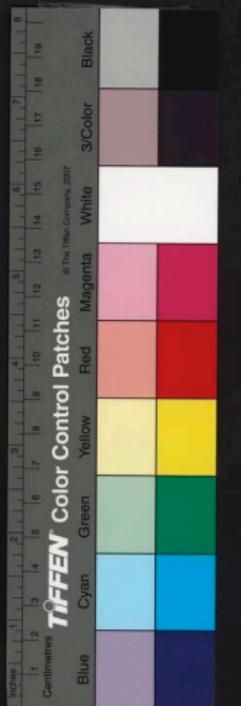
夔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心憐謂蛇。  
夔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心憐謂蛇。



吾以一足踰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  
柰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而行則有似也。  
今予蓬々然起於北海。蓬々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々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鮪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蟲也。蛇無  
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  
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蛇之  
无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且與心兩項。  
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而又奇者也。踰踔。一  
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邪。不  
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々然風聲也。  
指我以手指風也。蹠我以足踰風也。就風之中。  
又添說。个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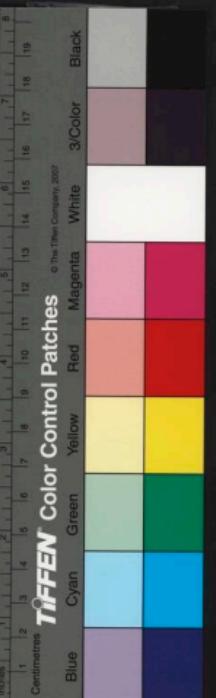


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  
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之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  
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  
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时  
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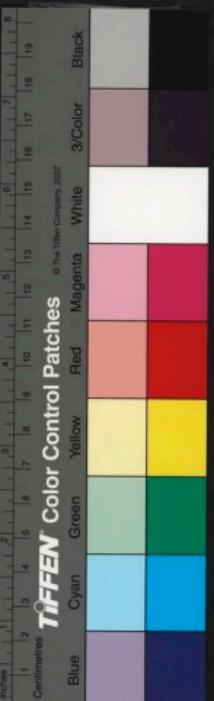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  
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  
大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  
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  
言汗乎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  
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墻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披持顧蹶泥則沒足滅跗遷虾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增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熱矣於是逡巡而弗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墻井之蛙聞之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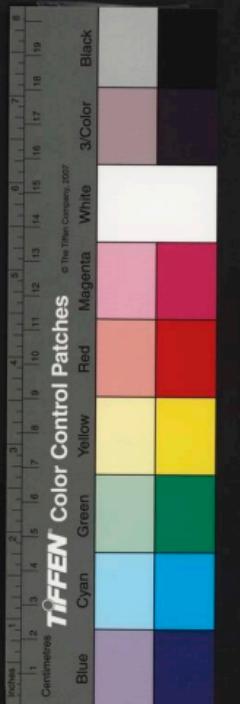
適然驚規人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畜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蛙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喪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殆於亥寅友於大逼子乃規人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闥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咷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烹之。所以闢  
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本知這老子骨  
中如何有許多劣相。井中赤蟲也。蟹螃蟹也。  
坎井之地。虾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虾蟹  
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  
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  
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  
得筆力。適道猶覩覩也。商蛭小蟲也。蹠蹈也。大  
皇天也。下踏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

遠也。夷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  
入者深也。始於玄冥。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  
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之之小明。而欲窮索之。  
以言辨。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  
鄲。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  
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  
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



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鶠。鵷子知之乎。夫鶠。鵷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鵷得腐鼠。鶠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以鵷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爲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畫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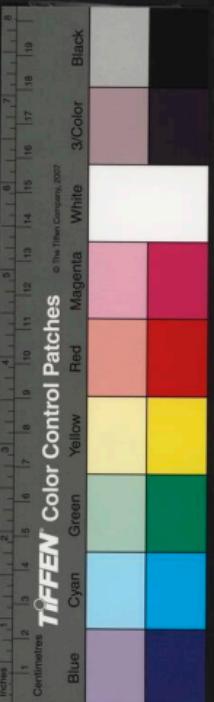
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喎這一般說話又奇脩其本者謙反其初也。噫。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荅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荅同看大惠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惠語錄見普說中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憂。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沽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  
不足沽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沽人故曰忠謙不聽  
躊躇無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殲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  
趣者誼然如將不得已而昔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孝無孝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

洁身唯無爲幾存

此篇又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推廣言之  
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使與屈原  
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者名譽  
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恩慮善否爲職事而思其  
憂也憎惄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爲名譽者也四  
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  
了却以烈士下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  
也躊躇與逡巡同爭則發其形不爭名不成此  
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發其形不得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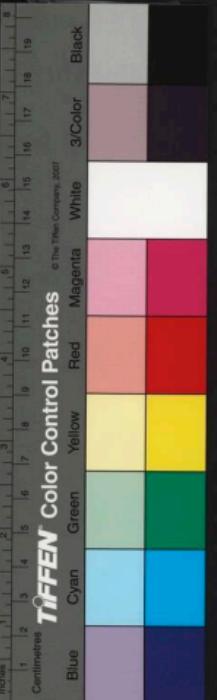


善矣今俗之所爲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趨者言舉世群然而趨之也謹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君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爲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它文字揖向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勞乎而無從出乎勞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戰一說一看司也各司也事ニヨリテ又官一足是萬理名通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爲殖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爲哉只是下房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聚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難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々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

耳曰聽，在手執振，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當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期也。此一眼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謠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學所，以其盡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爲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後，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爲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爲不能忘。



情恐不遠道。夫惠菴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子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它學佛者若菴此間必是

### 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者靈姑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瘞也。今人謂生瘞

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蹶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子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靈姑者言子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事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曰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坐靈化也。前言蹶然惡之此言又何惡乎？前後之對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想死生之理，雖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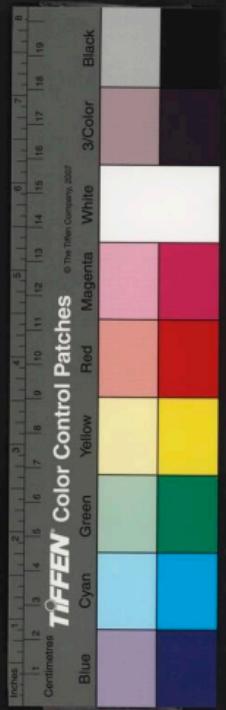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激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憚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接觸體枕而卧。夜半，觸體見夢曰：「予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體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體深賓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恍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觸體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錄語看便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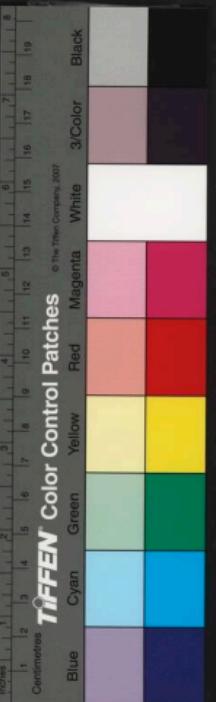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豈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天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侏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已而不得不得則感人感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其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羶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陛浮之江湖食之鰐鱉隨行列而上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讒諱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

二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縷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旅食非人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它却撰出許多傾洞說詰御音逐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與瀆同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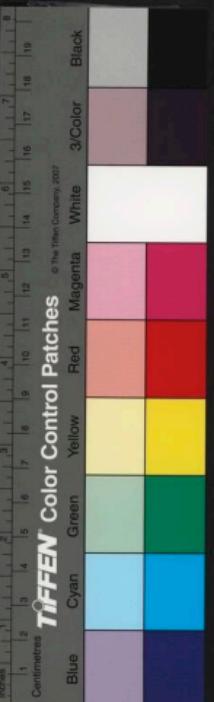


沙瀆之地故曰瀆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爲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如此

列子行劍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孽得水上之際則爲蠹蠭之

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樓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蟾蜍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掇鵠掇千白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輶生乎食醯黃軶生乎九獸督茵生乎腐蠅羊臥比乎不孽又竹生青寧青寧生稚牛生馬馬生久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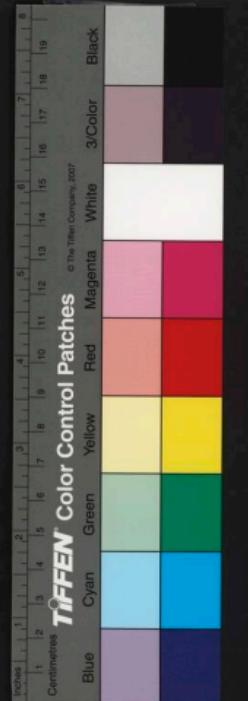
從見者因而見也擣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擣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歎鄰如此倒說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與若指觸



列子書上卷  
秦後人集  
蝶篇序文  
字錄九

體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爲樂也。種有幾者。云天  
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微  
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  
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  
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  
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峰斷坡。愈讀愈好。  
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它。省了兩句。豈者  
水上塵始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繫之意。  
但其爲物其微。耳蠶蠅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  
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

兩句說了個青苔。却又就陵也。上說來陵也。即  
田野中高處也。陵也。車錢草也。蠻棲糞壤也。車  
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爲烏足草。烏足之根  
又化而爲蜻。蜻烏足之葉又化爲胡蝶。蜻有蟲也。  
蟲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充  
奇。此一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爲  
鵠。鵠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柏虫。然鵠  
撥又能化而爲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  
之流沫文化爲蟲食醯。蠻蠅也。蠻蠅化而爲臚  
臚。臚軟化而爲九臚。九臚化而爲黃軀。黃軀化



則爲腐蠅，腐蠅化則爲登芮。此處以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軒九缺，腐蠅登芮，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卻把下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矣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竹，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樞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爲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詳。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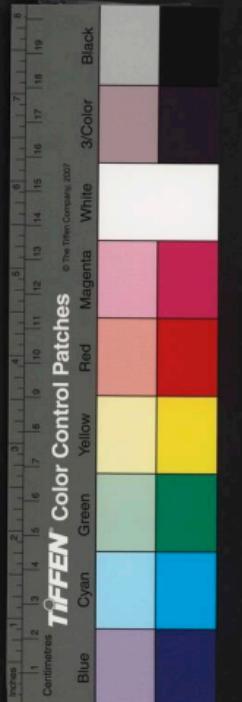
千萬世人，爲莊子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爲蛤，鷹化爲鳩，腐草化爲螢，鼠化爲端蝠，何處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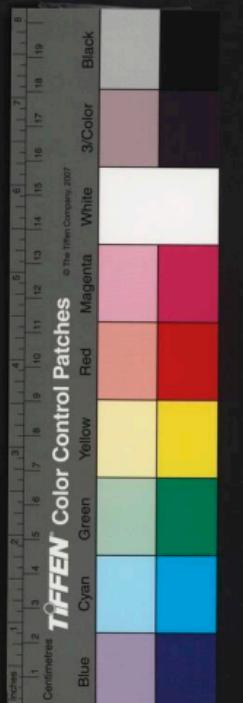
###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不離而生死者。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天形全精。



復與天爲。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大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屐。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者有之矣。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爲是也。其爲不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於自累。蓋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追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參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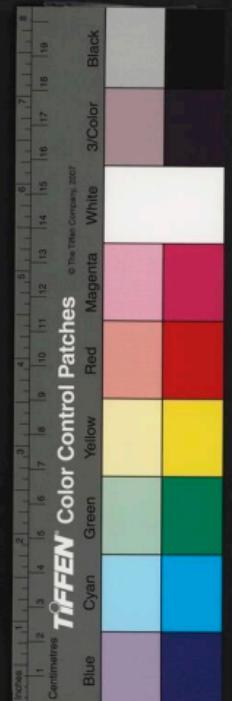
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追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參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



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  
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  
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sup>堵</sup>，<sup>閉</sup>不熱<sup>燭</sup>，<sup>火</sup>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sup>懼</sup>。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sup>居</sup>。予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滯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

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  
宇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乎？夫醉者之墜車雖疾，  
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  
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曾中。是故  
還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離者，不折  
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入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不潛行不窒默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也。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爲也。此語似爲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礙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淆亂也不定也不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雜也。與造物爲二。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至遷物而不憚言。雖爲物所遷觸而

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礙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淆亂也不定也不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雜也。與造物爲二。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至遷物而不憚言。雖爲物所遷觸而



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墮車之喻極爲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爲是也。鎮干傷入。飄瓦中人。而人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論。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爲六賊。況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

之有爲者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有僂者乘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鎗鉢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楓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僂丈人之謂乎。



秉蜩持竿而撲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一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下两个停審字亦自好極抹拘今所謂木樞也樞樞也樞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掌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秉蜩之時其身如木樞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臂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寶寓焉痴傳臂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游乎觴深之洲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患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猶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沒人溷而入水也善



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  
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  
舍也注射也射而睹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  
爲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輕重  
之心以鉤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  
夫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昏矣矜恰情之意也射  
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力重在外而  
夫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咎其間又以  
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  
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賈學舌吾子與  
祝賈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技筆以侍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顧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  
嵒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  
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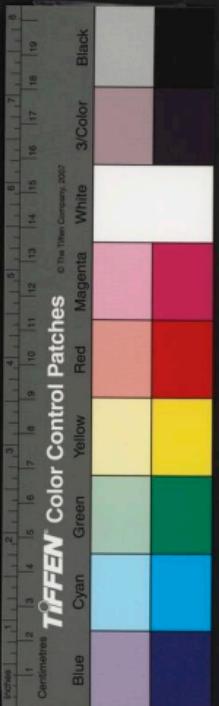
拔筆掃篇也。拔猶根拔之授，操拔筆以侍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胃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

### 得其名必極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見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爲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之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袒裼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以畏塗喻袒裼，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Yellow

Red

Magenta

Green

Black

White

3Color

Black



窪慾之戒莊子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爲之首肯此亦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半矣說冕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擗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虎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冕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半矣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槽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爲冕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冕者何也

玄端服也擗芻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猶篆也猶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槽儻曲也曲而可以

聚物者畚箒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豚熊蟠不熟殺之寘諸畚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未死置其身於趺蹠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即退之所謂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望爲冕謀如彼而自爲謀乃如此也語可謂善喻桓公因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詼諺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教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濤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



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久。善忘不上不下。虫身當心。  
則爲病。相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覆。有竈。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鮑。竈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洙陽處之水。有罔象立有  
翠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轡。紫衣而  
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捲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相公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  
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叚與栎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詫詭。

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濁即鬱結也。病  
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沉  
無溝泥之中也。覆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  
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鮑。竈。澤。東北方之鬼  
名也。洙陽。星。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  
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名也。翠。小丘垤。  
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  
而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相公所見者。在澤故獨  
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顰然笑之貌也。此



事之喻又與見豕負金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  
則人既以此語入之爻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  
不足怪也

紀濬子爲王養闢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憣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累雞  
無敢應者反走矣

言虛憣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  
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  
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  
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爲喻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sub>畜</sub>鼈魚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彼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sub>察</sub>子  
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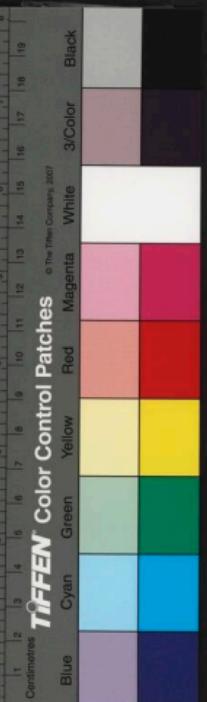
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涒鄰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守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爲鏤之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鏤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夢寢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鏤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春庭不夜此鏤似來鐘此雖注家之說然鐘以金爲之豈削禾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鏤鐘鼓之拊也是



乃筭篋之類。所以縣鐘鼓也。筭篋之形爲鳥爲獸。刻木爲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是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爲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齋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識之可以渭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虛繩。在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淵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六轡如組織而成交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爲的切。極爲端正。工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督。故其靈臺一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傳爲共工故曰工傳旋轉也。以手於轉畫而爲圓也。言工傳制器之時於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具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尺，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宣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之，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礙也。

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正矩非圓矣。今匠者創木爲圓，必先取方，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拘不拘，也。

忘足履之道也。忘要帶之道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曾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道也。

失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拘然，故曰志足忘要。會備也。造而至於達，則內境既平，而亦不知其所從事。



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此足初躍復見其恰好則知有復之適者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子扁嬖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感事君不遇世實於鄉里遂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愚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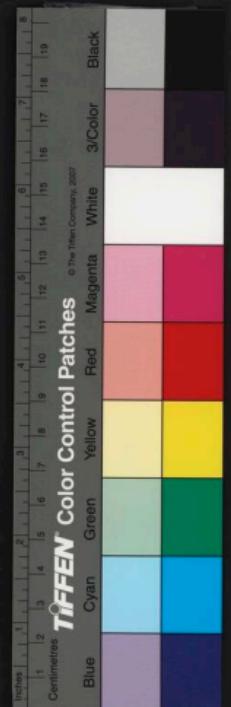
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節知以驚愚脩身以明示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沒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大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



韶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駭視不敢飲食  
 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接  
 之深林淳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體以車馬樂鷗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壽賓於鄉里捐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別於汚俗也  
 大飾知驚愚脩身明汙言其有心來名以自異也  
 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  
 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欵啓小孔竅也  
 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

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出於山會於故人之家故人之子子瞻子諱曰其一能鳴其二不能鳴許夷我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果子問之子曰取田地中之木杪不折枝蔓矣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鵠之謂以已委喪鳥也若夫以過爲鳥者宜樹  
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可也而以  
休歎慘莫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譽之君臣  
服外事有無鵠也其知又不能知鵠乎哉  
有於鵠也其知又不能知鵠乎哉自異於所  
貴曰具至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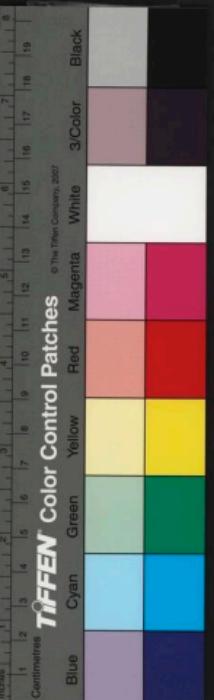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  
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  
喜命堅子殺鴈而烹之堅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  
丰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二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悖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准道德之鄉乎其一龍與其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涿鴈以不材而見殺之說又自丁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秉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

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用捨而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擊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不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而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



爲其名必厭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將爲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誅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爲奸爲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羨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

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豈孤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剗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南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



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慈福也。此言甚切人。

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行也。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者。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流在此。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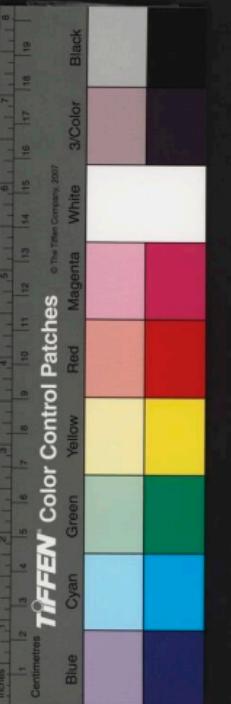
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爲名。初無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以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而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爲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爲深妙言道學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餓送登舟至於海岸已返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

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故有入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入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爲物所役



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爲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不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爲虛舟所觸。舟旣大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擇開也。歛斂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

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旣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官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厭。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華卒。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附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斂民之財以鑄其鐘先祭而後鑄故曰爲壇三  
曲月而成鐘有架所以懸鐘也架有兩層故曰上  
下縣此言編鐘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  
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  
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  
三著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  
汎而歸於自然也倘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怠若疑  
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  
芒乎萃堦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  
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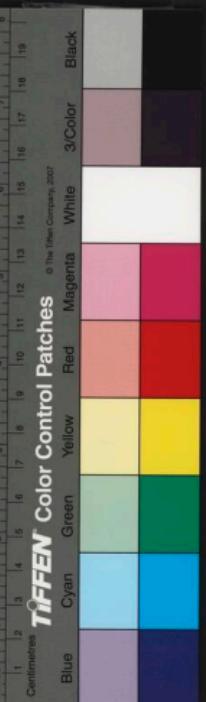
順者曲傳曰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  
人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  
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  
毫之傷故曰毫不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  
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辨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  
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  
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殆也  
殆也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  
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



不序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七成者聽名成者威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七且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太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急今之燕也猶弋獮弋飛之兒也引援群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前退不為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繕棄餘也取蟲而食也放棄餘也不斤不多也雖為行列而不如鳥鴈為群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大成之人太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聽虧皆自損也還與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而行黯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



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着之也純々常々一也比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々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名爲喜乎未後數語便與食家如食人

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後友益散荷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翹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雽々即戶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



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凡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拘於前者。不拘目前揖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

爲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爲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潔若反縫。縫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憊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罪蓬蒙不能睥睨也。及其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柏梓豫章也。攬



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慄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麤者也。虧帶也。正帶中，結也。係縷之鞶，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繩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不柔之土。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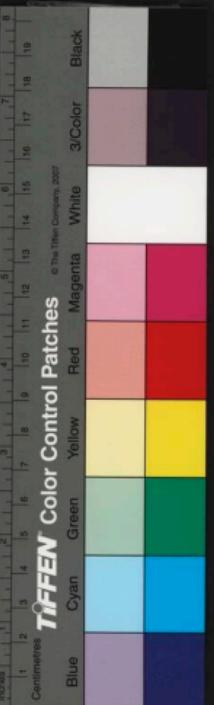
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徵驗。此三字亦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炙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黍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天也。愛已而造衰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天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官角言，不含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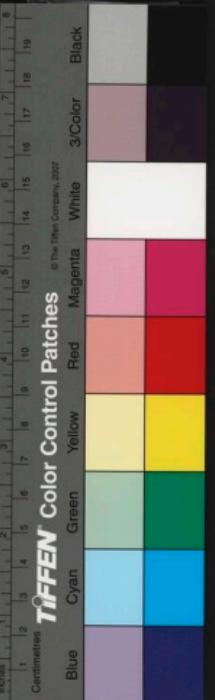
擊歌者也。犁然端的之意，質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德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外。

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鶴，鵠目之矖，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杜稷存焉。介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乏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二？孔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道而終矣。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滯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滯爲易，貪而樂爲難。莊子却如此反詮。



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客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各位之日高曰增月益我欲辭而不入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壯發也運物之壯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壯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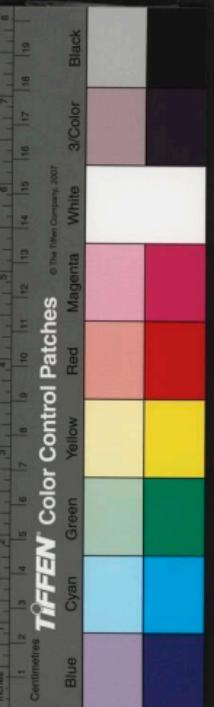
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己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舞相而哭非無受人益乎鶴鵠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



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鶴鳩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願之聖人，惟知而有者，得於天。

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道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顏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躡步，翫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休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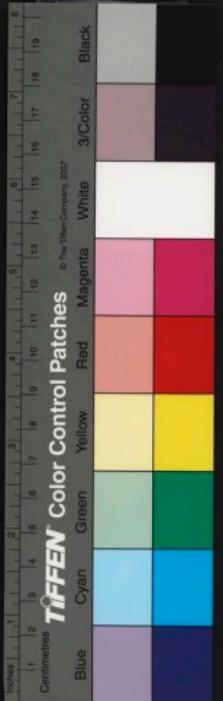


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膚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頸，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彭陵地名也。樊園之藩離也。感周之頽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遂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鵠又利。

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螳螂與鵠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詐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鵠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國，而我悞入。是違禁也。以吾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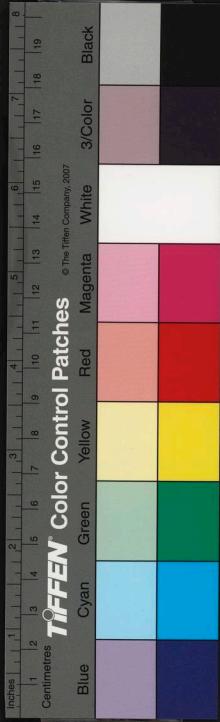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羨者賤陽子問其故楚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羨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不善往而不愛哉

羨者自羨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愛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爲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

卷一七

田子方  
知北遊  
庚桑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1550 v.7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七

莊子膚齋林希逸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蓀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谿耳

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差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釋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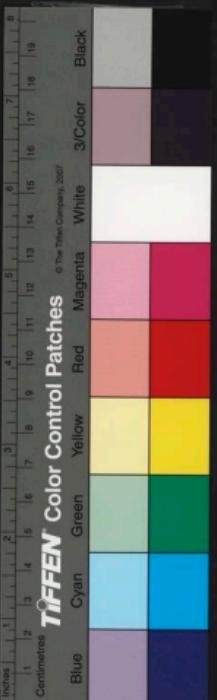


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參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客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

亦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  
爲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  
與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  
立也容聲容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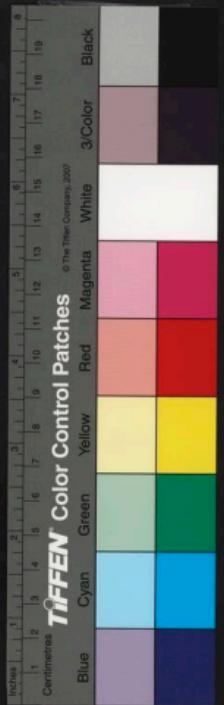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  
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  
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  
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  
子不言而言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踏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  
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  
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  
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  
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雖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立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者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  
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  
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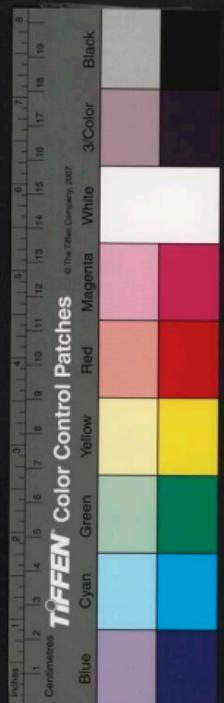
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矣也  
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踏乎前言人自來歸  
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  
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何也奔逆飛馳  
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瞪直目以視也步  
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  
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  
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  
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



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  
也有目有趾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  
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  
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  
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  
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  
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  
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  
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

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  
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  
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  
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  
已也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  
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  
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  
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  
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  
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壁之



屋也詩云中唐有麓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焉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履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不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十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豈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

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时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汝服吾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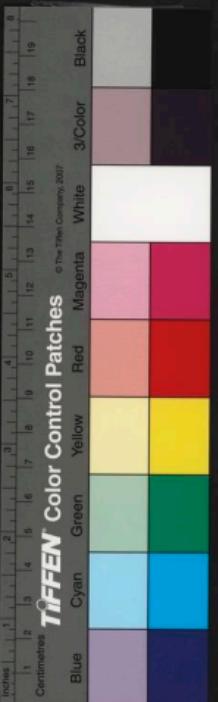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勃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去聲曰其也眩與其信然興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必亦反卷焉而不能言本素道二目見去聲



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崩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友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晞髮也熟然疑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據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者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

口不欲言故曰困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撲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焚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爲文也肅肅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爲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日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日日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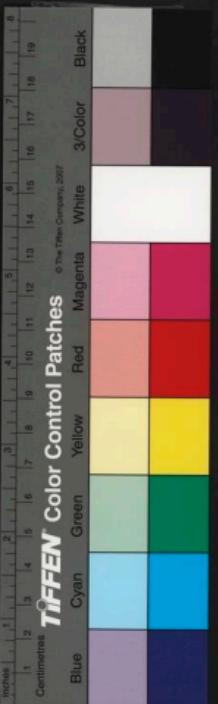


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簡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爲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言不是這箇孰爲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生活便是此等處

遊看莊子  
體要貫  
是者造化自  
然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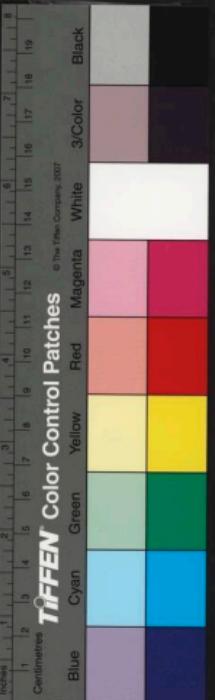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太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墮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至美至樂讀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藪易水也不失其太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爲豈



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消其心而况得喪禍福乎介芥帶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爲道

孔子曰夫予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諱以脩其心佗人孰能免此說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諱以未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諱以脩心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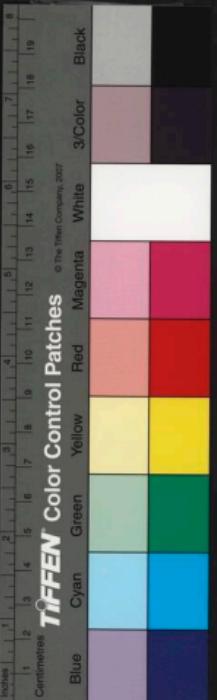


非也。汎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醋甕。巾之蟻蝶也。其包裹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襄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

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繩。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多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汎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餓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故筆和墨在外者半有史後至者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之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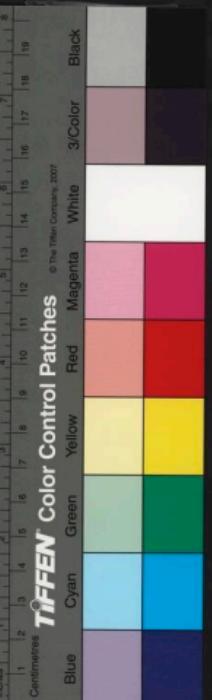
儻儻猶瀘漫也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略不住也槃礴箕踞之狀羸即竹乞與行不裸也此言無心於未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見人望獨不見人嗜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搆亦近此意化無窮出清新世無有誰知此

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



色而顛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主也文王  
曰然則上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悖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壤植散群長官者不成  
德鍛斛解不敢入於四境列土壤植散群則尚向  
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怒也鍛斛不敢入於四境  
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  
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漠然  
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謠頭常釣  
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白語皆是好處無天  
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十隻朱也先  
君王也言沂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鑒  
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  
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壤植散群言不立朋  
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  
無成也尙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鍛即  
虞也外國之鍛斛太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



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  
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間，故逃去終身，無聞。猶  
書曰：暨厥終顯也。且羣之大夫古本作夫夫。  
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廿大也。太山石始  
皇文曰：御史夫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猶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  
豈可譏刺乎？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弓之盈貫指薪水其肘  
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  
今汝怵然有慄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蒲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  
置一盂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晉



重也。又也失方去而矢又在弦上。竚於弦上者。纔失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十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後巡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十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皆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猶休然而怡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

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愴目愴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予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彼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在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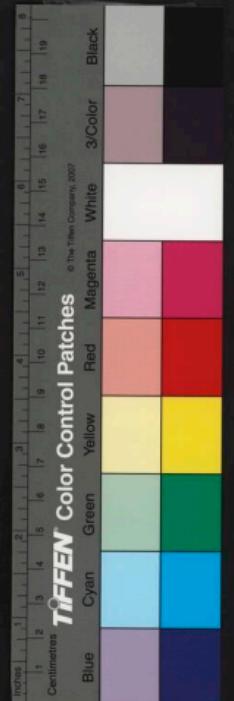


令尹之貴在楚國廢名享相處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  
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類。故曰其在彼邪亡乎  
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躊躇四  
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  
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説，貧賤愚人不得濫，  
盜人不得剗。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  
續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  
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  
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羨人不得濫，非  
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剗，非凶威所能屈也。  
伏戲黃帝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  
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  
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爲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  
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已者既塞，天地推以化  
人。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尊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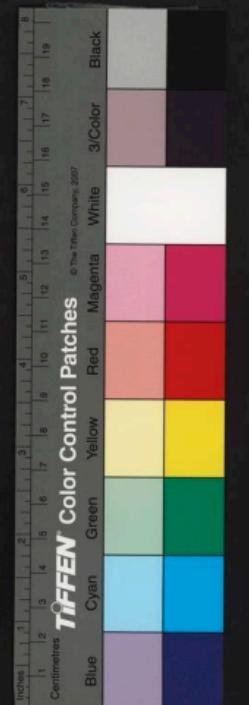


而楚未始存也。早竟在哉。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此意即勝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箇話。整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此之得喪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歎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愛用之語。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翁舊云反又音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



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爲謂自然者也。狂者，猖狂也。屈者，掘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字便與逍遙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愚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推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答。是此中無者，僭面前無閑梨也。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爲謂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十二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墮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紀，僞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太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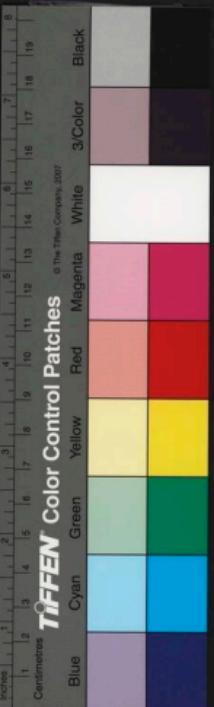


仁義禮皆爲有迹。有迹則於道遠矣。莊子以禮爲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僞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黜晦明。墮肢體。此爲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之時能無爲。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爲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爲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佗人則曰。唯太

### 人則易之矣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善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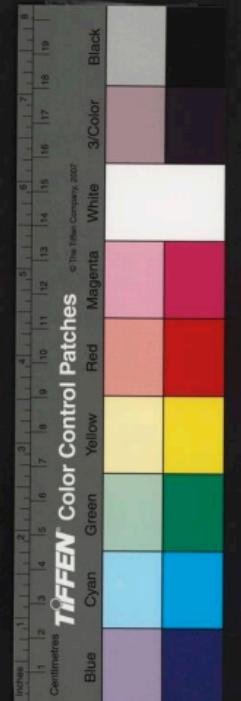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爲枝。爲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



此意碩果不食，剝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爲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爲之者，紀綱純也。主張而爲乏者也。氣之聚散爲生爲死。人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爲徒者死生爲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差惡好惡。如抱卉之方盛。則以爲神奇。落而在地。則爲臭腐。殊不知葉落莖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爲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爲臭腐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

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爲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余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往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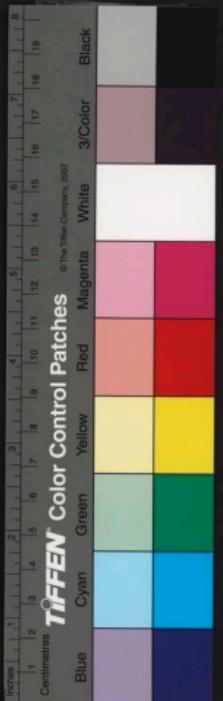
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太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皆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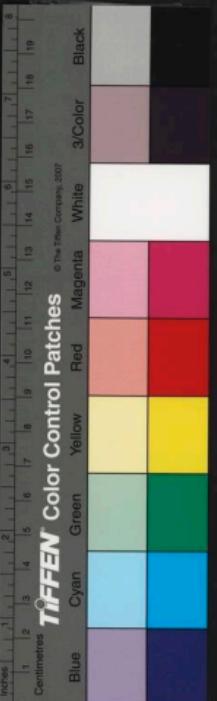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下定之法則荷嘗犯商量故曰不議是短

鶴長麥垂委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爲也無爲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矣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後字在天底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爲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翻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

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遊者如  
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  
卦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  
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  
事。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  
小也。沉浮往來。也不敢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  
窮。日月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敢。惟  
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  
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徧也。不  
形而神不休。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

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  
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齋欽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羨道將  
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  
齋欽睡。寢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  
者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正汝形。  
委此一叚。又選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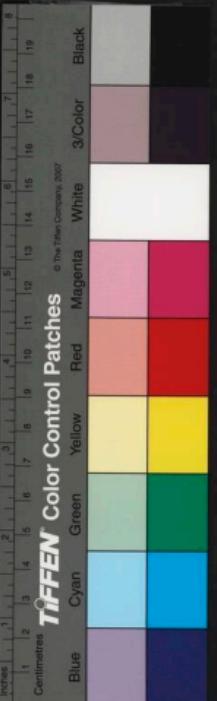




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翁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沒齒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曠無寂知而直觀之貌犧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

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  
媒晦晦共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  
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空壤之間有此人物  
故曰彼何人哉深差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卷之二  
天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  
泰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  
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  
故曰子孫委蛇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爲陽  
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甘非我有也  
圓覺所謂今者衆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  
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齊戒疏瀹而心潔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  
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  
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疏瀹通導之也潔雪洗滌之也掊擊屏去之也

窅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  
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者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  
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  
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  
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  
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  
地皆原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



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旁四達之皇皇也  
邀於此者四枝彊恩慮惄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  
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  
不行萬物不得不曷此其道與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  
地可尋遂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  
則有門有旁天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  
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  
聖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惄達通

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足也即是以接而  
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  
實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  
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辭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  
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  
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  
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  
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  
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焉



醜與憲氣同體之體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  
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爲已能而  
不必出於汝之知惠其所以知惠者造物也故  
夫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  
且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  
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  
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  
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  
應物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爲萬物

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驅追而後動如此而不  
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嘗謂  
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  
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  
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爲人將反於宗宗者  
萬物之初也嘗醜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  
所不順則爲疣爲贊造物之氣生而爲人則亦  
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  
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贊刺入身便是釋氏所謂  
皮囊包血之論予細看來太藏經中許多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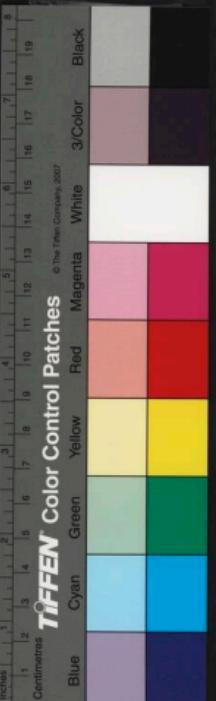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Corcoran 2007

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此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去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果蓏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

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卦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爲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爲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謂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者須臾之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歸也往也注然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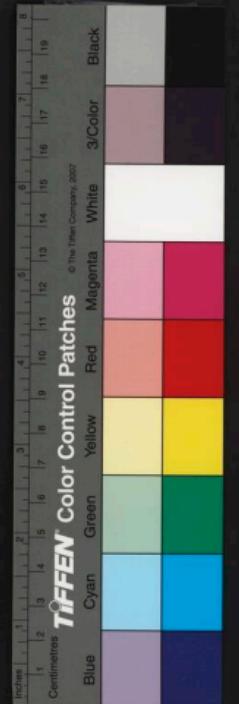
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漻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毀鹽其天。卷紛乎死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文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爲悲哀。愚惑也。沒藏弓之物也。叢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沒而墮其叢矣。墮落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

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真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也。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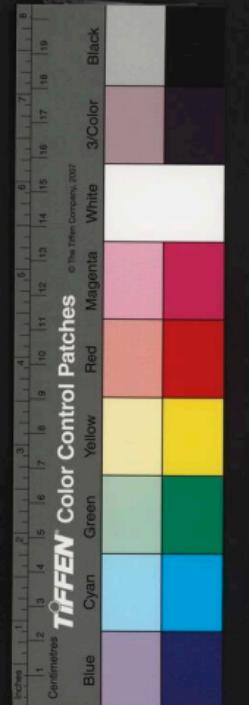
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譁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尔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一層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太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綈綈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白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間也固不及貧正攢之間於監市羣稀也每下愈況此段攢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詭詬種氏所謂無情說法在

卷之九  
十一  
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綈綈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白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間也固不及貧正攢之間於監市羣稀也每下愈況此段攢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詭詬種氏所謂無情說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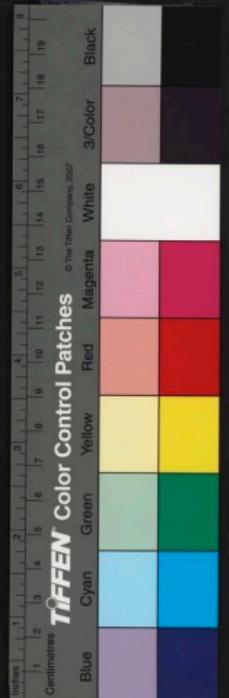
礪熾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資本也沒閱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覆稀者以足躡豕則知其序兩輕重也況比也下敗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豨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况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况正市令司也東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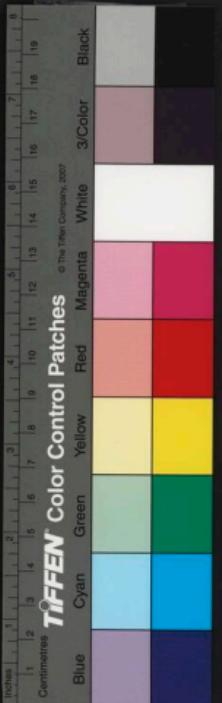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太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圓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

平漠而清平調而間乎寥也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鴻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沒若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忘已見而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調間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間皆形容無爲之妙而已寥虛而已與矣字

散非積散也  
其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無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而得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其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殺際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

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之妙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矣安有方至雖有去來而無防止宿之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徨焉閑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矣彷徨倘佯也焉閑虛擴也大知至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也大知至道也





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炳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九闔戶畫  
瞑炳荷甘日中麥處野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  
隱几擁杖而起嘿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  
詭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弇堦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  
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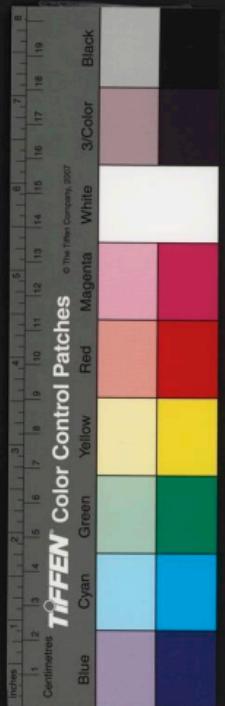
麥開也推開其戶而入噪然放杖之聲也天知  
予以天呼老龍吉也子在則有啓發予之太言  
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吉死而無  
言矣弇姓也弇名也因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  
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  
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  
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况其體  
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太言也其意蓋謂道  
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  
而亦爲此言况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



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經  
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之道本無聲形不可覩  
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  
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  
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  
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爲此言亦未爲知  
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  
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

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  
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  
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  
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間  
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  
間間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  
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問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  
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  
而貴賤約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  
也外與道爲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  
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  
矣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  
曰道不當名道本無間間之而杳我已離道彼  
之間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  
而窮盡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  
問

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  
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  
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  
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  
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  
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  
從至此哉



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也內爲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爲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爲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爲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太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子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太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玉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事一體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況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未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死生死，不以死死。生死者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間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未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化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安如入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



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無言句死生之所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

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未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者之非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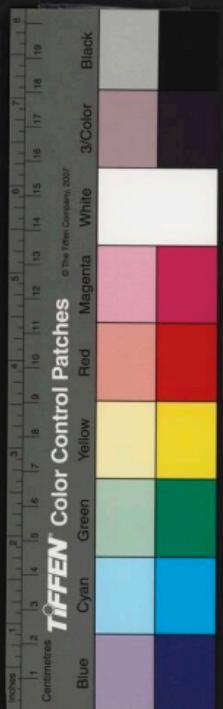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固黃帝之固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



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闢則爲內化與物相觸相刃而見役於內則爲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遇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之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智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



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皆字也

平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  
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剗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  
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  
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豨韋  
黃帝有膚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  
人道故至於以是非相擊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  
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鑿故曰相鑿以豨韋而  
下與儒墨對論是以小抑大之意固圓官室者  
謂其以此為寡曰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  
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



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爲無不爲不物乃物物之意山林與皇壤與使我欣之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力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入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皇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妨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

###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鈔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旁之讐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客三年畏壘大攘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猶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太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若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  
網民而竊籍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  
入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  
分明之意撝然慈柔之意擁腫鉅朴也鞅掌猶  
支離也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也  
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  
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  
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  
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

然哉大道已行矣夫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  
之喻戶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爲  
眞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  
知所如往如亦往也妄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  
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  
之如禪氏言我脩行無力爲鬼神觀破是也不  
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觀  
鱗爲之制步內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孤  
爲之祥且夫尊貴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革之獸介而<sub>山</sub><sub>野</sub>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sub>魚</sub>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sub>魚</sub>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厭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安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擣數米而炊鶴窮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輔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平畫爲盜日中空<sub>又音裴</sub>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

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覬鯢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壑狐雖小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功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燭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遜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爲辭猶垣牆之上將欲種草無



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爨而擣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智爲任則民愈詳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爲生甚苦也阱墻也日中穴墻即盡爲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首堯舜始也

南榮趨蹙然正坐曰若趨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趨目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狃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趨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沒思慮營營趨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蓍蠟越鷄不能伏鵠鵠曾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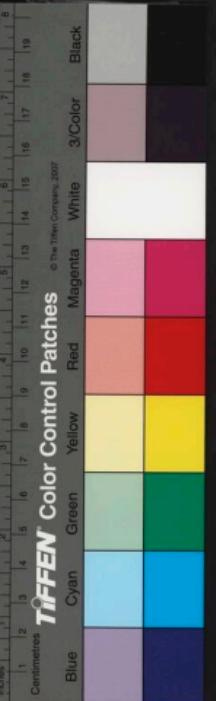
託葉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彷彿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



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中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惄惄營營苦於此龜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看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參蓋許爲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覆蠶豆中大蟲也越雞小小曹鷄大鵠亦太鳥也小蜂不能呴大蟲小雞不

使之往見老子

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南榮趨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趨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趨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趨俯而慇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趨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躬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怒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趨之乃患也顧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



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惆悵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備來正釋氏所謂汝智中正開也忘吾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顛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爲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苟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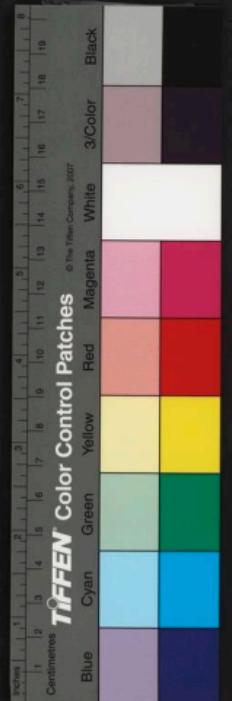
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爲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塞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惆悵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悶也南榮趨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好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迺濯勃哉譬如鬻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華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雙者不可繫而捉將外捷外內雙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夫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同言用功，亦久矣！譬之譽乎？未寧，一之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滌滌然而可見。難以皮求物，也。捷閉門之壯也。二者皆執捉歛束之喻。應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柅，則綱繆纏綰而不可執捉。內既不愛，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割之於外，或欲削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

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況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猶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趨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趨之聞，大道壁，猶飲藥以加病也。趨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下益乎？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嘵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捥，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



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其看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

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翛然無所累之貌洞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嘷哭也嘷喚也嘷聲乾也赤子嘷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撓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瞑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爲偏矣瞑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君不知所爲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以

爲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趨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攬不相與爲恠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九子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慈問衛生之經未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

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間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水釋凍解即脫洒自悟之子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攬相觸也爲怪爲異也不爲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爲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趨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





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詰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  
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詰禍福無有者。  
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受害也我  
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  
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  
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  
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  
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  
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直不即是者天鈞  
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字晉中也泰然而  
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字泰定者發  
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爲人而已自同  
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  
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  
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  
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  
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



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爲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備物以將形體不虞以生心故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

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爲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曾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唯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



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棄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爲。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耻過作非者也。更換也。耻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羞錯。故曰每更爲

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爲既不善。參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以此數語入之吾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費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黜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  
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  
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適爲貞用  
也。志之所期不適爲貞用者也。求以自利也。唯膺有光充實而有輝  
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求外志在得利。  
商費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  
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  
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  
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

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  
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  
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  
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踐棄矣。故曰  
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  
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  
天地之間非陰陽賦之心則使之也。

會世法

兵莫懈于志。鎮錦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防逃於

天地之間。非陰陽賦之心。則使之也。

誠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



害莫熿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鎮鉞故曰兵莫熿  
天子志鎮鉞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  
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爲害故曰非陰陽賊  
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疑水是也。  
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平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爲一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  
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

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

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  
其有以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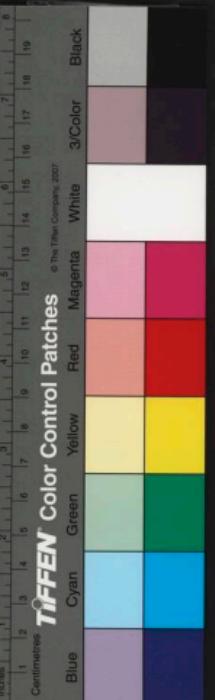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能天  
遂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

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計即此是也無是  
無非則此心常生孰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爲死

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  
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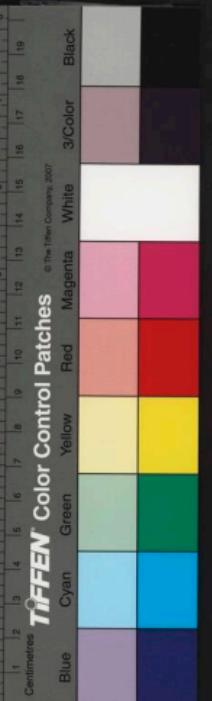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家矣



寶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寶諸乃無便是此意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爲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八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字四方上下也道無

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方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八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字四方上下也道無



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宇宙飛于天魚

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宇宙道之往

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宇宙也生出也死入也

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

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

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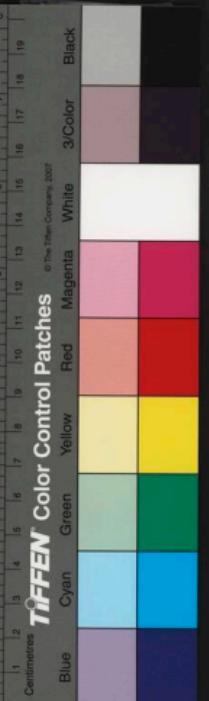
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

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  
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  
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  
爲尾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  
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載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爲反言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爲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仕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

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處

有生贊也反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贊

也反

贊

贊也金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



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擇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爲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臘音肢古反來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臘牛百葉也肢足指也牲之二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

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肢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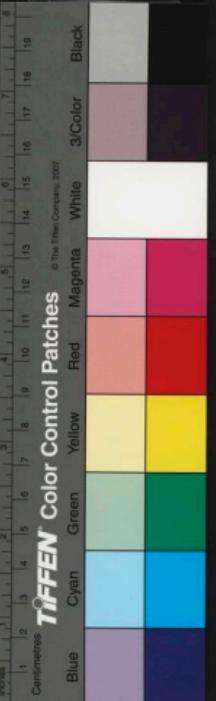
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  
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窮  
爲厚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宋連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爲  
本言旣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所知之智  
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爲名乎孰爲實  
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  
本也因吾子已之師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已  
之節度故曰因以爲已質使人以爲已節惟其  
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

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  
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  
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微  
通也蜩與鶯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  
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  
與鶯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蔽舞  
之文

蹠市入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入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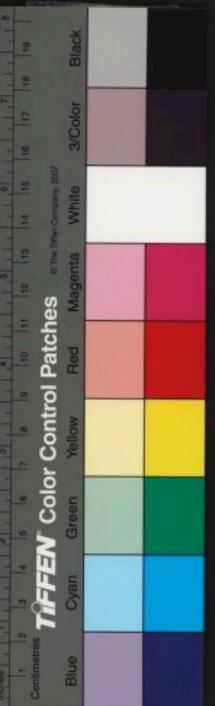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諸興市人行而蹠踏其足  
則必以故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蹠  
弟之足則嫗詡之而已必無房辭謝蓋其情親  
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蹠其子之足  
則併與嫗詡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  
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入已之分忘其措遜  
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  
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  
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  
爲質也辟音除也蹠足之喻爲下面禮義智仁

### 信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勤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盈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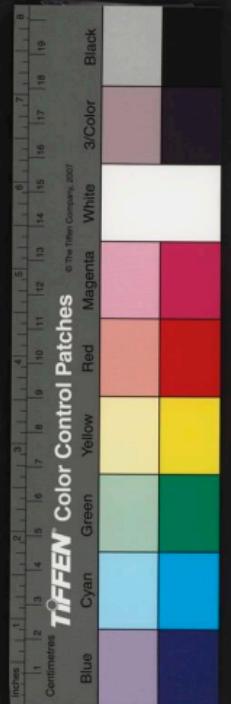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勤志言  
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勤舉勤也理辭理也謬心  
者言六者能網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  
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

理註辭也理不明  
詳理論上可見  
岸文寧



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魯中不爲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覲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

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覲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覲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sup>忘我</sup>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十般說話



據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入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卑之不能使久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俍乎入能自晦於人也俍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為獸百物之撻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齒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

則有入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入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入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核反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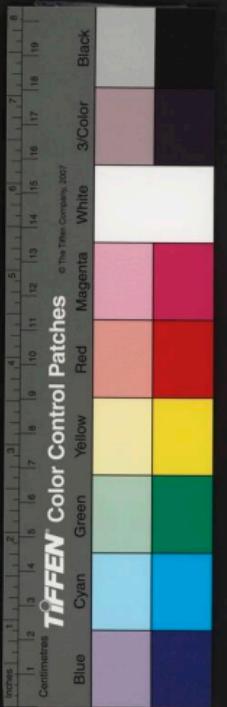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

而

晉一為罪當後

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丰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爲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爲人所寵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寵之介者亢者也畫華飾之服也援擣去之也其足既亢華飾何足爲羨蓋其心於致舉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昏靡城旦春之人也彼爲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着之踰夫復謂不愧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熟也不愧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賣貨但知爲已而無爲入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此可知不愧之意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亦然我乎不以爲辱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Red

Magenta

Yellow

Black

White

3/Color

2/Color

1/Color

Black

White

Color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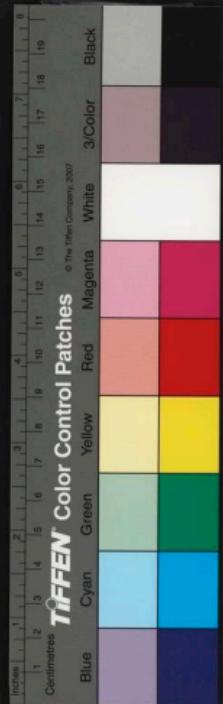
27

28

29

30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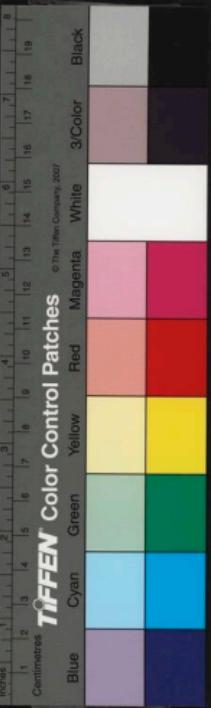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  
頤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  
於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  
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  
姑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  
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是  
變換言句欲靜則以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  
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  
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  
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

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  
精謨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語與秦漢策二  
卷之三  
非有以也  
而不知是也  
非有以也  
而不知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

卷八





344155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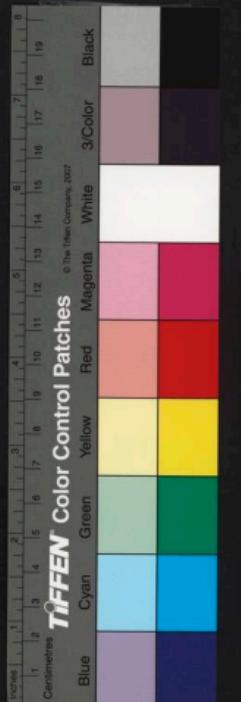
莊子飼齋口義卷之八

飼 齋 林

希逸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之勞之曰先生病矣。  
若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  
勞於君也。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  
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堅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也。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  
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孰飽而止是狸德  
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士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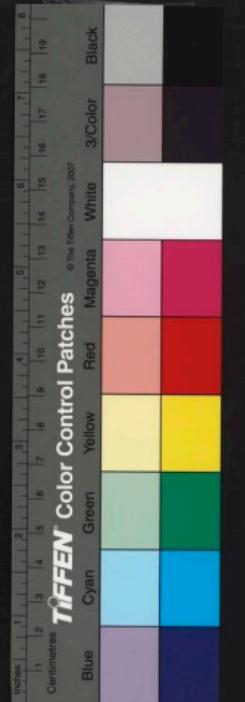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頗失耳目之常皆病也堅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疑然上視而目不瞬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鄙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七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鄙若失即幽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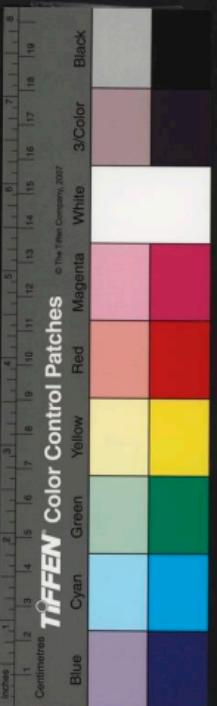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版六段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



鬼曰。吾宣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白子不聞夫越之流入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入滋久。思入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挂乎鼈鰐之逕。蹠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久矣莫以真人之言。謬譽歟。吾君之側乎。

金版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爲橫。六弢爲從也。奉事從王。

事也。以詩書六弢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入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鼈鰐之徑。挂塞也。跟音郎。類篇云。欲行鬼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其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眷也。聲效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蕙。蓋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若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好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羨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鑄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十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擾夫民。民死已脫矣，君將在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



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七者同也登高不爲長居下不然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和同而爲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爲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爲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始危也以此心爲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差惡之成皆爲有迹故曰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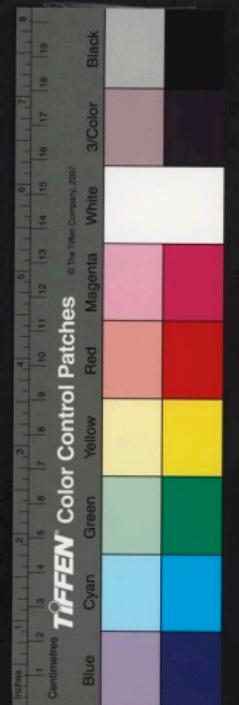
也以有爲之心而爲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爲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鬪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鎧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



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歲逆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脣次爲物所禦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爲勝何以爲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寶而與物無所攖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脫

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冒寓驂乘  
張若謂朋前馬昆闐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  
聖皆迷無所問墜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  
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  
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  
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  
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督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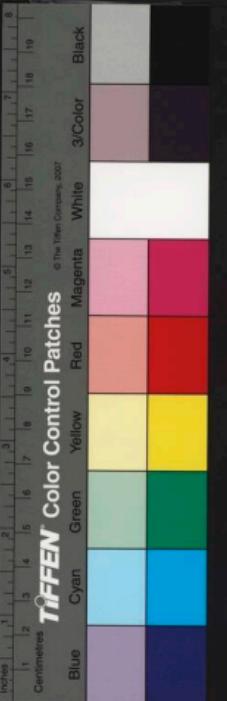


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撫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明昆闥滑瞽也。具此等人名。曾是寓言。若以大隗爲大道之隗。然華者亦鑿說也。瞽目執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黃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意謂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

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群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想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旨固於物者也。特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事條理也。凌陵轢也。詐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殊分毫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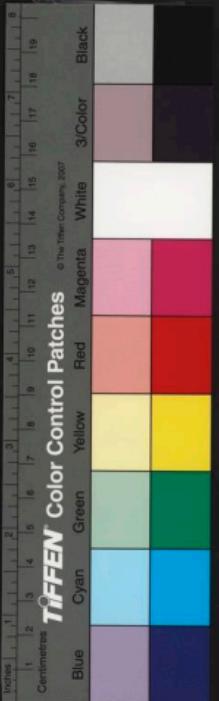
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  
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  
律之士廣治權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爭  
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  
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  
患難而爲矜謗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  
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  
家者流也廣治多水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

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  
比。燕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賈之事也。比和樂也。  
且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勤喜而自力之  
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謗也。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  
徒樂憂。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  
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特者。曰勢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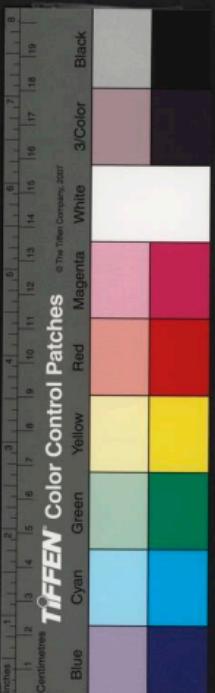


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應時爲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臾主家使其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下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此於歲不物於局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爲亦不可得也譬如下歲之間百物生

成皆順此其序其序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此於歲不物於易此下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東西與夫子焉五果孰是邪或者若曹遠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饗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含的而射，則中者皆爲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也。各持其說，則入皆爲惑矣。楊公朱也，秉公孫龍也，儔墨

楊秉與惠子爲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爲真？是冬昧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熟之時，以水而爲冰。唐其遠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也。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



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官宮，官動鼓角七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爲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未真。

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揚衷且方與我以辭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蹠守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鉗鍾也。以宋

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蹠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學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爲是也。蹠音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蹠而不能行之子曰蹠子。齊人以其蹠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闔也。守闔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矣。然而求致鉗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爲是？是鉗鍾小鎮也。唐子



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惑此。又令是一句。不與上蹠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後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葬言若是者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蹠闇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久有爭。忘其薄口之恩。已造成仇怨矣。舉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蹠佳足也。病足而爲闇者。故意可以參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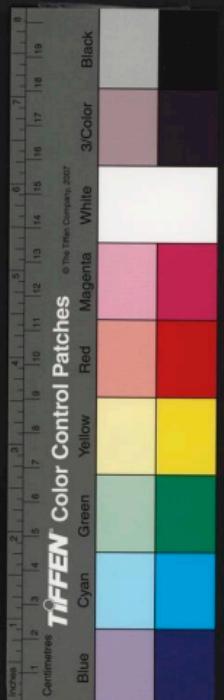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垂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塗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貨矣吾無與言之矣混入立不老容未云昔人之母臭蛋白泥也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近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貧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今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齊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其爲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要束之意也遂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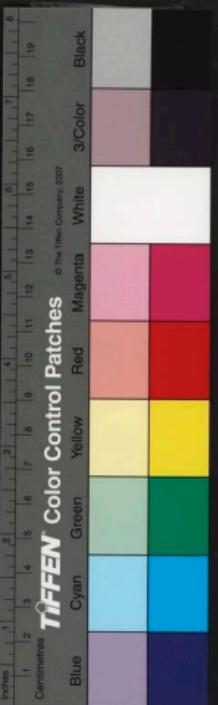
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不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豈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吳王浮于江。登乎洞之山。衆狙見之。怡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盜見巧乎王。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

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願。三年而國人稱之。

山委蛇攫盜一作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

皆射之矢去速也。狃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其於自苦也。辭願退而就辱也。此為子矜能掇褐者之論。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噭。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至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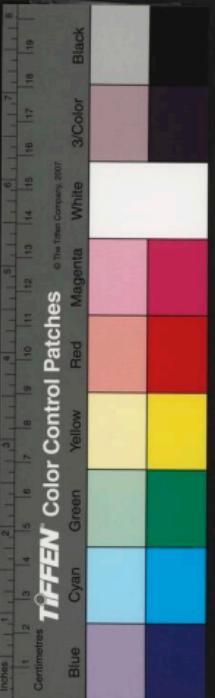
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入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入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井寢。衷羽而郢人投兵。丘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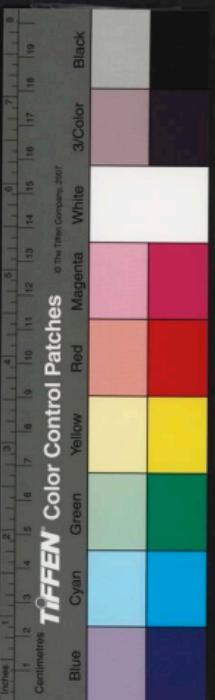
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溢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拘不足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廢才人之誠

古之入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久亦然也夫子荅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共寢無作爲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爲文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寓言於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各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齒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寶不聚者



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為能。况太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為大。而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靡不努力也。子綦有公子。陳諸前召九方歅。問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況父母乎。今未子聞之。而泣。是

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移。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鶴生於宋。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遨樂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擾。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儻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



而與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  
齊。適當渠公之街。然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  
得也。牂牡羊也。與西南隅也。室之東北隅也。  
未嘗牧采。掌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  
意蓋渝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  
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  
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  
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爲之。言無心  
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

爲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  
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爲事。所宜償也。還  
債也。我方樂於無爲。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  
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  
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  
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爲閭者也。此  
一叚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夫堯畜之。然仁。吾恐其爲天下。其後世其人。與人  
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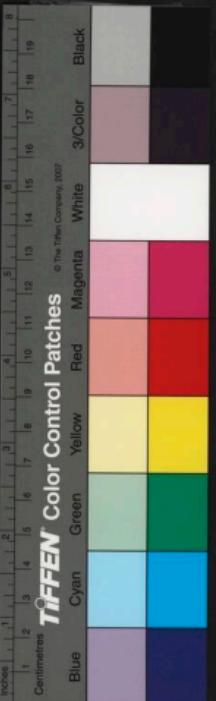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舉。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薄。者器。是以一人之防。制利天下。譬之猶一塊。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未必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爲之爲。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

故曰假夫禽貪者器。剝割也。一覘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淳朴自然之質。皆一截之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知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丁先生之言。則暖也。姝也。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蹄是也。擇疏鬚目。以爲廣宮太闌。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暑者之一。一旦鼓脣。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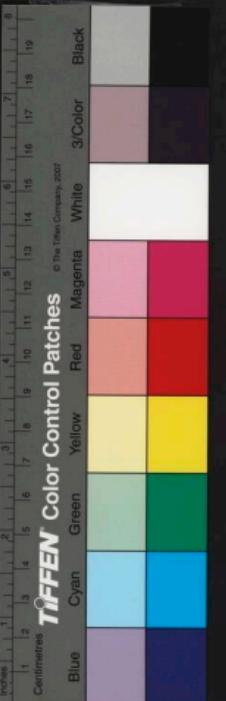


曹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城進此以城退。此其所謂鶻鬻者也。卷妻者舜也。羊肉不慕羣子慕。羊肉之七鞭也。舜有鞭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士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嗚不得休歸所謂卷妻者也。

曖昧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鬻鬻鬻鬻而有所需待貪着勢利之人也。蹠鬻豕之毛也。奎蹄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曰斗折也。必古

有此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水內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固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妻恤僂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爲名。而人皆歸之。反爲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譏侮帝夫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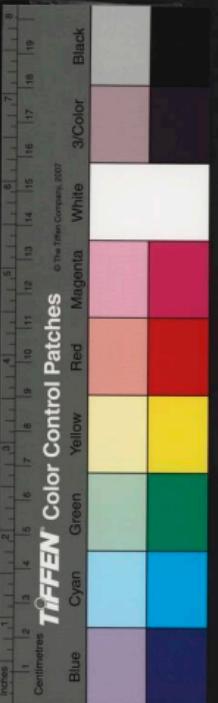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利也。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煥和以順天下。此謂真



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纏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煥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煥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之自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

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頑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壅鷄頭也。豕零木猪苓也。醫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爲帝。其他鳥臣謂之藥者，其賓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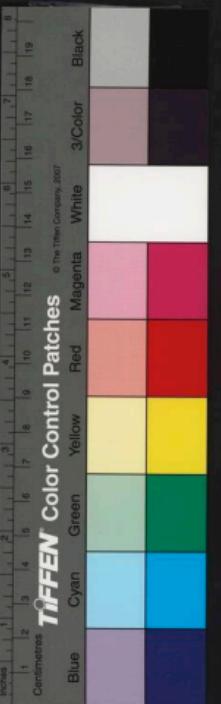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也。悲。

大夫種能爲勾踐，異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爲帝

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鴟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櫻也。特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爲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櫻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但也請使也使風



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冰之守王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守物也。審  
木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  
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  
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  
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  
可以蟠字易之。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心之於殉也。殆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威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

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  
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職府也。智出於冒肺。  
自以為能。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  
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茲  
入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  
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取  
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



爲身之害而人々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以爲已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持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持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踐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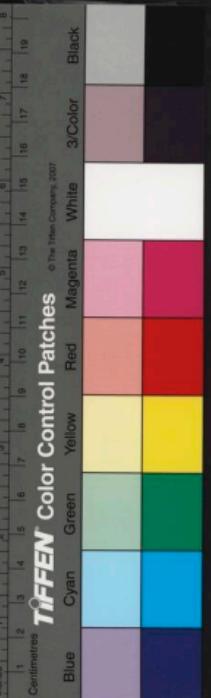
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

大一 天  
大陰 他

日本注見本  
又ノ

知大一知太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太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替之大定持之

輪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二中分造化是也陰嘉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舊者



大抵  
要而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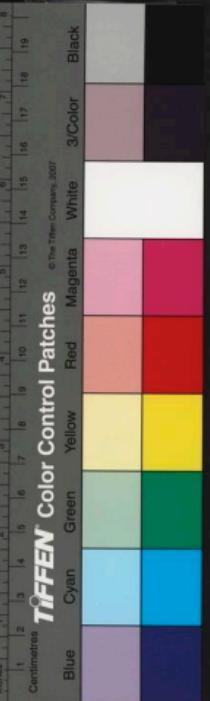
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太定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指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九事至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大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七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

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熙。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爲可知。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爲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韻滑，有實古今不伐，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太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莫感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爲有崖際不可也。以爲無崖際亦不可也。韻不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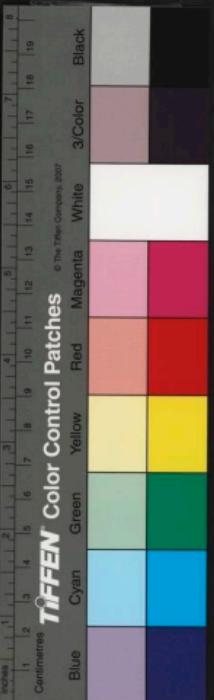
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頤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下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矯撫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矯以此理言之豈不爲一項大議論乎揚搥提掇發其揚而論之也闡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爲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太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尺不疑二字莊子

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未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譖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  
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揭鼈于  
江夏。則休乎山焚。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夷  
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  
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  
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  
春。賜者反。冬乎。今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侮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  
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  
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  
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閑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王未  
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  
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  
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顚  
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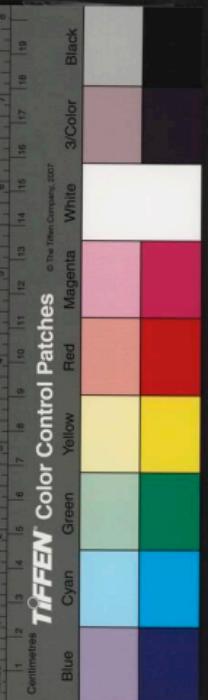
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  
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  
喪則其暖如春暘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  
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  
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熟之以濯禦寒  
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  
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  
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  
行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也故聖人其



餘二三子之言  
本文詳十

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  
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萬  
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其於  
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  
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  
悟入如以至和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  
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  
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  
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  
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之所

施一本於間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  
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  
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  
公閑休之心如此而懿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  
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  
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  
節之意也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  
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  
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而不失之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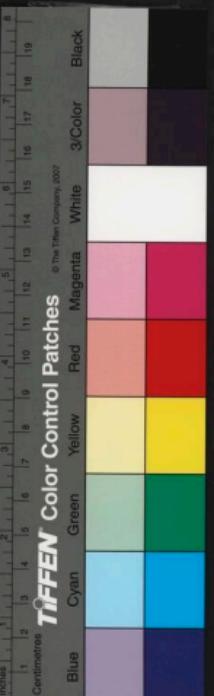


言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  
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  
盡周備精粗合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操作即動用  
也。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故  
曰以天爲師。全之者無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  
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  
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  
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  
有行而尾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

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  
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  
故下面有美鑑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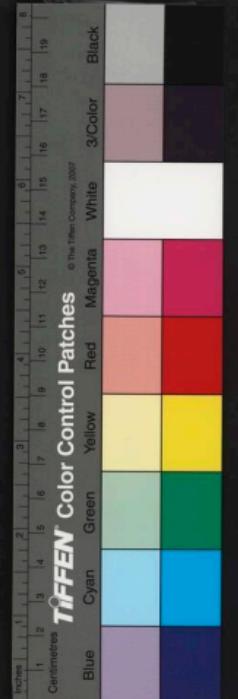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  
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善也。終無  
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  
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



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  
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旣無美惡之別與物  
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  
故曰性因鑑羨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  
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  
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縛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  
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  
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  
草木皆荒穢縉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  
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  
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  
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  
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  
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地而聽  
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聲動世俗之耳目而况古  
之聖人以虛中無爲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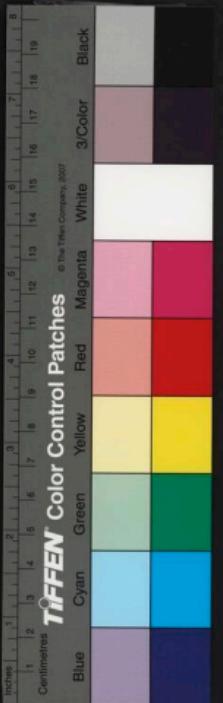


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丁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尚不舍去故胃。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一心於爲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爲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惟無有爲之迹。亦併與其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

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一心於爲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爲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惟無有爲之迹。亦併與其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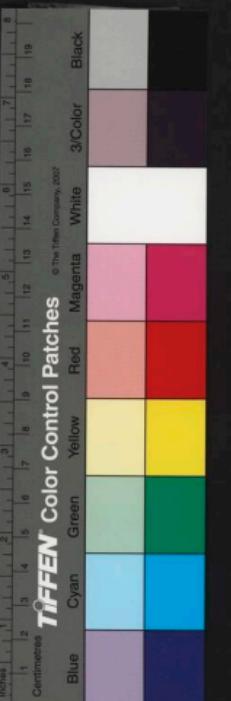


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淹  
齊物曰以言其老洫也洫者泥著而滔溺之意  
也興道爲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  
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  
字以其官爲司御又曰門尹登相皆是做此詭  
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爲師  
而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固湯之無爲  
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然  
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

### 爲之司

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有名  
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爲之名也  
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  
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文意

之名此名也羸餘也剝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  
剝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爲二也有心  
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  
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  
盡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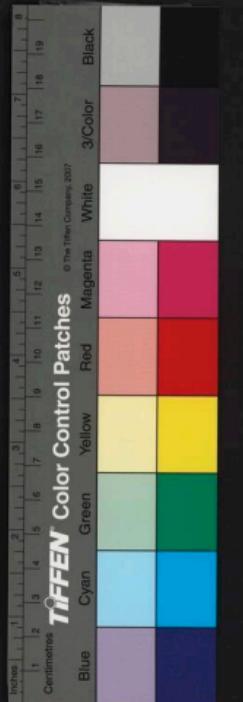


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遂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魏罃與田侯年約。田侯年背之。魏罃怒。將使人刺之。星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熟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亡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十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予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真魏罃。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星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星首之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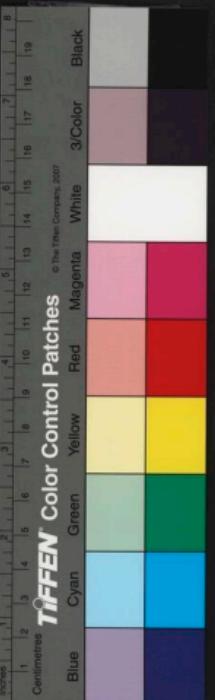


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客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蝎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蝎之左角者曰蠶氏有國於蝎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遼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意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久在通達之國若存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

王與蠻氏有辯爭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上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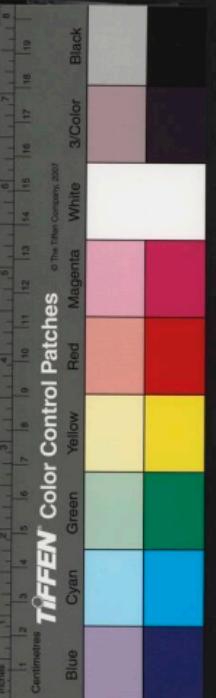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堯子有未道之諺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蝎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个故曰請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



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而能辭。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矣。累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也。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齟觸。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惄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喟然之聲。若以劍首而吹。則一吠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華說。道說。理說。皆無所容。

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搔者。子路曰。是縷也。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而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主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僕人也。夫若然者。其於僕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其妻出。登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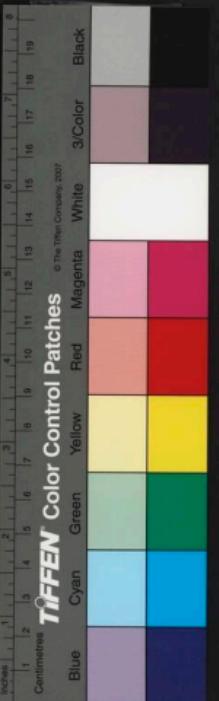


而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登極者外其屋極而望人也縷弋紛弋也聖人僕者立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子也藏居於北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塵也言此言人必爲市南宜僚之後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景人也著於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善之人也何以爲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止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主而召之故逃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膏是也

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之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忘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崔葦蕪蕘始崩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癬內熱溲膏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寶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食也以衆

一物言時  
更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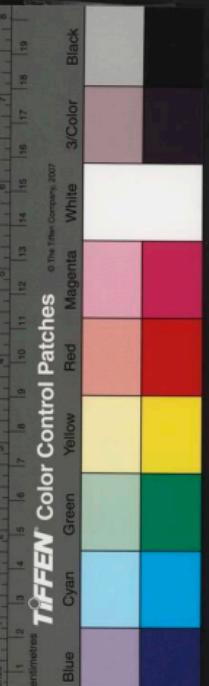


爲言世間此爭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葢也即茅塞其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加薰蕕之始萌充蕕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之授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癩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潰膏也今之消

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古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荀卿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舉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燒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累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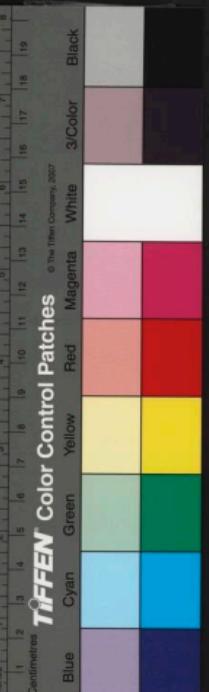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殺人



者言安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爲盜乎或爲殺  
大入乎莫爲言真是如此也榮等名也貨財利也  
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爲國好  
其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  
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具盈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  
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  
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入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  
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  
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敢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  
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乞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乞之之  
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匪  
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  
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  
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

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  
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敢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  
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乞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形有不得其半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  
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匪  
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  
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  
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



而乃罪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儒於一日士民安得不爲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爲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  
上句是今非昨非以誤見今悟非不如此不自平今年小等上句是今非昨非以誤見今悟非不如此不自平今年小等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訖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顏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安與然乎

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此一則話也

萬物有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爲至妙此大惑之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藐辭



也謂之然歟而其不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  
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

仲尼問於大史大歎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  
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  
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歎曰是因是也伯常騫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澁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  
搏擊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  
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上葬  
於故墓不吉下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櫬  
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焉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  
天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  
大歎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  
以此字也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  
也搏擊者執其鷹隼之擊而靈公使人扶翼之  
言有禮也肅敬也沙立石櫬先有靈公之名則  
里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  
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歎與伯常騫也沙  
丘古人葬處也不懸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



爲靈公所奪也。馮託也。卒昔其子縮而同。指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自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丘人合井。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能異。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害。故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

福淳也。字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而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太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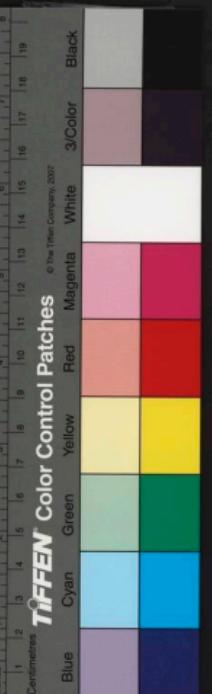
聚井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百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物。而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爲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爲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爲同也。積而爲山。合而爲水。亦此意也。合井。而爲公。合萬



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少內而無所執之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里出乎曾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拒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江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同賜也故爲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工以大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命名也薄之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

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爲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萬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不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日以爲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曉



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辭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乏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也余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爲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徇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

比並而爲此辭諭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擣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半緩急相擊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焉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功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



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因時相代。春生秋殺。  
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  
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  
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  
之異者。橋然而起。拱挾高也。序判也。序合。即分  
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一  
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  
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之可見。非惟可言。亦可  
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  
也。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爲通。

終而復爲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  
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  
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  
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  
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  
矣。

少知曰。李真之莫爲。按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  
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  
所知。雖有大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  
處。其所將爲斯而稱之。精至於無。偏大。至於不可



論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爲其說一曰莫爲  
策一曰或使莫爲者言眞眞之中初無主宰皆偶  
然亦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  
止或反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  
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鷄鳴狗吠不同  
之喻也言入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  
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  
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  
言而知之所將爲所欲爲也其所欲爲之意豈

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物之  
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  
不可圓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  
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  
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之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  
無莫爲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  
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  
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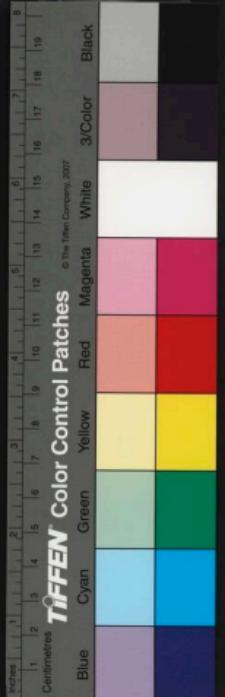


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矣

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生不生既生而死豈可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則世之疑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爲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伯氏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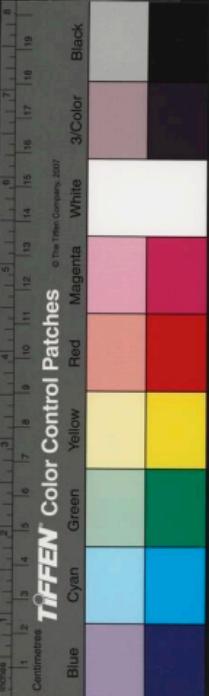
二者之言推宋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爲皆未



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無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爲名乃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爲泥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之太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太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

同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接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



道之人說亦是不該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  
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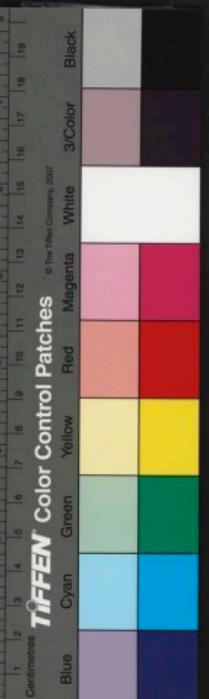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昔者龍逢比干  
子比干之狂惡來死桀  
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子  
胥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子  
胥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外者也桀紂之時賢  
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必也此皆紂事却  
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桀弘被放歸蜀剗腸而  
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此事與左



傳所載稍異其言似延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齋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太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

音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

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金相守燐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爲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絞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記論篇亦非草焚太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

音陳又反蹲

音摩又教轉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臂

音臂

又沉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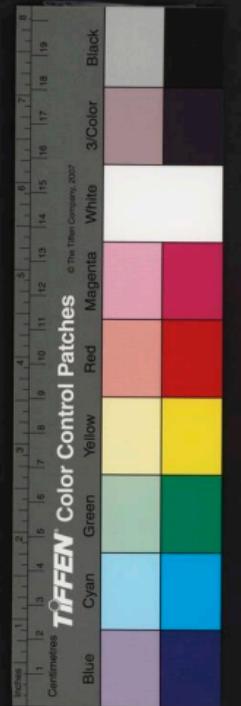
音倫



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讐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墮蟬者，休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愍，鬱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胷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胷中至和之氣，故曰。

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爲物慾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爲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慾燭之既正，用此意，儻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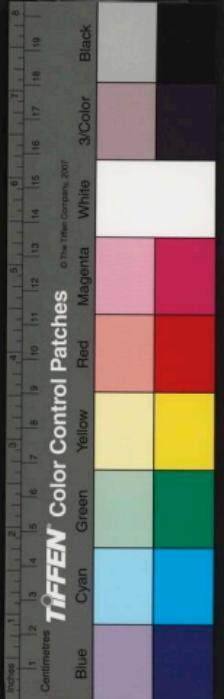
莊周家貧，故往冀粟於監河侯。侯七七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貨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貽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鲋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外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玉澈，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外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令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爲餉矣。

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爲大鉤巨縰五十犧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弋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太魚食之，牽巨鉤，鉤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輒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覬，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縕大黑索也。寤音界牛也。鎔與滔同。海水震蕩亦作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飲而食之也。輕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途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覬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縣同。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七七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冢。太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白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贊。靡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太儒爲首。而告其下也。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爲譏。富者也。此詩只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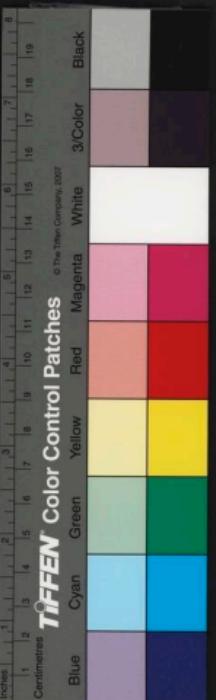


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  
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摩以手撮之也  
顧頤下也控其頤者控開其頤也別亦開也言  
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  
何以舍珠爲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菜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入於彼  
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管也四海不知其  
誰氏之子老菜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  
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葉可得進乎老菜子曰夫不忍一

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寔邪亡其略弗及邪  
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  
名相結以隱與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余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而長也趨下其行趨  
鑠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  
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萬目以憂  
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  
外飾也知慮慮也葉可得進者言道葉可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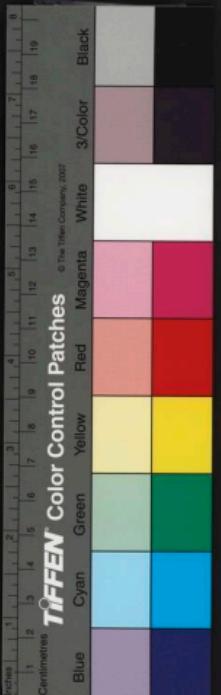
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驕傲  
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爲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  
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旣如此道  
之窮宜也。寢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  
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  
略。弗及邦亡。與忘同。惠施患於人也。歡欲得人  
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爲驚以此。自  
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  
爲。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  
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

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爲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  
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  
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  
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  
之意。以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  
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柰何。終身以矜  
持之意。而自負。故曰柰何哉。其載焉終然。余此  
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闊阿門。曰。予自宰路之  
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

使不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割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焚。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焚。不能避割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鵠鵠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士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說世情。以實之。人有至智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鵠鵠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不。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





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  
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  
去善而自善矣。石與鑽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  
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  
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  
且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不以爲益。蓋詰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參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廁足而執事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  
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塾搗也。容足之外。皆爲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  
謂足也。踐特其所不躁之意。故曰無用之用。

無鬼篇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  
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仕。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  
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哉。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入而  
不失已。波教不學。承意不被。

能

不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世有夫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爲也至知厚德猶自然之人則其所爲無流遁決絕之失矣上覆陰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爲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爲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與螻蟻同盡墮丘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

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廢者也猶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爲波蕩流連而失其性者矣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爲始此蓋譏取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也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不學之然亦兼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乘意不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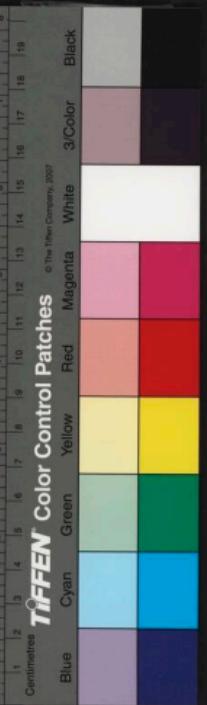




能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耳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塞則喫哽而不止則踰反踰蹊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惟息其不復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入則顛塞其實自古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真聰眞明鼻口之所嗅味爲真顫真耳心之所知者爲真知德爲至德矣壅之塞塞塞礙也更哽咽而不通也蹊者足跡蹊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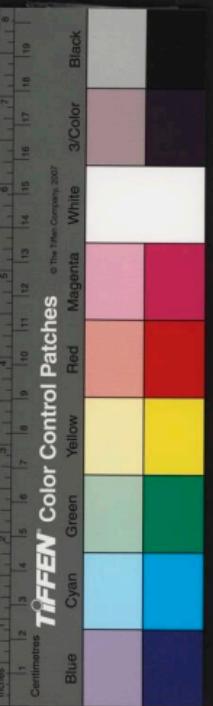
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勤之不殷不當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竅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蔽惑是塞其實也顧乃也

胞有重閨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鬱心無天孽則六鑿相攘木林丘山之毒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聳乎詖知出乎爭



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  
鏗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  
重闊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  
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磯爭闘也窄小  
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鬭此即不虛  
曠之喻心纔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  
於相攘逐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  
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  
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為喜故曰亦

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  
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譖  
急之意而後蓄度於智謀之事設與弦同有爭  
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  
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逍遙遊股猶  
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  
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廢兒了官事官事不  
可了也銚鏗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  
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爲耕種之  
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艸木之得雨而方生指



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劄同子羨曰：「霜倒半池  
蓮，即此倒字銚鏹之人，豈威賊草木之生哉？」爲  
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  
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技者自拔草木雖去而  
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  
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  
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  
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晝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遲，雖然  
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  
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  
昔音翦滅，音滅皆滅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  
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  
止達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揚子曰：「先病  
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  
而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  
自得之人，曾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  
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  
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將人未嘗墮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驥也。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取  
人所以驥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驥國  
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  
毀而死者半。因未嘗問一句。文生下四句。驥與駢同。聖人以  
仁義而治天下。是驥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  
以盛德而驥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  
而駢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  
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數孝

也。以孝而得爵。遂爲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  
哀喪而死者。言好名之爲累也。官師猶今日官  
貞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  
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窺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躡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  
窺水。蹠與蹕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  
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  
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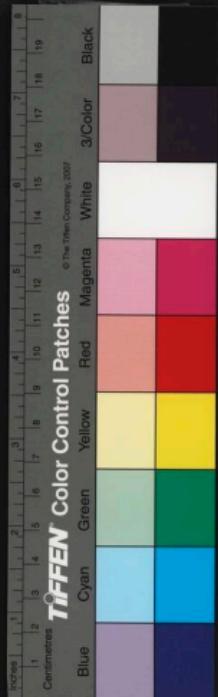
夫

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失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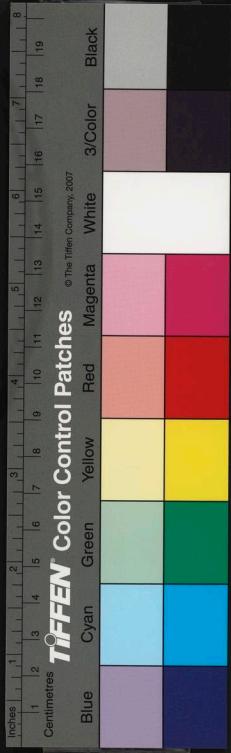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  
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  
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  
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  
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究意在於得失也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

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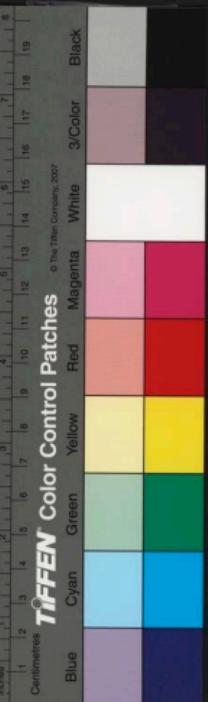
莊子

卷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膚齋口義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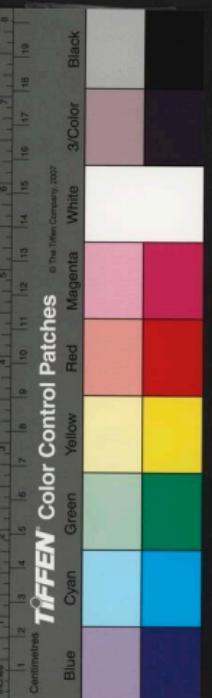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籍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  
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  
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  
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  
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闕缺

莊子  
膚 齋 林 希 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Magenta

Red

Yellow

Black

王倪庾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危酒危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危。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且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

中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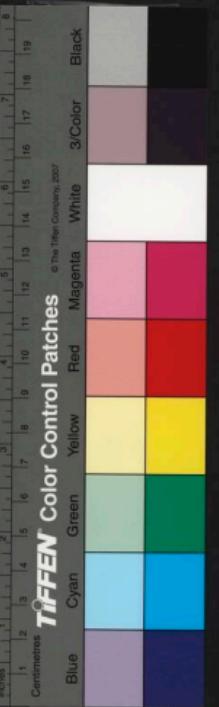
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

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

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



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乏也。

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

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是齊也。惟無言則齊。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亦有所由來也。言

中子卷九



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不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父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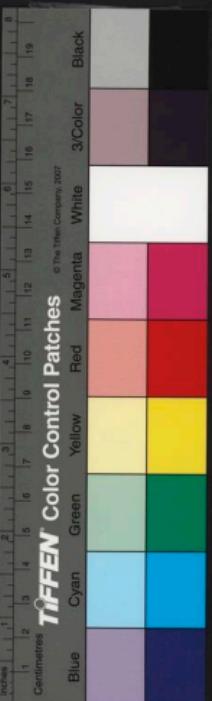
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太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反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今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大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

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蓋音悟忤逆也。蓋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爲順而彼爲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爲逆也。莊子旣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金而心樂。後仕三千鐘。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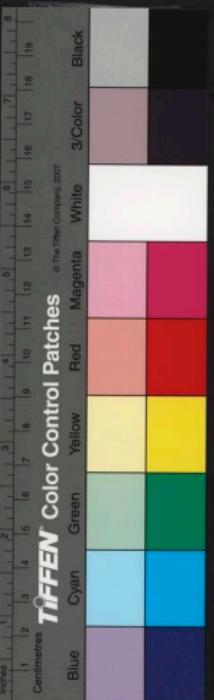
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盆三千鍾，如觀雀蚊蛇相過乎前也。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者，縣累累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癥有悲有喜也。旣已縣矣，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係累也。若無所係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蛇然。豈以此爲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十年而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天，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自造化於其胷中也。夫成者與天爲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



歲月許也

年等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  
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弗遠又別說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爲者言。以生爲  
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  
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  
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  
而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崩動之始。本無  
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

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  
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  
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  
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未之莫知。其所終。若  
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  
其有鬼邪。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  
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



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夫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天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齊物論終二章釋原道分有若答又一意唯此處多字也姑曰而與臣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影曰叟也音蒲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而蜩甲也蛇蛻也餽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也々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以有本不自知其所必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以影比蛻甲也仪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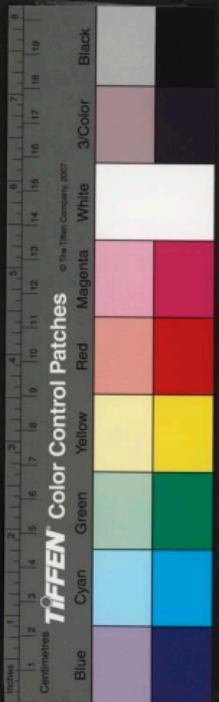


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也。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半彼以強陽，而動亦從之。其爲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而夫子不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盱而誰與居？」太白若擎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煥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也睢盱而矜持而不自在之兒。誰與居者言者，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

天下之至聖  
大惡之不為  
吉生於此  
子不見其過



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煩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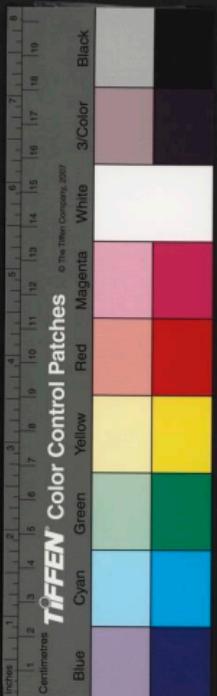
天下之至重  
大器莫不屬  
予生於此在  
子不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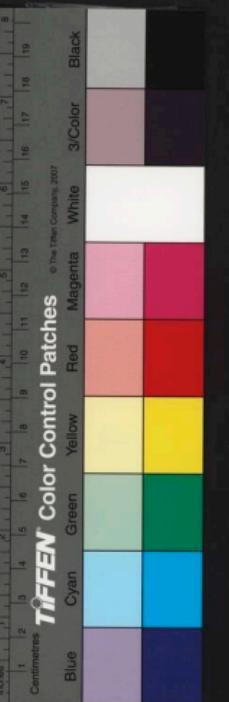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欲者也。亦是其餘事也。然為我之意。

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  
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巷々七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  
衣皮毛夏日衣葛絲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  
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  
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  
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々乎后之爲  
久蓀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  
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  
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  
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因杖笑而去之民相連兩從之遂成國於





歧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孟子之語未盡取之急就尊生下孟子作答

子孟子見人子急就尊生下孟子作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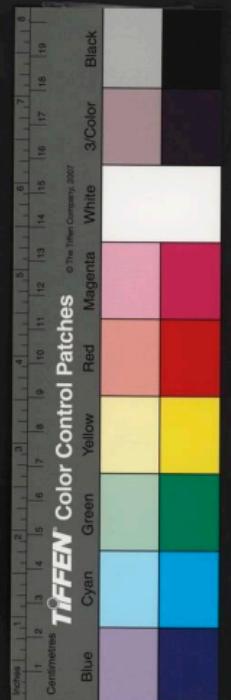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異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子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目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子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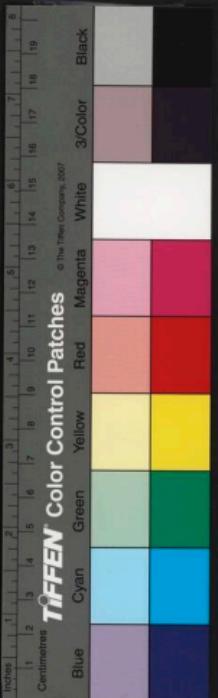


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救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攬擎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跡而去之也。攬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攬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曹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入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辭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愚富貴者不富貴，安居於富貴則身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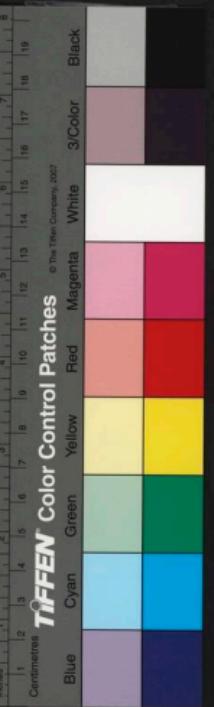
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sub>毛氏</sub>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辭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苴布、簷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摺下  
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  
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  
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  
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  
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  
堯之非心黃帝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  
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繕餘土  
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糢糊可以

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荊公之  
學真乃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繕  
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  
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  
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  
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爲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  
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  
此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亂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sup>吾</sup>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己。既非真知己。則譽者可信。數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貧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方丈之室

秦王易將敵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糲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綻領，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歷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爲塞，弦以爲琴瑟也。臣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

華皮爲冠也綻履曳其屨也希世而行言其以  
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已  
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  
曰仁義之慝

惡之德子裏譯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鍾嗚爭足胼胝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挺衿而肘見

內縕  
而踵決曳綻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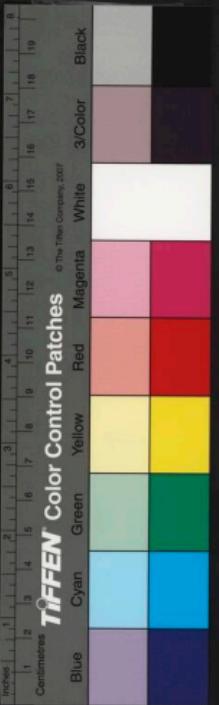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

縕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

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  
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曳  
之後已破也曳經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  
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  
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  
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  
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  
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  
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歎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立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立誦之父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立之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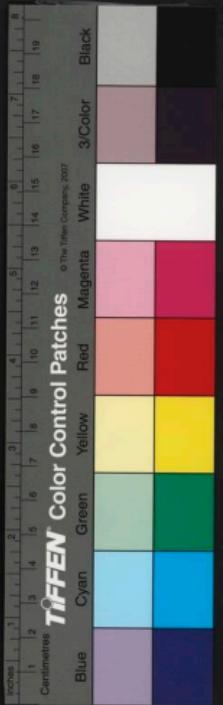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略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得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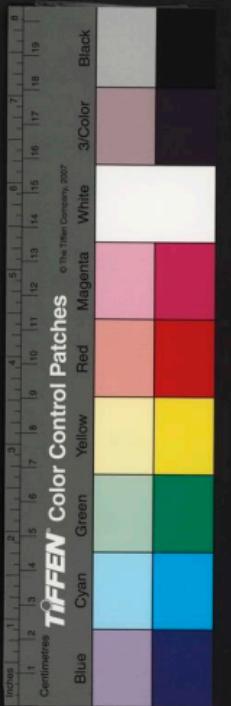
人也其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否合在合處如此得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蘇軾詩修義  
 關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





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  
念不必強爲抑遏也若強爲抑遏則能內傷其  
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之順之  
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  
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  
不順之則若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  
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  
公子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  
中道亦有尚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  
事

修養之道

中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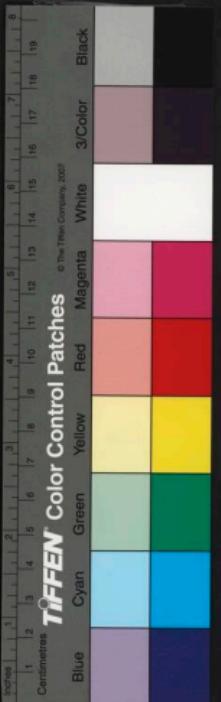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顏色  
甚饑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瑟  
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  
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  
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  
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陷於丘其率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席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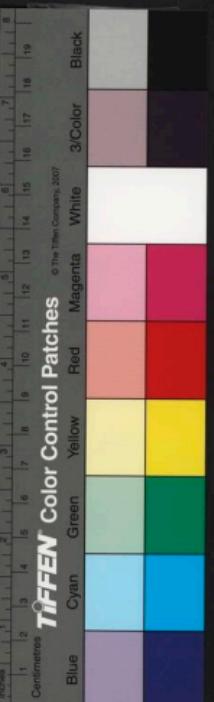
重之兩輪之子比之

藜羹不糁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樂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故曰於丘

其幸乎削然音消瀟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精彈之也抗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謂共伯未必爲其和太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苦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援清冷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爲已自不是汝之自失  
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  
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驩光而謀驩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刺之以  
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  
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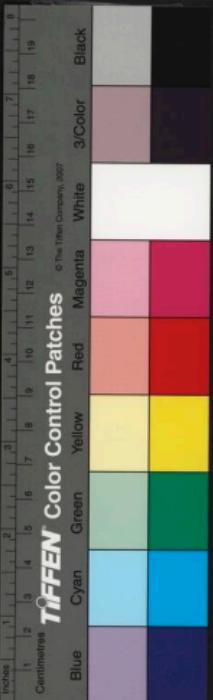
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  
指而  
自投柵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  
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善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  
踐其士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  
於廬水之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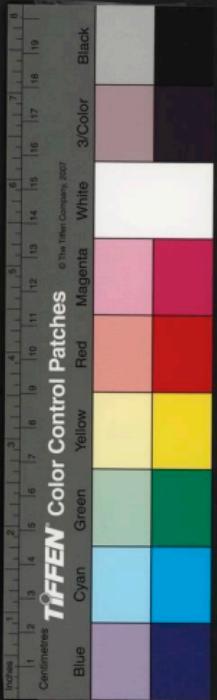
強力有作爲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  
皆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爲仁  
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

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殖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

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索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免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且叔者弟之称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  
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





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爲政治爲治雖有爲  
 而無容心也。遽爲政者沒之。然脩其薄政也。下  
 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  
 傷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  
 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  
 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不賴者不取以爲資也。后山云親年方賴祿  
 之是用此賴字戾行尤也刻意曰爲元而已矣。  
 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爲高節來行使於  
 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

高尤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  
 下閭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輿而其所爲又  
 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  
 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於天下說  
 反唇羊數段猶侍然終不及他篇。參若盜跖說  
 劍漁父則又甚焉。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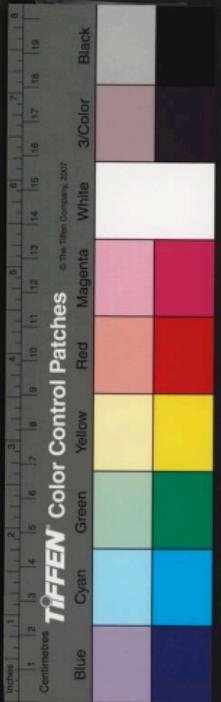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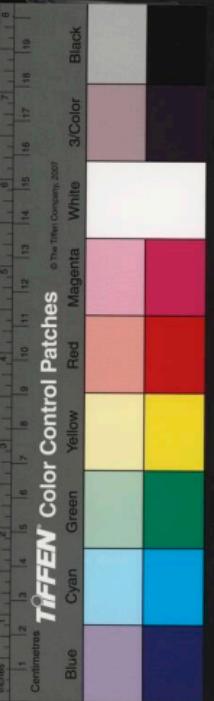
論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羣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七八乃方休卒復太山之陽膾入肝而餉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自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余作言造語矣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

之勢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餌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頤望復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奉再拜盜跖七八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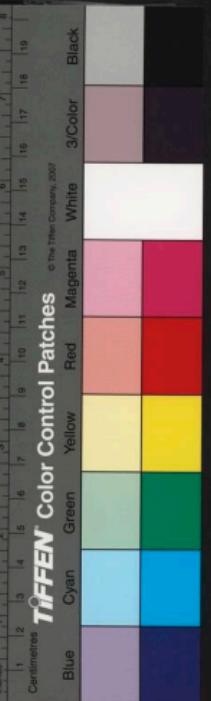
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面  
 稗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白  
 有光脣。如激舟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  
 立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襲臣。臣請南使  
 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  
 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  
 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  
 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  
 長大羨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卷六
二十一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span style="flo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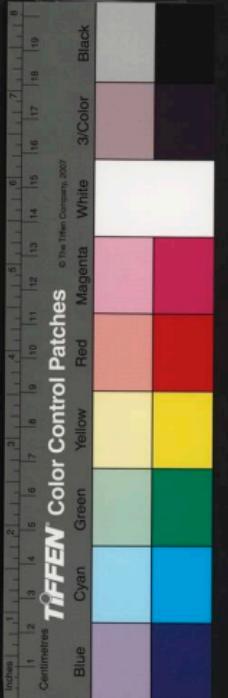
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後也。今子偪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繩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益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乎？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朱其車之也。」子偪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七之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七之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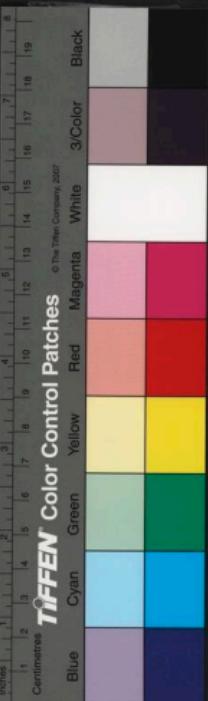
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之後晉之子  
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  
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  
礮犬流豕操瓢而乞者。昔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  
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  
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  
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昔吾所聞知也。今吾  
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嘗味志  
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在  
狂俠。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下壽八十。除病瘦  
喪死憂患。其中閒口而歿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  
日而已。參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  
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  
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方  
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在  
狂俠。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鞭三失。目芒然無見  
色。若死灰。據轍底。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久適  
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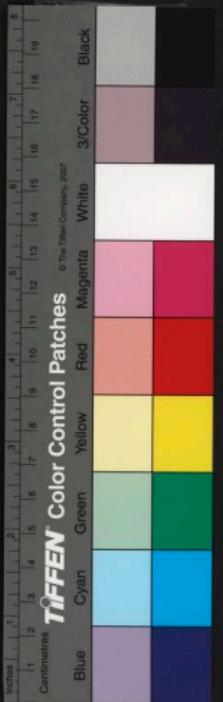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鬼頭縮虎頸幾不免虎口哉。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漏泉言其氣方枉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颶之意也。妄称文武言妄称。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技术削木枝之皮以爲折冠牛脣牛皮也。得幸於季子與下季得相親也。自墮覆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覆也。此再通渴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勝出其知之外也。能辨諸物才能可以辨名諸物。

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礲大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雖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本真之性後也。即沒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往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



不爲乎。蒲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翻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賊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祖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慘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蹠，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主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找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言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莊子卷九  
仲尼  
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慘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蹠，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無義乎？主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找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言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真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起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蓋不爲行者言何不修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不行義不可此學于祿之意也○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操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慄戰

夫

君臣父子  
子謂之三才

於胸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  
不成者爲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  
其時爲纂效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  
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  
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  
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  
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  
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  
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  
棄其所爲者捨其好當爲而不爲謂不能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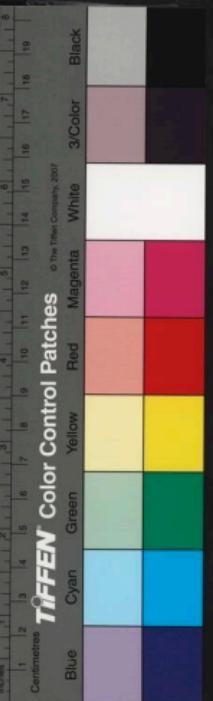
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  
當爲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  
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  
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  
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  
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  
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孰圓機則無是  
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猶得於  
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





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而汝也趨走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爲忠順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禄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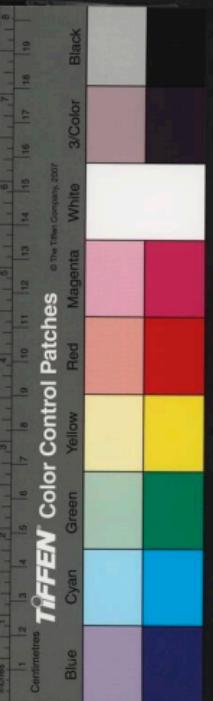
不知直情之爲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重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木亦遠幸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休惕之愁欣懼之喜



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苟反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

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久爲非。以已爲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背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者。爲其力。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不爲。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而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矣。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事四處而不自以爲貧。有餘。改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追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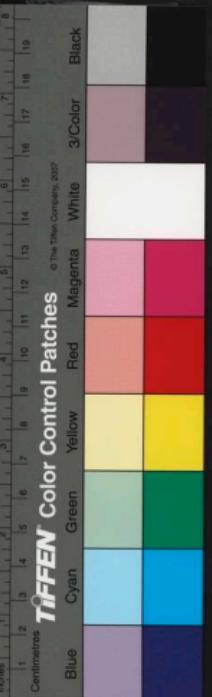
驕人富者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兆仁天下也不以羨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交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俠人因人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也。即十萬通神之意。



欲人富也惡人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由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己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參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

長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寶非以爲人也非務在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回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羨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羨羨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士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子雲衣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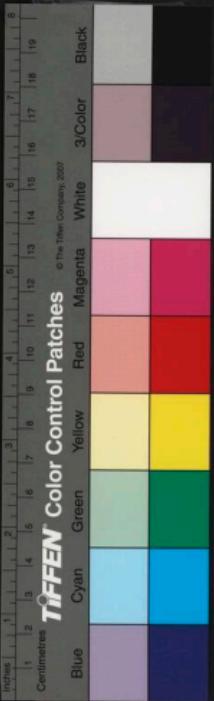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阤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嘸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僂溺於馬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冠食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燭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嗚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瘠而不舍滿心感雖未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外則譖之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爭此不亦惑乎

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續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木病然絕其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阤而不死即易所謂真疾常不死也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技棄太鹿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夏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嘵塞滿其

口也猿猴之領曰謙感其意者動其言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葉失其所當爲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俠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謗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厭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何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爲譖而不能舍服膺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憔々戚々之意滿於胷中故曰

滿心戚醣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室內者恐有劫盜故爲樓躡周環其室遠而出外恐有木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躡窓也樓牆上之樓也大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又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絕體縊縛其身心也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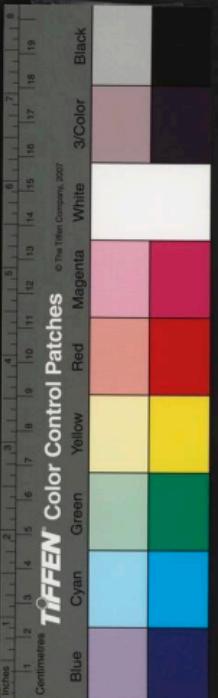
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  
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  
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詎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  
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  
夫子爲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  
在漢而後或因散失爲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  
也

###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庄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非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士。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褐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子曰。子之劍何能禁制。白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之。使士數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校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鐸。晉魏爲脊。周宋爲鍾。韓魏爲鏃。包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之。使士數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校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鐸。晉魏爲脊。周宋爲鍾。韓魏爲鏃。包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



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鏘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鑪以豪傑士爲鋸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北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

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纏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闔鵠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玉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喜劍者喜劍闖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擣從也蓬頭突鬚



露其髮與鬚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纏  
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麿胄也短後不簮也語難  
者欲闢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  
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鷺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  
戲設劍戲也教劍者教劍也以劍相擊也御杖  
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鐸刃也鐸劍口也鍊  
劍把也舉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  
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  
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  
決下絕皆形容其功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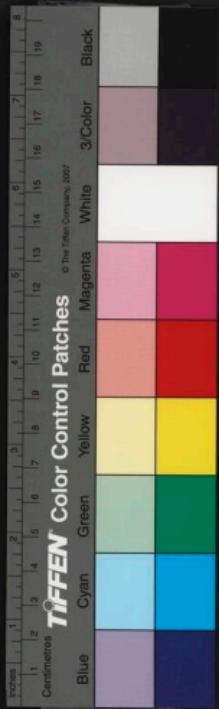
聞其所言之大覽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  
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  
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  
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  
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  
居之處也

篇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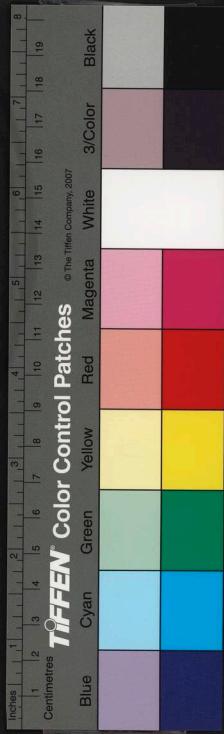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卷九

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

卷十

天下  
漁父  
列禦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被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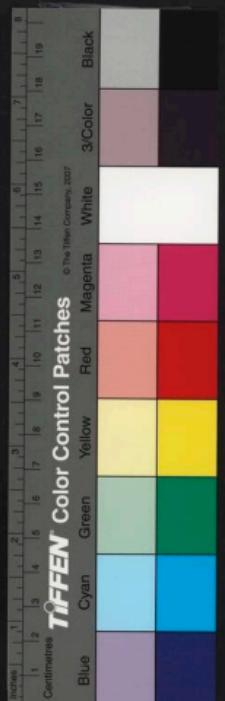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縕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  
眉交白，披髮揄袴。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  
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  
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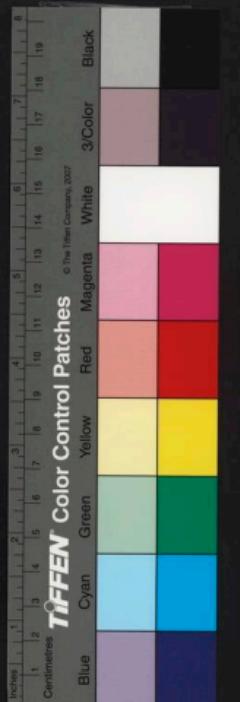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  
 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  
 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  
 犁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及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繕言而  
 去立不肖未知所謂羈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  
 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以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  
 其事方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往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耗不有爵祿不持大  
 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羨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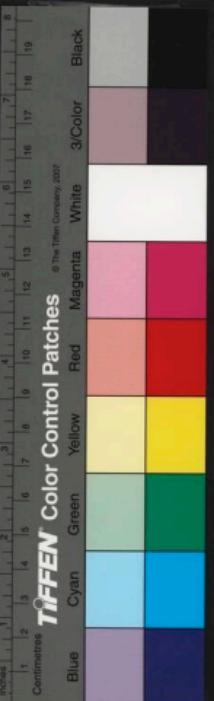
晉不時以傷廢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太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齋民不泰  
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惄莫之顧而進之謂之僥幸意導  
言謂之譖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析交離親謂之戚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言之  
匿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援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專知擅事侵入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  
縕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  
以教入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  
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志也牽船蕩  
略言而未盡也卒相某者言終以教助某也同  
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之同得之也攤



吾之所好有者言釋去吾所好之道也經子之所好以者猶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之各憂其勢事憂牽也徵賦不屬之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已事而驗爲之自犯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有司夫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揔非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夫予已事而驗爲之自犯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乏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苟離官

入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僞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爲欺詐也毀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爲姦而已矣慝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兩容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援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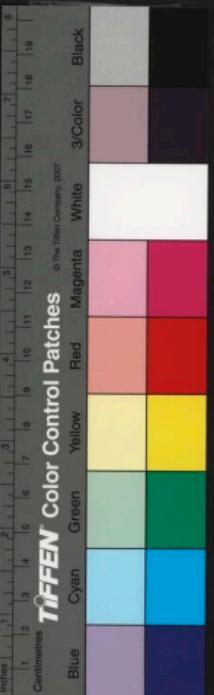


用貪者也。狠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  
其不同已。亦以爲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  
大患也。能去此疵患者可學道故曰始可教也。  
凡此皆子處人世房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  
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立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容悽然廳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  
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求之人不亦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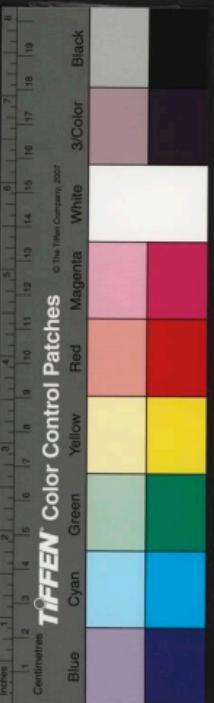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  
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慶理好  
惡之情和喜怒之飾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  
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  
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  
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  
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  
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  
情喜怒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



子之爲此皆爲人而非爲己所以不免於四誘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答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感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羨無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參飲酒以樂不選其具參處喪以哀無間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予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不苟甚精切真在



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所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久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所化故曰祿也而受祿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慊然也湛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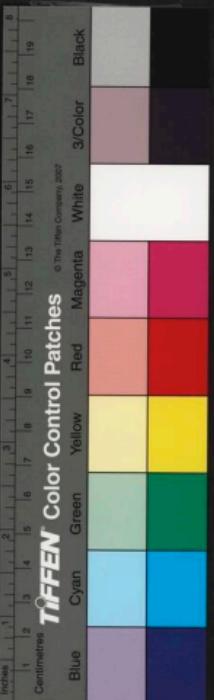
### 下人僞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最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蘋淵還車子路授縫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聲音而後敢乘子路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



容今漁父杖藜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  
得無言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  
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憲於禮義  
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  
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  
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亡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無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  
則成故道之所存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者矣吾敢不敬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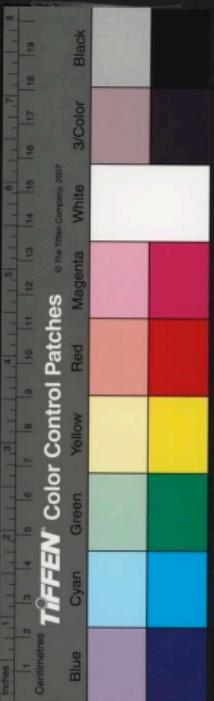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  
緣葦間以橈檣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盡筆也  
水波是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  
之也竝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  
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  
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  
其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  
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  
之誨也此一句乃爲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  
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



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  
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  
說劍又疎直矣据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  
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  
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  
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  
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  
傳者乎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晳人伯昏晳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白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殼  
而五殼先饋伯昏晳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久輕乎貴  
老而鑿其所患夫晳人持爲食羹之皆多餘之羸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晳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伯



昏督人北面而立。敷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拘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況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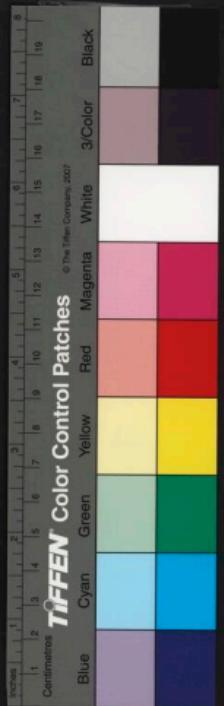
奚方而反言，在何處而回也？食於十槩而五

槩先餽其人。敬已不持買而餽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譟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觀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齋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寔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利也此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衆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鑿其所患也効獻也督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汝而爲師矣更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督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屢蒲從學者衆也敦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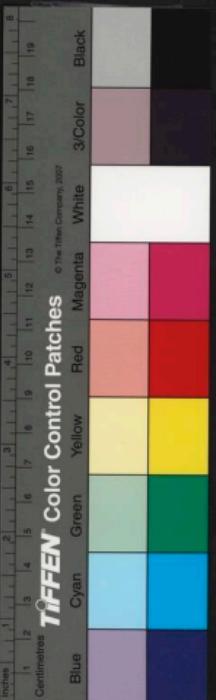
蹙之乎頤堅立其杖而挂之於頤也蹙挂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舌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入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恍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氣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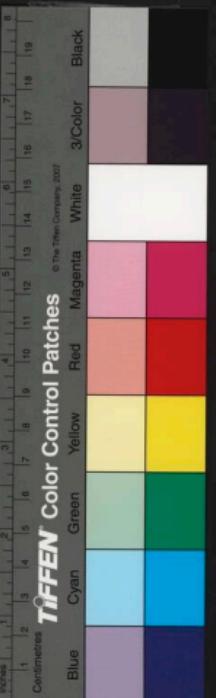
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則與太虛爲一。而遊於物之初，參無能，即無爲之意也。鄭公鑒也。呻吟袁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譖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寶矣。夫造物者之報入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擠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弑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比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既不同，遂有辨。



論之暴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予以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上松稍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琅音浪家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家也闔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從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

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以己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怨其父也言天寶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己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猝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者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况得道者乎



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二層故以有道  
有德爲分別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  
物也此句責緩之後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以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  
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  
久也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言難  
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爲  
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爲猶有迹

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入矣之則也往也之天  
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

小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  
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七之故多兵  
顧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而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爲必即知其所  
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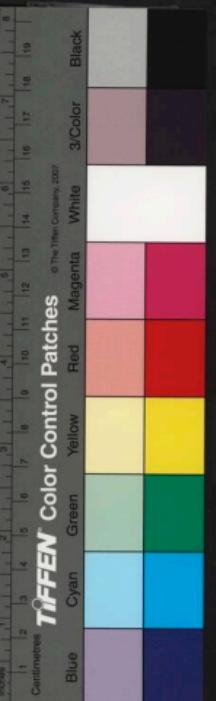
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入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聖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菑苴乎牘敝精神乎塞淺而欲兼濟萬物太一形虛若走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莫眞乎無何有之鄉

菑苴饋遺也莘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塞淺

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此爲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爲之地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



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而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太寧大安也即無爲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爲之上嘆其見小也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阤巷圉圉纖纖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主有病召醫破瘻潰瘍者得車一乘故痔者得車五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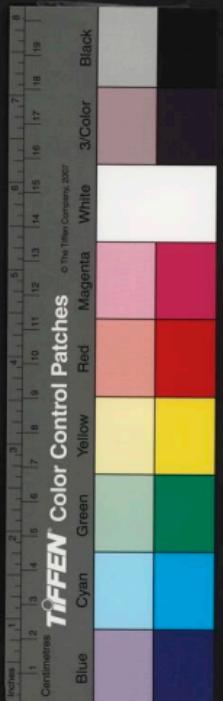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予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乎行矣

困窘纖屢言貧匱而自織履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髡黃而被耳也楚亦癰類也癰瘍在上瘡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越壽得車鄙之言其薄等不足貴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白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親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止民彼宜汝與予顧與謀而可矣今使

民雖實學爲非所以觀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莫固足以幹事詩曰爲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  
有瘳者言國之聲病可得而醫也坂危也始亦  
危也殆哉坂乎危之甚也畫綠色也物旣加以  
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  
靡之言也以文爲首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  
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者自  
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  
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爲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  
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

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歟顧養也言汝  
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  
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  
真實而學詐僞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  
爲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事齒之神者弗齒焉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矣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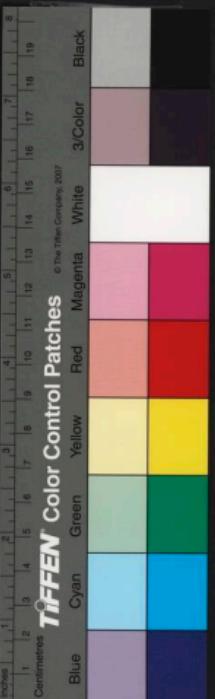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於政也。布陳也。夫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爲士者必不肯與之爲齒。縱卷之二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爲齒列而其胷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爲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锯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物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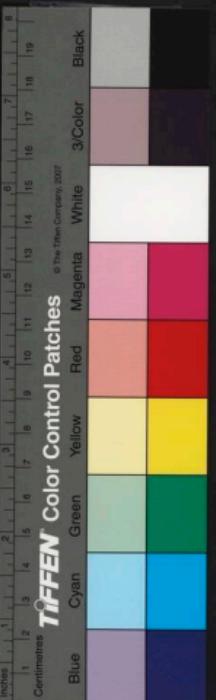
此段似莊子之筆。戰國之時議是種德更六十四卦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慤而益有長。若不省者順懷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銳。又音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速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難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貞雖朴忽而情實未益利者。有曾中亦抱



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緩纏繩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繩者詩云昔爲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緩繩指也。針急也有若直縫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熟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比下得便奇特相去遠。有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驟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專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

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入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微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爲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僂循墻而走孰敢不軼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鉢再命而於車上辭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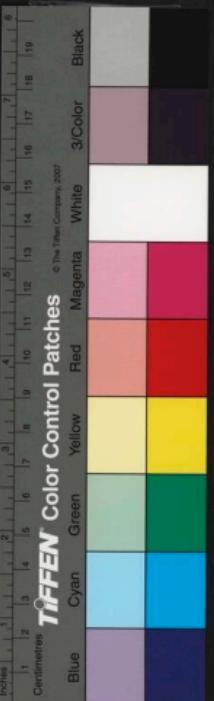


轂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牆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執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貞也。車上儻者言輕撤也。名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

### 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儒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爲德也。爲德而知其爲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爲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々擾攘。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矣不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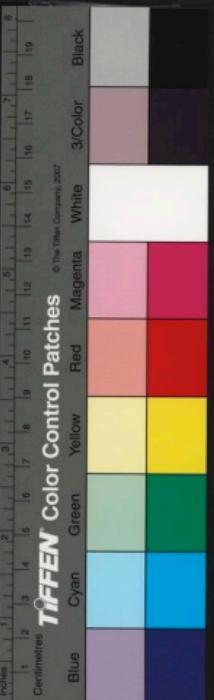
南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毗<sup>反</sup>其所不爲者也。齒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毗訾也。誚也。以我之能而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惠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羨羨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惠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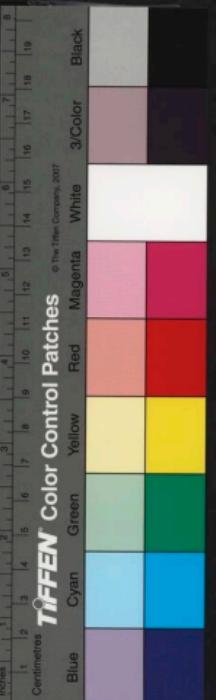
生之情者愧達於知者。小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羨貌美也。羨有鬚也。房元齡云。李緯好鬚。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堅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伏。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尤之論。形有



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府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惠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惠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愧音魁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愧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眾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肖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己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空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命字紬繹爲兩句

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鎮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水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鑿井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駢粉夫驕稱者驕矜而有孩抱莊子之意也緯織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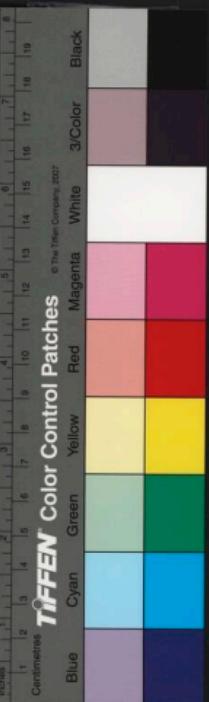
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奚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犧其可得乎。與前篇龜鵠中意同。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鳩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鳩。食在下爲螬蟞。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鳩而與螬蟞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其徵也。不徵也。驗也。唯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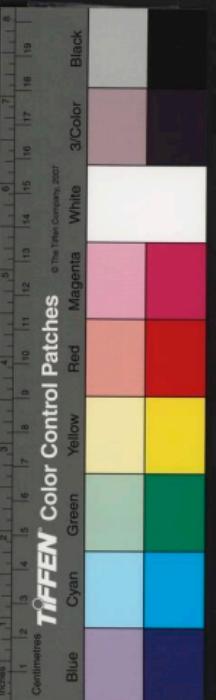


者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  
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  
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  
人爲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  
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  
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  
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  
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  
和董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  
爲驗以智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蓄息蓄藏老弱孤寡爲



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關，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鄉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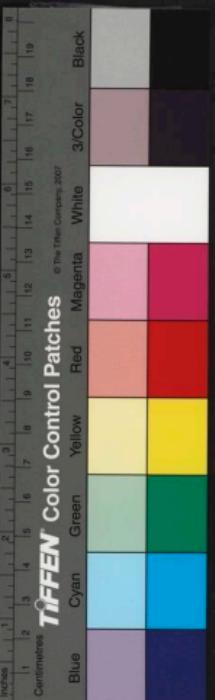
雖然，不該不徧。下曲之士也，判天地之差，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太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未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



魯之學乃鋪述於絲枲之内。則此老之心亦以  
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  
爲正也。讀其終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  
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方術學術也。  
人也，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也，皆自是也。古  
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  
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  
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而  
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

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  
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非於變化。  
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  
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  
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替爲  
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  
言，纖悉歷七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  
以事爲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爲主者，教民  
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下年食之類是也。  
老弱孤寡爲意者，發政施仁，必先勤四者，是也。



凡其分官列職爲政爲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關。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者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搢紳先生。

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爲百家。亦特今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親。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相通。



不能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備聖人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差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内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

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爲好文字不後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曠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沈愛兼利而非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太章舜有太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問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棺槨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散使入憂使入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玉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脈無敢脰無毛沫甚雨槁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吾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股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之飾爲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

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爲之大過言過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甚故曰已之大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歎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用沉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闘爲非以不怒爲道博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爲傳而主於尚同也雖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

殯歎請候月  
吉慶人一月  
大父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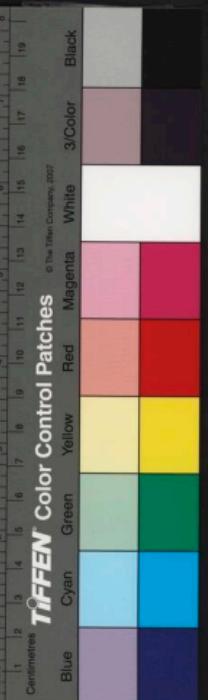
天子月



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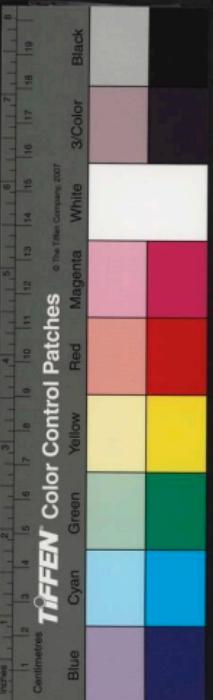
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  
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柳節用也以此教人  
也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  
也不愛已者言自若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  
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  
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  
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  
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  
死也薄葬太嚴言太朴也其行雖爲者言所行  
之行他人難倣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

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  
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  
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  
禹疏鑿而爲之也彙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  
九音鳩鳩其功而難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  
禹太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人乎跂與履同  
蹻與屨同木曰屐草曰屨服用也相里姓也勤  
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  
侯之性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  
之名尤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而其謫怪



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觭偶不忤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决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矣。蓋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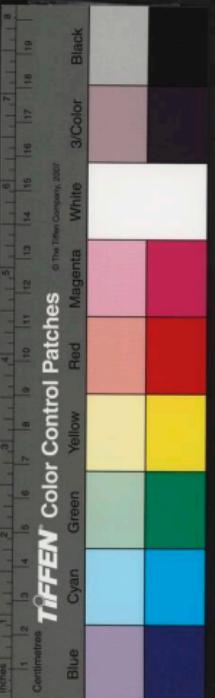
者。相尚爲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參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不而爲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楊墨兼言者。妻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文學不足。比數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鉤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之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不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忮於衆不嘯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爲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鉤尹文之學也華山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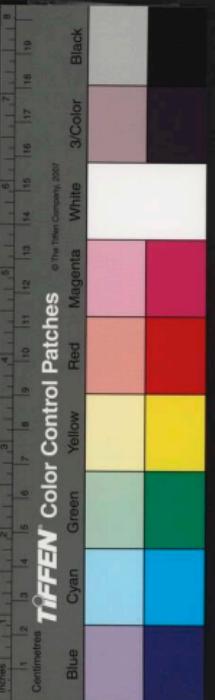
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閑而自安爲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人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恥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者欲尊置宋鉤尹文二人以爲其教主謂民好闖齋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教之謂時世好戰爭也又爲禁攻寢兵之說以教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舍言誇誕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見以此自見必



當時有此謗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爲入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  
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  
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自苦其爲說曰每  
不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  
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忍飢  
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  
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  
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  
自哂便是此傲字

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爲此極難所  
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  
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余令  
自哂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淡  
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矣則非別宥矣言不當  
靜有余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皆自爲而  
唐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



明知其可爲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太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汨寡淺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處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太意僅如是而已適由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次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由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太道能包之而不能鶴之。知萬物皆有所也。

可一  
十六

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

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浴汰於

物。以爲道理。白。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譏音義又果戶寡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

丁管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

知前後魏魚歲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全而無非動

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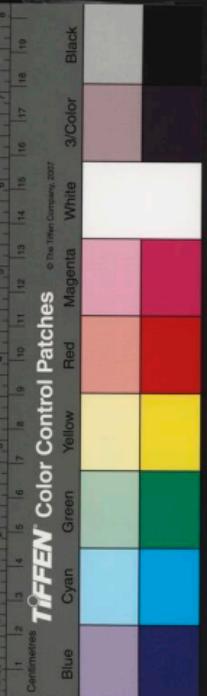
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  
蒙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矣其風竅火麥反。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達。不免  
不免於鯁。元。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達。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  
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鬼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  
志。趣物。蓋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

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  
眼。卑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由駢  
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爲。天地亦萬物之一  
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爲首者。則無爲之道  
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  
大道。今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爲一而無所分  
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二偏也。若就萬物之  
中。而選擇之。則决不能周備。以此爲教。則不能  
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



者矣。選擇則有可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爲也。冷汰脫酒也。冷然而疎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者，以物之無碍爲至理也。其說曰：若人知與不知，爲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譏謬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真以任事也。彼既不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操行，後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推捐輓歛，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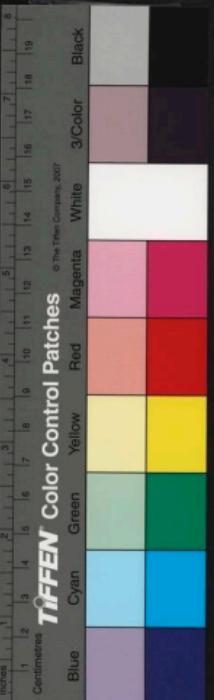
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筭也。魏音魏，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之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如此者何也？蓋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空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已，是已而自立也。



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祖能若牛  
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  
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  
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道得怪焉者言  
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不教者言其初  
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  
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  
爲主或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竚然  
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  
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

偏之說不免於沮求無圭角而已既斷無圭角  
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  
於世人之非笑謔與偉同彭蒙田駢慎到不知  
道此莊子歎一句也槩乎者以太槩觀之亦皆  
有聞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  
皆筆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  
明合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  
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  
表以空虛不穀萬物爲寶關尹曰在已無辱形物



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芬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培人皆取寶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開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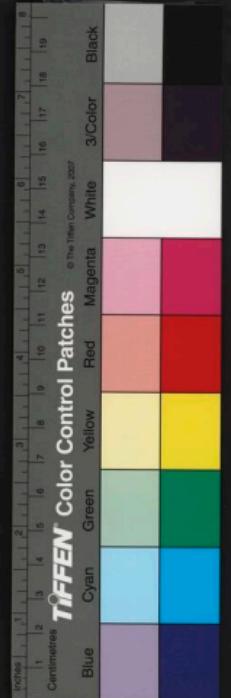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爲不足者言藏富天

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子者此言先第而後師子時筆決之語耳以無物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建亦主也濡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爲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寶不寶理也樂軒所謂宇宙都無萬物全是也在已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易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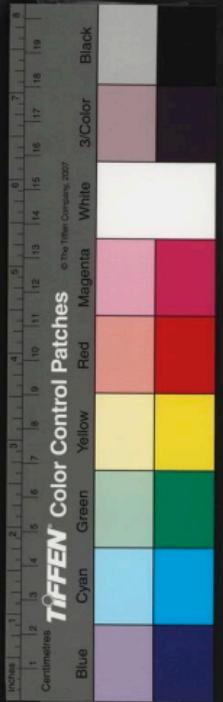
同於物者爲和。以無所得爲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爲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爲溪爲谷。爲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始。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爲寶。故以虛爲寶。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爲不足也。惟其以虛爲寶。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猶也。人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謂之博大。真人草之。乞辭也。

皆以巧爲巧。而我以無爲之巧。故篤之人。皆無以福爲福。而我以無禍爲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爲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爲紀。言以至簡至約爲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草之。乞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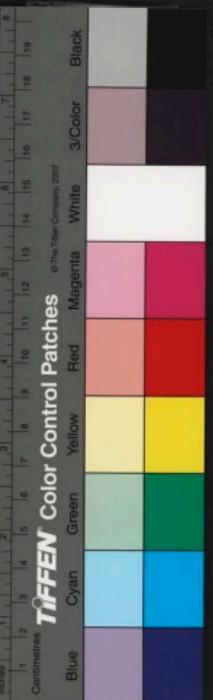
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爲漫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瓊瑩而連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爲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之天地同體也神明徃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倘則黨也不以觭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觭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爲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之天地同體也神明徃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倘則黨也不以觭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觭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



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漫衍無窮也。爲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爲真，實也。爲廣者，寄寓爲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爲友也。不敦俛萬物者，不以此傲俛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俛於斯世，而乃爲此反謔，不謔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瓊瑋高壯也，連朴、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詖詭滑智詭譎也。此兩句自說，被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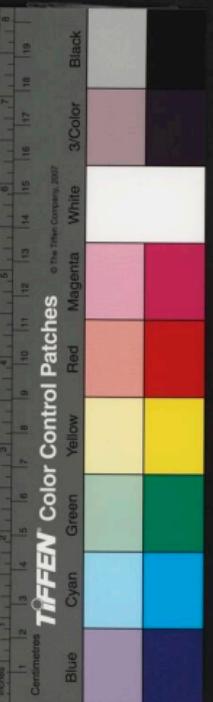
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以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爲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未之盡者，言其旨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自冒頭而下分。



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太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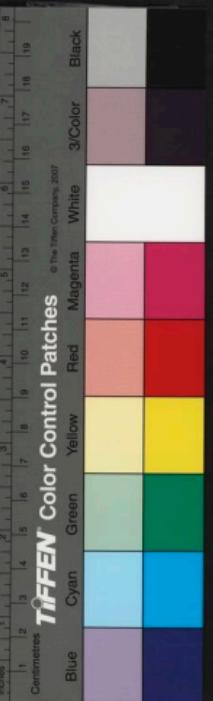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故不頑道術闇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學未正其言亦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殊駁不中譏之歷物之意言歷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歛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論同但謂之太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



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太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爲小同異合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爲環者。必各自爲圓。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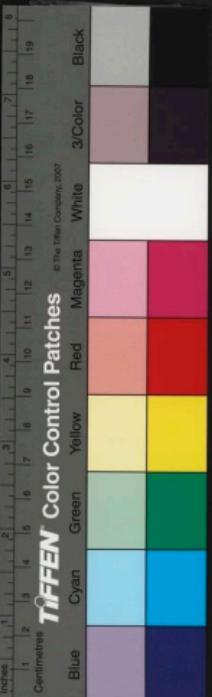


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爲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爲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爲大小即一體也天觀者言以此爲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辨之人天下之學者旣相與樂之而其說漫廣故又有郊天有毛以下之論

淑有毛雞三足<sub>翟</sub>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蹕地自不見指不至

至不絕<sub>龜</sub>長於蛇<sub>蛇</sub>不方規不可以爲圓<sub>圓</sub>不圓納<sub>鶴</sub>鳥之影未嘗動也<sub>鶴</sub>夫之蹕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驛牛三百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撻白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郊有毛者言毛之在羽雖未可見而雀之爲雀



雞之爲鷄毛各不同譬如雞爲鷄伏郊出於郊者爲鷄毛而不爲鷄毛則是外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也是爲三矣郢有天下言少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大可以爲羊謂大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大爲羊則今人亦以爲羊矣謂羊爲大一則今人亦以爲大矣馬有角者胎生雖異於少生而胎死之名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少亦可即大羊之意丁子蝦蟆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

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流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熟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纔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輒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全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杓雖在鑿之中而杓



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住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雖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大即丁物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爲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

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論。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當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固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爲人所怪訝而已。其本復不過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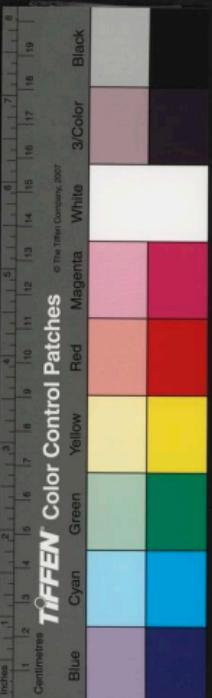


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爲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爲雄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縵。問天地所以不墮。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久。爲貧。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墮懊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尚可曰愈貴道幾。參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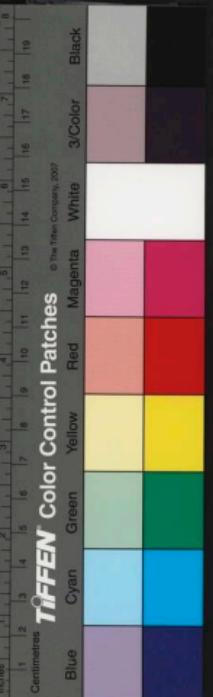
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情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縵。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墮。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寶爲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偏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爲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爲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



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辭於外。故曰強於物。陳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蚊虻然以此而爲人物於世。亦何用乎。故曰何廣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方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爲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遂於外物。而不知。多是可惜。

也。駘故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頑。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爲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寘之篇。未蓋著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



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  
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  
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  
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十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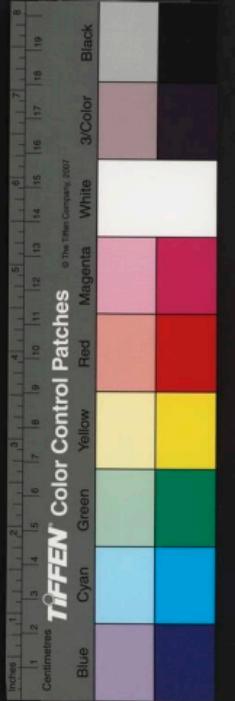
莊子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  
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纂  
傳不明爲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閒  
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  
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  
而離合不常所間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  
士南歸閑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  
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  
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



如懸壺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感。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漢。忽謂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子洗去郭向之酒。而屢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廢退以來。遂以此紓憂而娛。是今書幸成。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繹析。文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乘變化若無津涯。而字七句十各有著落。恍然如醍醐灌頂。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

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渺。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至賢之可尊尚。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竭來試邑。雖薄書填委。日力宵東。而清且之初。吏圉未合。必張燈調誦之。或竟丁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子得之網山。子得之老芝。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擇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



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休必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

邑雖陋以其好之篤文欲廣其傳縮節襄飭幸而

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

宋理宗之進士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實謨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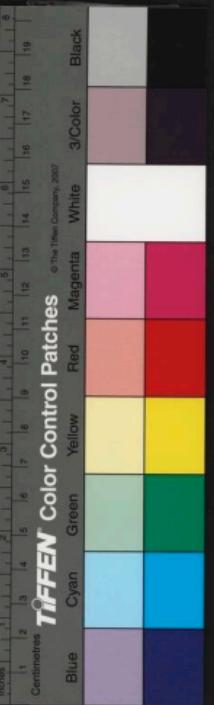
主王局觀屬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景

定改元中和節

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 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汨變化凌薄日月疏決雲河妙蜜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嫋而不壞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

肅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侵蕩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覲之然則是詐可以取力致哉肅翁學精識絕淵涼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寥寥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攢靜深而穎然上達吾觀肅翁闡然抱真體用於天地之間



意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鯤鵬耶而又沉漫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屬翁孰能得之哉今屬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屬翁亦傳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讀之輒書竒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屬翁之是書也

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霖景說跋

新添莊子十論

教授李士表述

莊周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蝶認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代萬態紛糾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然而夢爲蝶即蝶無周蘧蘧然而覺爲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攬一身而私膠萬化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